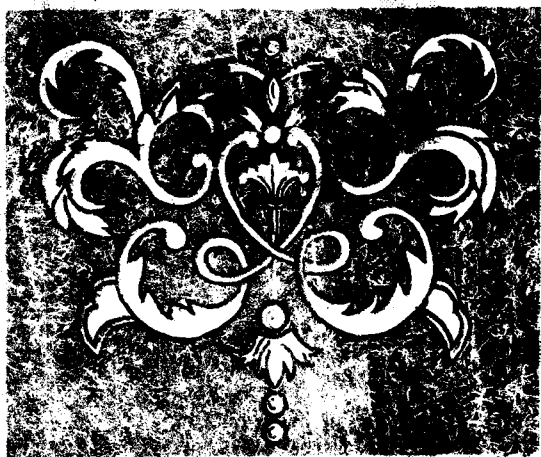


逢重

著等亞卡斯夫列希瓦
譯任 天 邵



行印在書華新北東

1 9 4 9

逢 重

著 等 亞 卡 斯 夫 列 希 瓦
譯 任 天 邵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東

1 9 4 9

重 逢

著 者 瓦希列夫斯卡亞等
譯 者 邵 天 任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 者
印刷 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廠

總店： 瀋 陽 街 道 中 街 新 華 書 店

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通遼 承德 北安 綏化 內蒙

1949.9. 初版 瀋.5,000

目 錄

多瑙河之歌	布珂夫	(一)
友愛	拉甫列涅夫	(一九)
安珈	斯克列連科	(三〇)
堅強的人們	科羅鮑夫	(三六)
在克里姆林宮	郭甫巴克	(四六)
照片	拉甫列涅夫	(五九)
同志	科諾年珂	(六九)
一段趣聞	席式科夫	(八二)
瓦沙	斐定	(九四)
兒童團員	卡達耶夫	(一〇六)
重逢	瓦希列夫斯卡亞	(一三〇)
後記		(一六〇)

多瑙河之歌

布珂夫

……又靜了。但僅僅是幾秒鐘。隨後喊聲越發頻繁，越發大，越發絕望……。

黛莎跑到窗口，拉開了窗帘。黃昏的暗影籠罩着街道。可是透過灰色的光還能看見兩個穿着德國軍服的身影，拖着一個男孩子。他拚命喊叫：『別殺死我！呵呀！別殺呀！救命！……』

聲音漸漸小了……一輛馬車走過去，孩子的喊聲就完全被遮斷了。

黛莎慢慢地回到桌子跟前，坐下來。開始把手裏的一塊紙撕成碎片，然後把頭偏倚在左手掌上。在白色的牆壁上就現出一個十八歲少女的頭影來。蓬鬆的黑頭髮凌亂的落在耳朵上，頸子上；黑眉毛和長長的睫毛使這少女一雙沉思的眼睛顯得幽暗，深陷。桌子上煤油燈的昏暗的光在黛莎底臉上塗上很濃的陰影。好像這少女在給一個看不見的畫家做模特兒似的。老實說，這個姿態使得姑娘底臉兒顯得特別美麗，特別富有表現力。若是在這一瞬間，畫成黛莎的畫

像，那畫家一定會在下面題上『摩爾達維亞姑娘』或是『處女的沉思』。可是黛莎還有工夫想到畫像嗎？不，藝術家，放下你的彩筆吧！你最好是看一看這十八歲的摩爾達維亞姑娘底心靈上的畫像吧！這幅畫像可以毫不錯誤的用『絕望』這個字跟做標題的。

『這不行』，黛莎說。『那管你拿去扔到多瑙河去……。』

思想裂成了斷片，少女一陣陣地吐出些無倫次的話來。黛莎底思想也是不連貫的，一忽兒浮在現時的表面上，一忽兒又沉潛到往事裏去，好似那些黑色的野鴨，一忽兒在多瑙河的波浪上游泳，一忽兒又吃驚的潛到水裏去一樣。

一九二六年，黛莎剛剛兩歲的時候，姑媽菲多拉就把她帶到布柴烏城自己家裏去了。後來把她送到學校讀書。黛莎只讀到中學四年級，因為菲多拉姑媽不願意自己的姪女繼續上學去，黛莎就去服務了。起首在布柴烏郵局的一個科裏練習打字，過些時候她就做那郵局裏的女電報員了。

『在摩爾達維亞地方，只有貧窮和失業』，每當黛莎懷念故鄉和親人而請求回摩爾達維亞時，姑媽總是這樣說。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比薩拉比亞解放之後，菲多拉姑媽直接了當地拒絕了送她的姪女回故鄉。『誰知道那些布爾塞維克是些什麼人。』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布

爾塞維克，而是姑媽把黛莎底全部薪水據爲己有而不願失去它罷了。

當德國和羅馬尼亞強盜們侵入摩爾達維亞土地的時候，姑媽就帶着姪女遷到比薩拉比亞地方多瑙河濱一個小城市裏去。菲多拉姑媽和羅馬尼亞祕密警察局取得聯繫，因此就委任黛莎做了軍郵局的電報員。經過電報員底手裏常常有些電文命令，這些命令使得少女從頭到腳打着寒顫，但是她不得不把它們發到指定的地方去。

有一次曾經收到一份從熱布利陽鎮來的電文報告：「十個漁夫拒絕向軍隊交魚，已全部槍斃。」電報署名是憲兵伍長赫爾布。姑娘回家之後，關於這件事想了好久。她哭了。第二天她堅決地說：

『姑媽，我不能再做下去了……。』

『嗚，嗚，你要瞧瞧我』，菲多拉姑媽威嚇着。『應該工作，執行長官的一切命令。應該盡力取得上峯的喜歡，可是你呢？局長給你送來糖菓，你還不給他好臉子？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念書……。』

又來了一通老一套的責罵。

即使不罵，黛莎還怕姑媽，現在就越發恨她。但是她找不到擺脫這環境的出路，嚙着眼

淚，她又坐到電報員辦公桌的跟前了。

軍郵局的職員歐普利，兼做祕密警察局的包探，好像使人討厭的牛蠅子一樣，幾乎每天都在女電報員的辦公桌上嘍嘍好久。這是個小個子，禿頭頂，四十歲上下的人，黑臉上滿長着酒刺，他打算娶這十八歲的漂亮姑娘呢！他執拗的威嚇着說要『揭露一切』。

黛莎很爲自己的往事害怕。特別使她恐怖的是當她想到祕密警察局可能知道這『一切』的時候。『你知道，你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嗎？你處在一個重要職位上，人家一下子知道了，你……你的家庭……』黛莎這時候戰戰兢兢地望着這個滿臉酒刺的包探底黑眼珠兒。

而另一方面，那個傾心黛莎的郵政局長拉式庫却警告姑媽說，她底姪女不能再跟歐普利交談。於是姑媽便對黛莎說：『你要對局長更親密一些，——不要怕，他不會吃你。』

黛莎現在又想起了赫爾布伍長變關口氣的話來了。曾經有一次在郵局裏，這憲兵臆縫着自己的狼眼睛對她說：『瞧着吧！如果有什麼不對頭，我馬上就宰了你……。』

『莫非他知道了關於我的什麼事情嗎？』少女在桌子跟前呆住了。歐普利……拉式庫……菲多拉姑媽……赫爾布……這些名字在她腦子裏敲着，好像誰在往太陽穴上敲釘子一般。這些人底臉孔在黛莎眼前掠過。不知道爲甚麼，他們閃着白光，好像一些寬刃的鋼刀似的。

黛莎打了一個抖。當她第二次聽到敲門聲時，她站起來，大聲問道：

『是誰？』

一個老頭子走進房裏來。修整的鬚鬚，斑白的頭髮。他迅速地望了一下房間，然後就凝視着這姑娘。

『晚安，黛莎，』他說着，一面慢慢地從頭上摘下那脫了色的綠便帽。

黛莎憶起了這個『愉快的老伯』，在布柴烏她曾瞞過姑媽同他見過幾次面，他對她講了許多關於她父親近來的生活。

黛莎高興起來了。一剎那間她甚至忘掉了因這個老頭子到她家裏而帶來的危險。

『晚安，列弗鐵里老伯。』

姑娘跑到老頭子跟前，雙手握着他底一隻沉重的滿是皺紋的手，並且吻了它幾次。

『啊，是的，你還認識我哪！唔，姑娘你消瘦了！從前你底臉蛋兒紅紅的，好像蘋果似的。』

『可是，你更顯得年輕了呢，老伯！』

『因為已經是戰鬥的生活，所以就年輕了。唔，黛莎，我的時間很少，若是時間一多，它就跑得非常快。事情原來就是這樣。……』

老頭子躊躇了一下，嚴肅地望著黛莎底眼睛，好像在決定什麼重要事情似的。隨後堅決地繼續說：

「我們在收拾那些狗仔憲兵隊和德國人。我們住在蘆葦裏，鬼也不會找到我們，誰若真想找就把它往多瑙河裏一灌，就完蛋大吉！」

黛莎看看窗子，看看門，隨後用懇求的眼光看看老頭子，似乎在請他：「小聲些，小聲些！」

「假如你願意，是能給我一些幫助的。」

「我害怕，老伯……」

「你先聽下去，然後隨便怎樣害怕都可以，」列弗鐵里有些激動地說。「熱布利陽鎮有一個憲兵伍長赫爾布。你認識他嗎？是的，這惡棍又猖狂起來了，比在達達布納爾（註）地方所幹的還毒辣。把五十個人關在地窖裏，明天或後天他要把他們全部槍斃。但是我們，你也在內，是不能容許他這樣幹的。」

「老伯伯……我害怕……」

「黛莎，你知道嗎？你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表弟，在達達布納爾跟憲兵隊搏鬥過嗎？你知道赫

爾布折磨過你的爸爸嗎？不錯，你姑媽把你登記在她的姓氏裏去了，可是你想，赫爾布能不知道這件事嗎？他這狗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時機而已。我真可憐你，鬢髮的姑娘！」

黛莎走到老頭子跟前。她再也忍不住這樣大的痛苦了。眼淚咽住了她。把頭俯在老人底胸臆上，她痛哭起來了。她噙泣着，把一切都坦白地對列弗鐵里老伯講了。在她底心靈裏沸騰着這樣多的憤懣，好像這個十八歲的姑娘活過了一百年似的。

「唔，够了，」列弗鐵里老伯說着，背過臉去。老人不願意黛莎看見含在他眼裏的熱淚。

「我的時間很少，可是事情却非常多。如果你能……」姑娘用一種探詢的眼光望着他。

「……那麼幫一幫忙吧。你是電報局的老電報員了。給赫爾布那狗打一封電報，就說上司有要事要叫他到城裏來。就說……」呶，說什麼呢？那麼，你就寫，說是要對付工人們，爲了……那麼你自己去弄這樣一個東西吧，本來在電報方面是你的特長……我們在特羅費姆橋附近把這狗種幹掉，就完事大吉！」

老伯不作聲了。隨後繼續叨念自己的心事：

「我還得弄些子彈……不然。我們三支槍只有十顆子彈。呶，黛莎，電報的事情你能辦

嗎？」

姑娘慢慢地坐到椅子上。把手放在膝上，她一聲不響地注視着在窗子中間壁上掛着的一幅
圖畫。

「做完這樁事之後，你就不必再上班去了。到瑪雅基鎮烏梁娜姨媽家裏去吧。我們從那裏
救你出來。」

不知誰的脚步聲由走廊裏傳來。老伯躡着脚尖奔向廚房的門口（他預先就看清了，通過廚
房可以到院子裏），回過頭來，很快地小聲問道：

「這件事你能作嗎，黛莎？」

於是他就不見了。

少女一句話也沒回答。

x

x

x

天黑了。多瑙河岸的柳樹，變成連續不斷的一條黑影。突然間萬物都寂靜了。只有青蛙的
叫聲從小島上傳過來。

多瑙河濱葦塘裏的蘆葦都入夢了，四月的微風飛到多瑙河的彼岸，連羊齒草也不再沙沙作

響，只能聽到水堤旁邊蘆葦裏切切的耳語。

『列弗鐵里老伯，今夜將是白白地過去了。』史捷芳說。

列弗鐵里沒作聲。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纔自言自語地說：

『莫非這丫頭背約啦？』

就連老頭子自己也爲這問題煩惱。列弗鐵里去看黛莎之後，已經過了兩天，他認爲已經跟她談好了。

列弗鐵里，史捷芳以及史捷芳的兒子米特魯臥在堤邊蘆葦裏，手裏拿着來福槍，在等候赫爾布乘車從堤上通過。這是赫爾布進城去所能走的唯一的路。

也許，這憲兵從別的路進城了？米特魯已經進城兩次了。不，赫爾布並沒有去。

『莫非這丫頭背約啦？』列弗鐵里重複着說。

『是的，是……』史捷芳拖着長聲說。『黛莎是個膽小的姑娘。並且她的姑媽是一條毒蛇。她可能把全部事情都拷問出來，然後去報告祕密警察局的。』

列弗鐵里氣哼哼地唾了一口。

『可是我把我們等着赫爾布的地方，也喋喋出去了，我這老混蛋！』

老頭子的對自己不滿一方面也因他沒有弄到子彈。不錯，在耶瑪克島上有自己的團體，瑪森加島上還有游擊隊，從他們那裏是可以弄到子彈的。但是列弗鐵里知道，他們在戰鬥中奪取槍支和彈藥是很不容易的。

×
太陽已經在葦塘的上空升起幾米突高了。

×
「不，我們是白白地等着，一點結果也不會有的。」

×
「我們等到中午吧，列弗鐵里老伯，隨後……——爸，若是我們在赫爾布底家裏幹掉他，怎樣？」米特魯猶疑的說。『我們趕到鎮上就……』

史捷芳看了兒子一眼。『不是懦種，完全像我一樣』，他想着，幾乎令人難以覺察地笑了。一下。他很愛自己的兒子，正像史捷芳自己常說的，他是『達達布納爾時代的旋風生出來的』。他希望給予兒子那能在他胸中鼓舞起愉快和力量的東西——自由。是的，從前會是達達布納爾的暴動者，現在當多瑙河游擊隊員的史捷芳，就是爲了他底兒子，爲了摩爾達維亞一切兒子們爭取自由而奮鬥，而生活的。假若憲兵的槍彈威脅着米特魯時，史捷芳一定會用自己的胸膛去衛護他。

『在赫爾布家幹掉他？』史捷芳反問道。『只帶十粒子彈三支步槍不可以進村子。那裏住着二十來個憲兵，一個步兵排和一些德國自動步槍手。將來不久我們集合成一支大的隊伍，我們人是不少的。那時再進村子。』

『現在我們應該離開這裏……我這個老不中用的腦袋弄錯了，』列弗鐵里痛心的說，搖搖頭。

猛然間，抓起了來福槍。

『你看見嗎，列弗鐵里老伯？』

『甚麼？』

『瞧，蘆葦在動……有人來了……』

『爸，我去看看……』

『不準離開位置！』史捷芳嚴厲地命令着。

三個人都把槍口朝着有人用手拂動着蘆葦的方向。已經能聽見，蘆葦在誰的脚下沙沙的作響。腳步聲沿着小路響着。列弗鐵里放下了步槍。其餘的人也把自己的槍放到草上了。……來的是黛莎。

她深深地喘息着，在列弗鐵里老伯對面蹲下來，遞給他一個沉甸甸的匣子。

幾秒鐘內大家都沒作聲。

『好容易纔找到你們……這是子彈。』

『怎麼樣？……』

『我全做好了，全都……赫爾布已經乘車由熱布利陽出發了，一會兒就要從這通過，沿着河堤……』

史捷芳打開了子彈匣，他眼睛裏閃着火焰，好像一個探寶人突然在土裏發現一個盛着寶物的匣子，打開之後，被鑽石的光輝所眩惑一樣。

『帶上子彈吧！』史捷芳說着，一面把一排一排的子彈塞進衣袋裏。

『米特魯，你帶着黛沙乘着平底划子到島上去。我們倆人在這裏對付……』

『爸……』

米特魯底聲音斷了，即使人家拿槍托打他底胸膛，也不會像他父親底話所引起的痛苦，那樣使他感到疼痛；況且還有這個陌生的姑娘在場！她可能想到米特魯不會放槍，或者他簡直是個膽小的人。

『我把她送去還要回來，』青年游擊隊員堅決的說。

『老伯，我那裏也不去。要留在這兒，』黛莎說。『我已經不害怕……。』

『假如這樣，』史捷芳的聲音裏充滿了迅速決定問題的果決，『就去把平底划子和大舢板準備好。我們散開些。我隱藏在左邊開槍。列弗鐵里老伯，你藏在這棵柳樹旁邊，米特魯在靠近舢板的地方，黛莎，你在船裏等我們。戰鬥一結束，就上船到蘆葦裏去。……』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隱藏起來了，只有黛莎沒到船上去，她在米特魯身邊坐下來。

『你打得一手好槍嗎？不害怕？』

『打獵時倒打得很好，仗却沒打過。這還是第一次。不過沒有什麼可怕的，』米特魯補充了一句話，眼睛直看着黛莎。

少女的眼光一忽兒從水渠的水面上溜過，一忽兒追着鶴羣，一忽兒迷戀地注視着小島岸邊的毛茸茸的翠柳；最後攀上一株白楊的梢頭，出神地停在那裏了。不知怎樣，那支美盟的新歌子的詞句就浮上心來了：

聽喲！聽喲！

自由的多瑙河在高聲呼喚，

呼喚你到幸福的岸邊，

到我們光明的樂園。

聽啊！聽啊！

多瑙河的歌聲是多麼雄壯！……

在四月的晨光裏，多瑙河的風景要用幾百種顏色纔能渲染出來。此刻在遠處的土堤上，出現一個小黑點，慢慢地向前走來。游擊隊員的四隻眼睛立刻就注意到這小黑點，並且一直盯着它。無論是多瑙河的水渠、島、鶴，一切都溶解了，消逝了。只剩下這蠕動的小黑點。在整個的世界上也只有這個漸漸增大的黑點了。

史捷芳跑到列弗鐵里跟前。大聲地說，爲的是使米特魯也聽到：

『我要先向赫爾布開槍。我願意親手送他底狗命。』

已經可以清楚地辨識出土堤上乘車的人了。前面的馬車上坐着赫爾布。他身旁坐着一個穿便服的人。後邊的輜重車上坐着四個憲兵。馬一步一步地走着。在遠處看不出來是赫爾布。如果誰從埋伏的地方用望遠鏡看一下，他就會看見那圓得像南瓜似的憲兵伍長的臉。這張臉發着光，就像登上斷頭台，期待着爲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滿足（這種滿足引起人的呻吟，痛苦和悻

牲者底血)的喝人血的劊子手的臉一樣。

一隻杜鵑從葦塘上飛過。她底「咕咕」的叫聲在蘆草上空響着，然後就消失在小島上柳叢後面了。憲兵們越走離橋越近。史捷芳謎縫着左眼。馬車就出現在槍的準星上了。「還不到時候」，他想，一面隨着馬車的前進移動着槍口。這支槍！他把它擦過多少次，用他那長着繭子的手撫摩過多少次呀！他也只是這樣親愛地撫摩過他底小米特魯的。史捷芳擔心在緊要關頭上他底槍不發火。

史捷芳把頭往右邊轉了一下看見米特魯是怎樣的瞄準着憲兵們。米特魯也時時望着他父親。這會兒一種奇異的感覺罩着他們父子倆，父親懷着對兒子的愛，懷着爲兒子復仇的熱望，其中也攪和一點擔心，怕他先射死赫爾布。兒子呢，也懷着對父親的愛，有替父親復仇的青年人的熱望和一點嫉妬心，怕父親先射中那劊子手。

馬車已經很近了。史捷芳推上槍栓。從小島上傳來了回音。憲兵們嚇壞了。赫爾布從馬車跳下來就隱蔽起來，躲在馬背後，好像一隻受了驚的野獸。他縮着身子，蹲在車輪後面。這個害死過幾百人的劊子手，把犧牲的人視同畜生一樣的東西，對自己的死比任何人還怕。

憲兵們還擊的槍聲響了，他們是在輜重車後面射擊的。在蘆葦裏子彈嗖嗖地似乎響得特別

尖銳。列弗鐵里照準馬車和轎重車的輪子周圍打。米特魯的槍一直沉默着。猛然間，馬車飛快的向旁邊跑去。馬車滾到堤畔渠裏了。赫爾布失掉了掩護。又胖又蠢的憲兵伍長幾乎把身子拆成兩段，用四條腿，狗熊似的直奔柳樹跑去。在這一瞬間，米特魯底閃着火焰的右眼，準星瞄上了這個憲兵伍長，於是……必須看一看這個開始自己血鬪生活第一次射擊的十八歲小伙子底臉，纔能瞭解米特魯的胸膛此刻爲什麼時時高高鼓起。憲兵伍長赫爾布，達達布納爾暴動當時的劊子手。在德國和羅馬尼亞法西斯匪徒佔領蘇維埃摩爾達維亞的一些日子中，摩爾達維亞人的戕害者，被米特魯的一顆子彈懲罰了。這是青年游擊隊員的第一次射擊。

憲兵們不再放槍了。史捷芳起來沿着水堤匍匐前進。其餘的人隨着他。憲兵們底屍體凌亂地綑在大路上。只有穿便服的人還在動彈。史捷芳認出來了，他是祕密警察局一個有名的狗腿子。

赫爾布仰面朝天躺着，肥大的肚子向外鼓着。青色軍帽滾在他底腦袋旁邊。

游擊隊員們拾起憲兵們底槍和子彈。坐上小船鴉雀無聲地向多瑙河邊蘆葦裏去了。

在長時間的極度緊張之後，每個人的神志纔又清醒過來，像飄散了的經過轟然巨響之後突然沉寂的大砲的煙霧一樣。兩隻船並排走着，列弗鐵里和史捷芳坐在載着武器的大艙板上，米

特魯和黛莎坐着平底划子。

『事情幹成功了，就完事大吉！』列弗鐵里壓住獎說。

史捷芳繼續沉默着。他睜縫着眼睛，茫然地望着蘆葦。列弗鐵里繼續說：

『呶，米特魯，快划，瞧，不然你會落後的。黛莎你爲甚麼悶悶不樂？是不是嚇着了？』

『我是有點，老伯……不，以後就不害怕了，這是因爲不習慣的關係。……』

『我原來想，這事還要困難些，可是結束得這樣快！』——米特魯張了嘴笑着。他眼睛裏閃着火焰。他希望有人提起赫爾布來。因爲事實上是他，米特魯，結束了這個憲兵伍長。這事大家都看見了。列弗鐵里和黛莎都看見了。是呀，黛莎也看見了。難怪他特別高興。她帶着一種她所不能了解的微笑時時望着米特魯。

米特魯忍耐不住了！

『赫爾布怎樣打翻了的，你看見沒有？』他說。（實際上是想說：『你們看見嗎？我是多麼準確的打死了這劍子手？』）

『你痛痛快快地把他幹掉了。好小子，米特魯！你現在抵住我了，就是說：你是個青年。』列弗鐵里眯了一下眼睛。『是青年，並非因爲你年齡小，只要能戰鬥，就是青年。至於

那些在外國狗仔來到房跟前狂吠的時候還躺在炕上的人，那怕只有十五歲，也是老頭兒。只是個廢物，而不是青年小伙子。不就是這樣嗎？難道青春能在憲兵面前在德國鬼子面前低頭嗎？槍彈打掉他們的牙，就完事！」

『你說的是實話。列弗鐵里老伯，』史捷芳好像穩定了神似的，慢吞吞地說。『現在我們每個人必須有四隻眼睛和十隻手纔行。今天很容易，明天也許就困難，也許非常困難。我們必須像燧石一樣的堅強。你是不能使燧石屈膝，也不能從他身上擠出眼淚來，若是打它，就會迸出火星。呸，我們打完這些狗種，那時再休息一下，樂上一樂。』

『還要同紅軍戰士們跳舞，爸爸，跳赫拉舞哩。』

船兒消失在蘆葦叢中了。只有晚風和多瑙河上的小鳥看見了游擊隊的去處。

註：一九二四年九月比薩拉比亞南部達達布納爾地方發生農民暴動，反抗羅馬尼亞統治者。結果被羅軍鎮壓下去。達達布納爾附近村落被焚燬，農民死千餘人。一九二五年五百人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結果，九十二人判罪，內三人被處死刑。

友 愛

拉甫列涅夫

這事情發生在一個明媚的春天裏，在克里米亞半島東北部平坦而又荒蕪的海岸上。從清晨起，德國人就用瘋狂的砲火朝着被我步兵攻佔的一小塊前進基地射擊起來，這塊基地是保證從塔曼方面開來後續登陸部隊得以上陸的地方。一方公里大小的鹽沼的沙漠地帶，弄得天翻地覆。灰白色的沙灘，裏面夾雜一塊一塊閃爍着鹽結晶的光輝的銀色空地，由於砲彈的爆炸而變黑了。在一個擠着一個炸彈的坑裏，有濁綠色的水在冒着泡沫。彷彿是地面上已經沒有一點完整的，而砲彈一直是咆哮着穿過空氣；同時，天空裏連續不斷地響着大眾的保持着精確的時間間隔飛來的德國轟炸機發出的隆隆聲。

防守陣地的步兵，遭受很大的損失。一點可以隱蔽的地方也沒有，人們都臥在倉促之間挖掉的不深的小戰壕裏。他們時時被落在附近的砲彈炸裂而迸起的烏雲似的沙子埋了起來。身體健壯的都從沙子裏爬出來，負傷的就那樣留在這些沙墓裏了。顧不得把他們從戰鬥中拖出來，

並且也無處可拖。這個陣地上就沒有後方，它整個都是前綫。安置在海岸近處多孔的懸崖凸出部後而唯一的繃帶所的醫生，還在戰鬥最初的幾分鐘內就陣亡了。藥劑師和女護士們，一些不祇一次參加過戰鬥的勇敢的從不畏懼的姑娘，也被四處橫飛的、眼睛看不見的金屬的呼哨聲弄得不知所措了。

在戰鬥開始時，陸戰隊營長和營部全體人員就都犧牲了，——從一架容克機上丟下一枚炸彈恰好投在營部隱藏的那個榴彈坑裏。營的指揮責任由供給處長擔當起來，一個上了些年紀的軍需上尉，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舊俄軍隊裏充當過軍官的。他是個鎮靜沉着的人，談起話來又不揚又穩重，動作起來毫不慌張，而他的鎮靜對於那些因為喪失營部以及火力的空前緊張而波動的戰士們起了很好的作用。

可是上尉自己却在表面的矜持之下隱藏着極度的不安。他眼見火力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密，——可以看得見，德國人匆匆忙忙地由克里米亞縱深處搬運些軍用器材，企圖把這少數辮幹的人（註：一）趕下海去。在這小塊基地上，若沒有從對岸方面迅速和大量的增援，是不可能堅持的，可是增援却遲誤了，是什麼原因也摸不清。在天明時，第二梯隊的部隊就應該來，但是他們沒有來到。上午十一點鐘已經打過了，但靜靜的灰藍色的海還是空落落的，上

面連一絲影子也看不見。而況船隻也不會在大白日裏駛行的。應該問一間塔曼海岸方面不來援助的理由，可是電台已經和營部一起被擊碎了，備用電台已不能工作，這樣一來，和指揮部的一切聯繫就斷絕了。

上尉臥在一個小沙丘後面，挨着電話員們，嘴裏噙着一支燃盡了的短煙斗，裏面早已沒有菸末了，緊張地在等待着德國人發起衝鋒。他相信這個衝鋒能被擊退，但是却希望這衝鋒快一點到來。在砲火之下久待下去，會耗損人的神經且使人極度疲憊。然而德國人却從容不迫，只是加強火力。上尉煩惱地望着四處連續不斷地騰起的煙柱和紛騰的沙礫的圓柱。

突然，一個電話員觸了一下他的衣袖。上尉轉過臉來。

『船！』電話員扭頭指着海面說。

上尉翻過身來，一面驚奇地舉起望遠鏡。

是的，電話員說的不錯。順着硝煙瀾漫的水面上，一條細長的綫在飛駛，上尉辨識出這是一艘掃海艇的熟悉的側影。它以最大的速度駛行，船尾壓得很低，後面騰起一片泡沫的雲霧，一直向這小塊基地駛來。上尉對這隻汽艇的速度和艦長的大膽十分讚嘆。在空曠的海上，汽艇顯得異常清楚，好像大盤子裏的一枚橄欖，成爲砲兵和飛機很好的射擊目標。

『一定會擊沉它，』上尉想着，還沒來得及想下去，在海上的高空中就閃射起銀色的光芒來了。

五架容克機，展開了戰鬥隊形，一個跟着一個向這隻孤艇俯衝下來。上尉取下來望遠鏡，——汽艇已經很近，普通的眼睛都可以看見了。在汽艇的航路上，爆彈把和硝煙攪在一起的水迸起來，水花都呈圓柱狀，但它仍是執拗地一直向前飛駛着。在汽艇的甲板上閃灼着許多尖尖的火針，它向着空襲的飛機羣還擊起來了。

隨後，洶湧的海水把它完全遮住，上尉睜起眼睛來。可是，一睜眼睛，看見汽艇仍用以前那種瘋狂的速度駛行。又過了幾分鐘，它便消失在海岸凸出部的後面了。

過了一會，上尉發現一個孤伶伶的人影從海岸綫向着他的小沙丘這邊跑來。從帽子和藍制服上衣看來，就曉得跑着的是個海員。

當他跑到近處時，上尉看出來一張年輕的熱烘烘的閃着汗光的臉孔和燃燒着興奮的眼睛。海員大步地跑着，掛在前面的望遠鏡的皮套兒在他腹部不住的跳蕩。終於，躍了最後一步，他臥到上尉身旁的沙上，遞過來一個綑綑巴巴的灰色信封。

『第二百三十四號艦長甘森中尉……指揮部的文件……特前來聯絡。』他一頓一頓地說，

一面因爲跑步而喘息。

『那裏陸戰隊怎樣了呢？』上尉問道。『以爲早晨能來，可是到現在也沒來。』

『這裏頭全都寫着，』中尉指着封筒說：『至於我能說的：陸戰隊在出口處被擊潰了。飛來了一蝗蟲』（註：二），就轟炸起來。呸，一句話，全隊被炸成一堆，艦隊序列被打得七零八亂，必需從新搞起。讓我來轉達，要你們在此地堅持。希望一定堅持到明早晨。』中尉用央告的聲調重複着。

『我想，可以堅持，』上尉答道，一面飛快地閱讀司令部的文書。『但是，打得很兇。很難支持。他們打算以火力扼住我們，然後徒手來抓。從天明起，一點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並且你也看見，地方光禿禿的，無處可以隱蔽。損失很重，減員已達百分之三十。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到晚上，統共會到百分之六十。帶着剩下的人去反擊敵人就不容易了。軍用品我一定儘可能加以保存。總而言之，不甚樂觀。明早晨若不來，此地將只剩下沙漠和墓地了。』

『能派空軍來，』中尉說：『稍就誤了一會，準備給敵人重重一拳，打得痛一點，』中尉說着就笑了：『我想，再過兩個鐘頭就能起飛。』

『兩個鐘頭！』上尉沉思着，搖搖頭：『在兩個鐘頭之內，他們早把我們消滅了。最主要

的是砲兵。瞧，他們的砲兵就在那沙洲後面。若打它或是用曲射砲火，——可是我們手頭只有幾門高射砲和一對野砲，——或者從它背後來一個突然襲擊。但這點是力所不及的，沒有誰可以派遣。」

中尉站起身來，伸着脖頸。他眯縫着眼睛沿着海岸觀察着。

「你說是，在那沙洲後面嗎？在那沙洲後面？……啊哈！」他把手伸到軍用圖囊裏，掏出一幅地圖，諳練地展開，在地圖的四角上撒一點沙子，以免被風鼓去。

「對……對啦，明白了。」他抬起頭來，仍用那天真無邪的目光望着上尉：「上尉同志，你能撥給我十五個或是二十個戰士嗎？可是得要膽子大的。」

「用這做什麼呢？」上尉莫明其妙的探問着。

「課事在於弗里茨（註：三），而成事在於吾人，」中尉微微一笑：「你瞧這地圖，上尉同志。這一帶海岸相當深，對我這隻小船來說，簡直是萬丈汪洋。我可以緊貼岸崖下面，隱蔽地一直渡到這地方。他們最多也不過派出一點點巡邏隊，而這點巡邏隊我是根本不不在乎的。派些人在該處登陸。而我自己回到海上，從後面，向着砲兵陣地，用一切火力來射擊。他們一定弄得迷迷糊糊，而登陸的小伙子們從另一方面再盡力騷擾。弗里茨們就不得不和我們周旋，這

樣可使你們這邊輕鬆一些，直到雄鷹（註：四）趕來援助為止……。」

『你真是神經錯亂！』上尉氣得發抖：『你夢想什麼呢？這樣德國人立刻就會在海上把你們消滅，像土撥鼠似的沉到水底去。他們那裏又是反坦克砲，又是榴彈砲，又是重砲……又碰到一位英雄！你坐下！任何戰士我也不給你。』

『您不給？』中尉問道，馬上一層暗影在他臉上掠過。

『不給！』

『那有什麼法子！』中尉摺好地圖塞到圖囊裏。他的臉孔顯得蒼老了，變成頑強而又兇悍。『沒有你的戰士我也要去。我原想是大家一塊兒去可以騷擾得更厲害些。就是說，協同動作……能准許我走嗎？』

他筆直地站起來，敬了一個舉手禮。這時，在很近的地方一顆砲彈爆炸了。發散出熱氣和硝煙的氣味，破片鏗鏘地響着。

『別豎在那裏，像一根柱子似的，』上尉喊着：『你就沒有權利去冒險，』上尉更兇悍地喊叫。『人家會像打靶子似的把你打死，那樣就會失掉一切聯絡。懂嗎？』

『不會把我怎樣。我已經下了決心。能准許我走嗎？』中尉重複地說。

上尉沒立刻回答。

『見你的鬼！』他疲倦地說：『把戰士帶去吧。在海岸附近我還有點最後的預備隊。你去找諾瓦克上士，他就能撥人給你……犧牲得毫無代價。』

『上帝不能告密，弗里茨咬不死人，』中尉張大嘴巴笑了笑：『謝謝你，上尉同志。我走了！』

『即或像個人樣子走。也別像根大幌竿似的大搖大擺。匍匐前進！瞧，環境多危險。』

『是！』中尉說着，出乎上尉意料之外，他真的在沙浪中爬行起來。上尉注視着他的背影，一面氣忿，一面饒有興趣地欣賞着這個人，一直到他的側影隱藏在懸崖後面為止。以前的天翻地覆的情況大約又繼續了半個鐘頭，隨後，上尉的有經驗的耳朵聽出來砲火突然變弱了。而且僅存的火力也失掉了節奏，顯得錯亂無章了。同時，上尉往沙洲後面的海上一望，只見……像冰雹一般的砲彈把海水炸得沸騰了，翻花了，狂嘯起來。在海水與泡沫與煙的旋渦裏那隻飛速的汽艇的影子劃着電光式折綫，神出鬼沒地轉來轉去。它上面的兩門大砲噴出火焰。上尉和電話員們都注視着這不尋常的一幕。

『這一手玩的漂亮！』電話班長高興地說。

汽艇一會兒按直綫飛馳，一會兒突然折到旁邊去，一會兒又在自已周圍打轉，妨礙敵人瞄準，但始終還是留在這個可怕的沸騰的水和泡沫的汽鍋裏。它的大砲以非常的速度繼續發射，就是在戰鬥的總的轟響中也能聽得出它們又尖銳又高亢的吼聲。

隨後，在沙洲後面猛然騰起一根高高的黑色圓柱，彷彿一個黑色的幽靈，一動不動地停了片刻，然後就在上空展開來，好像一頂捲毛的蘑菇頂式的皮帽子。接着，上尉的耳朵立刻被一種震人的幾乎貼地的沉雷一般的爆炸聲給填滿了。

『打中了！』那個電話員又說：『擊中軍火上了。』

爆炸聲過了之後，接着是惱人的寂靜。前沿各處突然間一齊響起機槍來，上尉曉得了，被汽艇的活動而不得不減弱砲兵火力的德國人開始了期待已久的衝鋒。他轉過身來，背朝着海面。此刻他已顧不得看那汽艇了。本身的事情要求他集中一切注意力。可是，果然不出上尉所料，衝鋒沒有成功。德國人都以下來，他們被機槍子彈的噴流所截住，便再也起不來了。從東方，上尉的背後方傳來了越來越大的隆隆聲，待他抬眼向上一望，他看見天空裏滿佈着密密層層的小十字形的花紋，彷彿刺綉在烏克蘭手帕上一般。從塔曼海岸方面起飛的大羣轟炸機飛來，朝着德軍陣地猛烈地轟擊。它們把這小塊基地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擊碎了，掃光了。當飛機轟炸的

轟響沉寂之後，上尉便想起了那隻汽艇。可是海面又像已往一樣的平靜，汽艇已不在那裏了。『難道被擊沉了？』——上尉想着，他底心房縮瑟那樣厲害，彷彿在那隻船上有他唯一的愛兒一般。可是，問了一回，海邊的電話交換台報告說，汽艇在飛機來時就結束了戰鬥，並以最大速度駛回塔曼海岸去了。

上尉很惋惜，因為他在戰鬥結束後沒能見着汽艇的指揮官，沒能對他說一說他想說的那些善良的慈父一般的鍾愛的話來。

夜裏，上尉已經坐在德軍退却時丟下的地下室裏了。在黑夜降臨的時候，陸戰隊的一列船隻來到了，並在援軍的有力配合作戰之下，德國人被驅回距海岸五公里的地方去了。地下室又乾淨又暖和。火爐上的茶壺呼嚕呼嚕地發着響聲。利用著電池的電燈放射出亮堂堂的白光。上尉坐在炕上，脫下靴子，就在自己厚厚的日記本上寫起日記來。他寫道：

『二十八年，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正在德軍進攻的時刻，我帶着我的連隊在里加海濱的戰壕裏。德國人擁有很大數量的機械化武器，用大力推進。全連隊沒有衣服，沒有鞋子，餓着肚皮，並且缺乏彈藥。沒有外援我們不可能堅持。外援竟沒有來。海中有波羅的海艦隊水雷分遣隊的十艘水雷艦遊弋。我們請求他們從海上用砲火給我們連隊以援助。水雷艦隊司令官復

信說他不能爲了拯救「某一個」（他說的是「某一個」）步兵連而拿船隻去冒險，來和德國砲兵一決雌雄。連隊全部覆沒了。好像似奇蹟一般，我和三個兵士竟得生還。今天，我代替了陣亡的營長來擔任指揮的這個營，也遭到同樣命運的威脅。掃海艇指揮官甘森中尉，幾乎是個小孩子，竟與佔有絕對優勢的德寇砲兵進行了衆寡懸殊的戰鬥，不顧我的勸告和指示，向着幾乎不能避免的毀滅走去。他之所以去，是爲了把同志們遭受的砲火吸引過去。我很高興，我能活到今天，親眼看到這一切。也許，祇是今天我纔真正澈底瞭解了並感受到了滋長在我國內部的團結與友愛的全部真實意義和力量。在這點上，我真感謝我自己底命運……。」

上尉圍上日記冊，把頭凭着地下室的支柱，頃刻之間，便沉入警覺的戰鬥的酣睡中了。

註：

一、指紅軍。

二、指德機。

三、指德寇。

四、指蘇聯飛機。

安 珈

斯克列連科

我們三個人——斯托亞，庫錯沃爾和我——衝出了敵人的包圍，白天小心地在森林裏潛行，到夜晚就出來到大路上大膽地向東走。我們的部隊已經不遠了，大砲的轟擊可以作證。翅膀上畫着紅星的飛機，越來越頻繁，發出隆隆的聲音，在我們頭頂上飛掠，也證實了這一點。還留在家裏的人們，送我們從一個村鎮到另一個村鎮，給我們麵包，把我們藏匿在穀倉裏或天棚上。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聽到同樣不變的話：

——假若你們能碰到安珈，她一定會幫助你們。

『這個安珈是誰呢？』我們問。

『我們這裏的女游擊隊員。創造了許多奇蹟。一到夜裏，她就出現了。我們知道，若是德國的軍用列車出軌滾了蛋，若是他們的坦克在大路上着了火，這就是她——安珈幹的。聽說莫斯科已經決定了要獎給她勳章呢！……』

快些脫圍。

我們很想會一會這個勇敢的女游擊隊員。我們可能對她底工作幫些忙，她也可以幫助我們。

『究竟到哪裏找她呢？』我們追問集體農莊的莊員們。

『這個我們可就不知道啦！』回答我們說。『安娜在我們這一帶地方，這是真的。她底隊伍很會打仗，這也是真的。但是我們誰也沒親眼看見過安娜，也沒見過她底游擊隊員。是個非常祕密的隊伍……。』

我們到處都聽見關於安娜的一些千真萬確的傳說，可是並沒有看見她。

到了我們路程最後的一夜了。斯托亞和庫錯沃爾弄得精疲力盡，腳已經走不動路了；必須休息一夜，好好睡上一覺纔行。

這一夜我們是在森林裏過的，在看林人的小房子裏。主人不在家；他隨着紅軍往東去了。可是他的妻，一個精神矍鑠還很結實的老太婆，慇懃地招待了我們。起首她一聲不響地把我們打量了一番，可是後來，她知道了斯托亞是她底同鄉，幾乎是親戚，老太婆立刻就改變了態度。

『安娜，』她喊，『到這兒來！』

隔壁房間裏有人移動脚步。一個姑娘在門限上出現了。

『你們好吧，』她羞怯地低聲說。

『看，我這個女兒！』女主人氣憤地說。『真是個野丫頭！躲在自己房間裏誰都不給見。老是坐在窗下數星星……』

姑娘默默地站着。這真是個森林中的麗人呢！蒼白的臉兒，熱情的鼻子，黑眼睛，兩條長辮子，苗條的身軀。她走進來，於是房子裏顯得更溫暖更舒適起來了。

『喊我幹什麼？』姑娘問道，她被我們底視綫弄得有些困惑。

『上土倉房去，』母親嚴厲地說，『從木罐裏取一塊豬油。再把桶裏的蜂蜜拿些來。不要忘了麵包。快！』

『好，』安珈答應着，一面把光着的兩隻腳伸到壁爐旁邊的一對氈靴裏，就消失在門口了。

『您爲什麼叱責她呢？』我們替姑娘辯護說。

『爲什麼不叱責呢！……別人的孩子都像孩子樣。在家務上得他們的力，在人面前又不丟臉。可是我的安珈却整天坐在家裏。她什麼都不會做。一到黃昏，就跑到村裏去會她底愛人。追求她的人就出現了，一個教師，整年地從村裏跑來找她。她每天晚上都同他一起遊逛。有時

就在村裏住宿，她底伯母，住在那裏……。」

「這一切，貴客們，」沉默一會之後，老太婆結束自己底話說，「我只是這樣說說罷了。我的性情就這樣子。其實我愛我的安珈，愛得很呢。我底丈夫是多麼愛她呀，」她擦着眼淚說。「就像托在手裏的小鳥似的。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老太婆沉思了一會。「他拿起武器去打仗。他是個有火性，常發脾氣的人。」

安珈走進房來了，她是那麼紅潤，鮮艷。她把一個潔淨的桌布鋪到餐桌上，擺上食物，就消失在隔壁房間裏了。但是姑娘並沒有隨手把門關上，在黃昏裏，還能看見她底臉兒，那雙閃着光輝的黑眼睛。

我們吃一頓闊氣的晚餐。老太婆燒着了壁爐，把我們兩個生病的同志安放在爐台上。他們很快就睡熟了。我穿上外套，紮緊皮帶，檢查了一下武器，決定到森林裏放哨，以防萬一。

「你沒聽人說過女游擊隊員安珈嗎？」當我要走出房子時，我問她。

看林人底女兒這時從自己房間走出來，斟了一茶杯水。

「在你們這一帶地方，」我說着，一面注視着那個少女，「有一個女游擊隊員，名叫安珈，似乎自己還有游擊隊，經常襲擊德國人。」

「不知道，」女主人冷冷地回答。「我們就連人都很少見着。和熊呀狼呀住在一處。除牠們的嗥叫外，什麼都聽不到。」

於是她又叱責她底女兒說：

「你看！竟有這樣的女孩子。拿起武器去打仗，還幫助我們的軍隊哪！」

「我底手怎能拿起武器呢？……」安珈說，這晚上她第一次笑了。

她喝了水，回到自己房間去。我走到院子裏。

是一個嚴寒的寂靜的月夜。細碎的聲音——樹杯的沙沙聲和野兔的跳動——在四週遠遠的地方響着。

我坐在一個樹墩子上。隨手抓了一些麥稈圍在腳的周圍。高空裏閃爍着亮晶晶的星星。我想起了我的同志們，想到和他們即將到來的會面。

猛然，森林響一聲口哨，沿着松樹橡樹的枝杈傳到各處去。我跳了起來，但不想離開崗位：因為誰也不會在灌木叢中發現我，而我却能看到周圍的一切。

又是一聲口哨，更近更響了。我看見看林人底房門輕輕地開了，安珈從台階上走下來。她此時穿得很暖，戴着皮帽子——顯然是她父親的，——穿一件皮外套，氈靴。月光灑在她身

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是小心的，緊張的……。

當林裏又響着口哨時，這個少女就向前走。她一直奔我走來。

「安娜，」當她走近我時，我喊她，「你往那裏去？」

她站住了。

「你站在這裏幹什麼？」她反問我，而我竟沒聽出她底聲音：這聲音變得嚴厲、剛毅，和我在房裏聽見的聲音，迥然不同了。

我還看見安娜肩上放着一挺泛着青光的機關槍。

「你原是這樣的人呀！」我說。那些傳說正是講你的呢！……

「我們什麼也沒聽到，」安娜回答，「我們是同熊呀狼呀住在一處的。」

「講老實話吧，安娜……」

「別妨礙我，指揮官，管自己底事去吧。黎明時候你就起身，走十公里路向左手一轉，那裏就是紅軍。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懂了嗎，去睡吧。安靜地睡吧，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再見！」

她從我身邊走過，消失在灌木叢裏了。幾分鐘內還能聽見她底脚步声，和樹枝的響聲，後

來林裏就靜悄悄的了。

我向房子走去。老太婆燒起了壁爐。當我進去的時候，她冷冷地鎮靜地看了我一眼：

『安珈在哪裏呢？』我突然問老太婆。

『怎麼，在哪裏？』她吃驚了。『在自己房間睡覺哪！她晚上一睡下就不醒。唉，我同這個安珈在一起，真够痛苦的呢！愛睡覺，懶惰，什麼事都不想做……可是你，指揮官，』老太婆忽然嚴厲地說，『躺下，稍微睡一下吧。我聽見人們說，在十公里遠的地方，向左一轉，就有紅軍。安靜地睡吧，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天亮時我喚醒你。』

麥稽熊熊地燃燒起來，溫暖的光投射在老太婆慈祥而又鎮靜的臉上。

堅強的人們

科羅鮑夫

在烏克蘭的上空掛着殘冬的寒夜。透過昏暗，隱隱約約地能辨識出行進的馬匹和一些滿載的大車的側影來。游擊縱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人和馬都疲乏了。

隊伍的中間，走着游擊兵團司令郭甫巴克與兵團政治委員魯德涅夫的兩輛行軍馬車。但政治委員却不在車子裏面。

郭甫巴克的車夫波里圖哈，穿着羊皮襖，紋絲不動地坐在車上，把韁繩繞纏在寬大的皮衣袖上。郭甫巴克裹着皮大氅，蓋着毯子睡着了。不管那馬車在路上拐彎的地方如何顛簸，郭甫巴克也沒有起來。

傳令兵們一連三次騎馬跑到他跟前來。他們報告說，騎兵已經搜索了某一村莊，先頭步哨正由那村莊通過。老爺子蓋着毛毯躺着，在毛毯裏面咳嗽着，輕聲向那由馬鞍上俯着身子的傳令兵說：

『把這事報告參謀長和政委。』

馬匹飛跑了。我跳上馬車的踏腳板。郭甫巴克微微地揭開毯子，我看見他在吸煙。

『誰？』他問。

『新聞記者，』我慌張地說。

『自己耍有一匹馬纜行，』他說，『儘搭別人的車子很不方便呢！』

他蒙住毯子吸煙，然後把煙蒂的火星在皮大衣袖子上弄熄了。

「政治委員在那兒？」我問。

「在後面，」郭甫巴克說，「後面掉下一個連，他跟那個連在一起呢！」

老爺子鑽到毛毯裏了。

我從車上跳下來。一些掛着白霜的馬匹的幽靈一般的幻影從我身旁走着。我停下來，等着大車隊通過。轉盤槍的皮帶無情地割着脖頸。天氣冷得要死。最後一輛大車終於來到了。我向趕車的喊道：

「後面還有人麼？」

「一個連在徒步行進，政委跟他們在一起哪，」我聽見回答。

馬匹消逝了。又過了半個鐘頭。那個連仍未來到。遠處裏閃出一條黑影，皮靴發出格格吱吱的響聲，末了，來了一個人，手裏牽着政治委員的坐馬。他背後便是那個連在前進。

戰士們走得很慢。在他們那沉重的步調裏，給人一種疲憊無力的感覺。看情形就曉得這一夜祇走了三十公里。皮帽子上白了霜，短上衣也是一樣。從右方的人影上面閃出連長巴克拉捷的高大的身影。他是這連裏的新任連長。

政治委員跟他們一起走着。

戰士們無精打彩地往前走。樹林的後面升起一片紅光，但是誰也不去注意它。人們都疲乏了。從後面傳來說，許多人開始掉了隊，躺在雪上。

魯德涅夫決定讓全連休息一下。戰士們好像老早就等待這個決定似的。他們一聲不響地躺下來，互相依靠着。

旁面就是小樹林的邊沿。

『應該讓人們溫暖一下，』政治委員對巴克拉捷說，『然後再前進。下命令罷。』

巴克拉捷推醒了兩個人，命令他們把全連的人都叫起來。睡意正濃的戰士們滿不高興地爬起來，走向小樹林裏去拾木柴。

『踏平一地地方好來攏火，』魯德涅夫高聲說，『我們要暖和一下。』

游擊隊員拾起木柴來，點起一些野火。凍僵了的手都向火上伸來，人們都活躍起來了。

『讓我們這樣幹，』魯德涅夫說，『把這些火湊到一起，大家坐在一處休息。』

我不曉得爲什麼要把野火湊到一起，直到後來纔搞清楚。野火擺成很長一條。戰士們都挨近它，好像圍着桌子似的，坐在木柴上面，一會兒把手伸去，一會兒又把脊背伸去。皮帽和肩頭上的霜都融化了。許多人開始把帶皮帽耳解開來，並把它們捲上去。

「小伙子們，你們真沒有力氣，」政治委員說，「我和老爺爺完全沒料到，我們的新兵竟會這樣子。走了三十俄里路，就躺下去了。並且是躺在雪上。這完全不是郭甫巴克的作風。大概是腳都磨壞了罷！」

「明天，」政治委員對連長說，「是行軍休息日，教給他們按照游擊隊的規矩穿鞋子。」

「是！」巴克拉捷說。

「還有多遠呢，政治委員同志？」有一人問魯德涅夫。

「還遠得很哪！小伙子們。三萬公里左右，」魯德涅夫笑着說，「直到戰爭結束，直到我們放下武器為止。」

不知是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看看你們，」魯德涅夫說，「覺得奇怪。昨天跑了四十五俄里，今天三十俄里，就累壞了。以後怎麼辦呢？這樣的部隊帶着你們，你們還不能走。在安全地帶不能走。那麼，假定在吃了敗仗之後，德國人將你們與主力部隊截斷，你們怎樣走呢？躺在路上麼？要做郭甫巴克式的游擊隊員呀！」

大家都默不做聲，反轉烤着火。

「您給了我這樣糟糕的一個連，政治委員同志，」巴克拉捷說。

「你說的不對，」魯德涅夫氣憤地說，「這個連是好的，祇是缺乏訓練罷了。」

「對，」戰士們說。「其實，我們的連並不比別的連差。」

「我也這樣想。它怎麼能不好呢！」政治委員說，「人都是蘇聯人，每個人跟德國人都有賬算。可是最初的行軍却弄得很糟。」

戰士們都屏息靜聽着政治委員的講話。大家圍着火，連一個打瞌睡的也沒有。每個人都用斜眼望着政治委員，一碰到他的視線時，就趕快避開。人們都知道被部隊中每一個游擊隊員所愛戴的魯德涅夫，很少像保姆看孩子似的隨着連隊行軍。而況徒步行軍的也不祇這一個連。卡爾賓科帶的自動步槍連的戰士們，每人除了一支轉盤槍外，腰上還帶着預備用的三個滿滿的子彈盤，衣袋裏還裝着五百發子彈，走起來也沒掉隊。今天卡爾賓科的隊伍走在行軍縱隊的先頭，說不定現在已經進入了戰鬥。而這些人僅僅是走路而已，卡爾賓科部下還擔負整個兵團的前衛任務呢！

政治委員若有所思地瞧着火堆。戰士們都注視着他，除了那些一面烤着脊背一面在望着森林的人。

『孩子們，此刻我想起一個人來，』魯德涅夫撚了撚鬍鬚說，『在這樣的夜裏，甚至比這更冷的夜裏，他同樣在走，像我們一樣，並且是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走着。』

『他是誰呢，政治委員同志？』一個坐在他身旁的老游擊隊員問道。

『我給你們講講這段故事……』

戰士們都轉過身來向着魯德涅夫。

政治委員掏出煙口袋，捲了一支紙煙，坐在他身旁的一個戰士遞給他一塊木柴火頭，他便吸起煙來。不知是誰向火上扔了一些木柴，火焰上面冒出火星，接着火焰便熄弱下去。在薄暗中，政治委員已經看不清楚了。祇有他那堅強的聲音傳到坐着的人們的耳朵裏來，還有那紙煙頭上像螢火蟲般小的火光在人們的眼前閃灼着。魯德涅夫講道：

『這是許久以前的一個冬天。雪絮飛旋，捲起一陣暴風雪來。整個世界被局限在五步遠的視界之內。

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在密林中走着。他雖然時時被雪堆陷住，但仍舊冒着大雪向前走。

雪花粘在他的衣服上，眉毛上和鬍鬚上。行路人彷彿是穿着翻毛朝外的北極狐裘一般。臉上的雪片溶化了，變成小小的冰塊落到鬍鬚上。

他背上有一個小背囊搖晃着，囊裏裝着冰硬的麵包，背囊上也落滿了雪，看起來像是個駝背人。

疲倦不能阻止他。休息的誘惑也不能使他屈服。他的意志推動他前進。

這個人走着，不燃野火，嚼着冰硬的面包。森林中，離他不遠的地方，一些野狼跑來跑去在搜尋食物。行路人的足跡驚擾了這些野獸們。狼都在監視着他，看看他是否會在自己的旅途中蹣跚倒下來。這時候那些追蹤這位行路人的憲兵們的三馬車，正在西伯利亞大驛路上飛馳着。沙皇的奴才們都很熟悉這個人。若有誰能報告他們說這人逃向什麼地方時，他們定會重重地獎賞他。但這行路人却遠遠離開大小道路向前走着。

他沒有滑雪板，常常陷入雪堆中。他帶着很少一點麵包。但這人並不屈服。

他要祕密地進入彼得堡。

有一天他走出了密林。他面前展開了一片遼闊的冰雪平原——這便是封凍了的葉尼塞河。蒼茫的黃昏就要降臨了。在遠處閃爍着一點一點的村舍的黃色燈光。在他那艱難困苦の旅途上，這樣的燈火還是第一次出現。行路人加速了脚步。村莊已經不遠了。猛然間腳底下蓋着白雪的冰裂開了。這人便掉在冰窟窿裏。冰寒凜冽的葉尼塞河水沒過靴筒，從衣服下面，滲透全

身。生存的本能使他的兩肘部掛住厚冰的邊緣。這樣纔救了他一命。他爬了出來，週身無力，便倒在雪上了。」

政治委員被火光照耀着。很大的火舌從燃着的木柴上面鑽出來。游擊隊員們彷彿着了魔似的凝視着政治委員那張容光煥發的面龐。他繼續講道：

「他沒能立刻爬起來。可是等他站起來的時候，嚴寒早已把他的衣服凍得幫幫硬了。凍了冰的外套嘩喇嘩喇作響，宛如鏈子甲一般。冰塊碎了就落到路上。農婦們出來汲水，一看見這個冰人，就丟掉水桶跑開了。」

凡是遇到他的人都趕快避開，好像逃避幽靈似的。他到處敲着人家的窗子。一幢房屋的門開開了。他走進了暖烘烘的農舍，而他那冰衣在燈光之下閃爍着瑩晶的光輝……。

大人孩子都望着這位陌生人；他從那裏來又要逃到那裏去呢？可是，按照本地的規矩，從來不向過路人提出這類問題：你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密林中沉默寡言的人們是很熟悉生活的呢？他們把客人安放在輪椅上，他暖和過來之後就入睡了。他足足睡了十八個鐘頭。

這旅行者是個堅強的人，是強中之強。命運注定使他喚起那無限的巨力，而在遙遠的將來將讓整個世界都驚嘆俄羅斯的威力。

這人就是斯大林……。」

魯德涅夫沉默了。游擊隊員們仍然注視着他。他把兩手伸到火上，然後搓了搓。

野火的上空是一片靜寂。坐在巴克拉捷身旁的人們都站起來，走到政治委員跟前。

「連長，我們將來一定使你滿意，」其中一人說着，把來福槍扛在肩上。「我們向您宣誓，政治委員同志，憑着郭甫巴克的榮譽宣誓。」

人們都站起來了。

「把火弄熄！」巴克拉捷喊道。

投在燃燒的木柴上的雪塊發生嘶嘶的聲音。已經發黑了的木料上面浮起了水蒸氣的雲霧。

「第一排，」巴克拉捷喊道。「到縱隊先頭去，快！」

「是！」排長答道。

隊伍排好了。隊伍前方出現了一個騎兵。他輕馳到連隊跟前。這是郭甫巴克的傳令兵。

「政委在那裏？」他問排頭一個戰士，隨後他看見了魯德涅夫，就向他走去。

「政治委員同志，司令官派我來問一問巴克拉捷的連丟在什麼地方去了。」

「你去報告，連隊正在快步前進，」魯德涅夫對傳令兵說，又特別強調一句：「快步前

進。」

傳令兵勒轉馬頭就消逝在樹木的長廊裏了。

在克里姆林宮

郭甫巴克

在那些最緊張的日子裏，有一天——這是在八月後半月——我接到一封無綫電報，召我到莫斯科，出席游擊隊指揮官的會議。

很明顯，我當時懷着什麼樣的心情來和圍在馬車周圍的同志們告別，我急待坐馬車潛行到奧勒爾游擊隊的飛機場，由那裏再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不知道爲什麼，大家都確信我將在莫斯科晉謁斯大林，於是，人們自然是託我代向領袖致以熱烈的游擊隊敬禮；並不簡單是代表大家致一個共同的敬禮，——他們說，這是當然的，西道爾·亞爾泰莫維奇，你別忘了——而是專代表我們，也就是分別地代表每一個隊員致敬。偵察員、爆炸手、迫擊砲手、砲兵、女醫務員、少年通信員等，也都求我代表他們專專致敬。我

的上衣口袋裏，塞滿了信件，這些信件在我到莫斯科時，就要寄出。

我答應完成一切要求和委託，代表每個人向斯大林同志致敬。可是，自己還不相信，我能飛到莫斯科，真的能在莫斯科大街上走一走，正像現在一樣，我在森林裏走着，希望着那管能從遠處看一看克里姆林宮也好啊！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來，自己在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那裏的人們向我喊叫着，我從未見過的地下鐵道的一些新的站名——我從一九三一年起，就沒到過莫斯科。

在森林中毫無人跡的路上向飛機場走着——到飛機場約有一百公里，——我一陣陣想到，若是這次飛行由於某種原因去不成，若是到不了莫斯科，而且必需返回原地，這該多麼苦惱啊。可是，當我一看見停在森林中飛機場上那架大型道格拉斯機和那些聚攏在它周圍的乘客的時候，就覺得莫斯科已經不太遙遠了。

所有的乘客，都和我一樣，接到召赴莫斯科的電報，也都是住在森林中，土洞子裏或是板棚裏。大多數是從遠處坐車潛來機場的。至於還需要飛越敵佔區，橫斷前方火綫等，似乎已經不成問題了。既然這麼多的人接到電報，道格拉斯機也飛來了，這就是說，事情有把握，我們能到莫斯科。

舒舒服服地坐在柔軟的靠椅上，我覺得好像平素的出差旅行似的。

道格拉斯機還未昇到高空，我們就開始了與職務有關的談話：到莫斯科第一步做什麼，解決那些問題，對那些東西有指望，對那些不能指望。比方說，談到武器問題，什麼東西該請求，對那些東西不該費話，考慮到前綫的困難環境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異常緊張的情形；在該處，大概是，決定勝負的戰鬥已經開始了。

當然，我們還不能料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事情前途如何，但是，僅是召集我們到莫斯科開會，並且在這樣關頭我們還能坐着道格拉斯機由敵後方飛往親愛的莫斯科，這一個事實，就使人堅信『大地』上的形勢是牢固的。從前，我們困居在斯巴聖森林裏，如同被暴風雨驅逐到荒島上去的水手似的那個時代永被忘却了。和莫斯科失掉聯絡一事，可以說是我們在敵後所遭受的困難之中的最困難的。並非敵人可怕，而是感覺着莫斯科太遠了。當我們說到『莫斯科』或是『大地』時，在這些字句中間就存在全部的力，它把撒在敵佔區各森林中的我們，團結成爲一個整體，並給我們以力量。

我們，游擊隊員們，在與敵人進行各種不同的戰鬥中所獲得的勝利深深地鼓舞了我們自己，可是，迅速恢復與莫斯科的聯繫，在提高我們隊員們的戰鬥意志上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在

斯巴聖森林時，有一個思想鼓勵着我們，那就是莫斯科方面知道我們的存在和我們的鬭爭，在那裏的地圖上，也許在克里姆林宮，說不定斯大林會親手用紅鉛筆標出我們的部署來。

這是把我們和莫斯科重聯繫起來的第一根綫。

在希奈里森林中，我們開始收到蘇聯情報局的戰報。起首是經過第三者的手收受的；從林中某處把它們送給我們，是用鉛筆抄寫在紙片上的。有時這上面寫的不能全懂；可是，祕密電台報務員從莫斯科方面收到的幾個字，對我們是多末寶貴啊！

從我們在森林中最初收到的蘇聯情報局的一些戰報上，我們知道了德國人在莫斯科城下被消滅了。就到如今，當你一回憶起希奈里森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好像當時沒有任何事情比謄寫這些戰報更重要的了，我們儘量快和儘量多抄一些份數，散發到居民中去。把我們和莫斯科聯繫起來的綫兒伸長了，伸到人民中去，並且它是越來越結實了。

這之後，我們親自聽到了莫斯科廣播員的聲音，莫斯科的聲音，斯大林同志的命令，他對我們——游擊隊員們——講的話語。後來，從莫斯科飛來了飛機，投下電台和報務員，——和『大地』的聯絡開始正常化了。需要些藥品，我們向莫斯科請求，那裏就派來裝着藥品的飛機飛到我們這裏來。終於我本身也將飛往莫斯科了。一切又都照常，堅固，可靠。

我們是在夜間飛過前綫，高度是三千公尺。地面上朝着我們射擊起來，砲火迸發，可以清楚看到，探照燈的強光四處閃射着。可是，能在我們這些乘客之中引起一點興奮的，只有一發高射砲彈的爆炸，它炸得相當有勁。乘務員們爲了對德國人報復，照着他們的腦袋投下一箱小型炸彈；我們爭論着，在距道格拉斯機尾多大距離，炸彈纔能爆炸——二十米，五十米或是一百米呢？——可是隨後話題又轉到工作上來。其中，關於鹽的問題談了很多——因爲沒有鹽吃，各部隊都非常痛苦，——談到能否由莫斯科獲得食鹽，也談到對於那些患壞血病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的救濟問題。

我們的下面已經是蘇聯領土了，布利安戰綫的後方，然而，就連輪在後面的那片土地，一時被德國人佔領，也是蘇聯的土地，而我們就是作爲它的代表飛往莫斯科去的。

大概，在這一夜，不僅我們這一架飛機，冒着德寇高射砲火由德國人佔領區飛到莫斯科來。說不定，從白俄羅斯，從波列西的某一地方，從斯摩稜斯克州，從諾夫戈洛得，伊斯科夫，斯達拉盧沙等地，都有飛機飛來。即使你把蘇聯土地切成幾千小塊，而莫斯科却像磁石似的，把它們都吸到自己這兒來，融匯成一個不可割裂的整體。

當我們說『莫斯科』三個字時，意思中就是斯大林。在道格拉斯機上飛行時，誰也不知道

我們是否能面謁斯大林，但是，這個會見很有可能的念頭，一路上從未離開我們——無論在飛機上，也無論是後來在把我們由布利安戰綫司令部一直送到「莫斯科」旅館時的汽車上都這樣想。我們在這旅館的幾個房間裏住下來。

到達之後不久——這是在八月三十一日——來電話警告我們說，不要離開房間亂跑；將到克里姆林宮謁斯大林同志。雖然此事並未出我意料——我還在飛機上時，就料到這事可能實現，——可是在往克里姆林宮去的途中，我只想着一樁事：一會兒就要走進斯大林的辦公室，而見他，他還要和我談話哩。多末好的運氣！

在沒進斯大林的辦公室之前，我們穿過幾個房間。我想：「馬上就要見到了。」斯大林總是站在我的眼前，像我在像片上見到的一樣。當他的辦公室的門開開時，我看見斯大林同志正是那樣子。噯，簡直就像我們已經見過許多次，和他很熟似的！斯大林站在房子中央，仍是穿着人們在像片上所熟悉的那套衣服。斯大林身旁是伏洛希羅夫，穿着元帥制服。

「看，這就是他，郭甫巴克！」伏洛希羅夫同志說。

斯大林笑了。他握了我的手，和所有的人寒暄一下，就請我們坐下。我旁邊桌子跟前的人，原來是莫洛托夫。我已經坐到他身旁時，纔看見了瓦切斯拉夫·米海洛維奇（註——

斯大林同志坐在桌子跟前，和我斜對着。我想，這個接見一定很短促——這是多末緊張的時刻啊！可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註——二）從容不迫地開始了工作談話。他問起我們的家屬，問我們是否還和他們保持聯繫。有時他需要中止談話，走向電話機去。回到桌子跟前時，斯大林同志又重複問這問題。他一會兒和這個人對談，一會兒又和另一個對談。輪到和我談了，我覺得，似乎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慢慢地牽住了我的手，向着他拉去。恐怕是，所有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隨後大家恢復了神志，鎮定下來。顯然是，斯大林察覺了這個，就談起游擊隊的事情來了。他首先問我，我們和人民的聯繫如何，老百姓對游擊隊的關係如何。我站起來，想要報告，可是斯大林同志說不需報告，讓我坐下回答他提出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向我提了許多問題。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我開始敘說我們如何和人民保持聯繫，人民如何幫助我們等，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馬上讓我們瞭解，這點最重要，他認為此點有重大意義。他頻頻點頭，彷彿說：「對，對，和人民緊密地聯繫，這很好。」

在某些問題上，斯大林同志集中了我們的注意力，而另外一些問題只是順便提提而已。就中，談到和當地老百姓聯繫的問題時，斯大林問我，游擊隊裏需不需要政治委員。可是當我說

道：僅僅一個指揮官，很難完成全部政治工作，因為這工作不僅在部隊裏要做，還要在所有我們路過的村鎮裏做時，斯大林同志說：『清楚了』，關於政治委員問題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斯大林再沒重複這一問題。

談到我們的裝備如何，被服如何，以及我們的武器軍需品的補充來源如何等問題，我答道：

『只有一個來源，斯大林同志！全靠敵人，靠戰利品。』

『很好，』斯大林說，『現在我們要以本國武器接濟你們。』

我一面回答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的問題，一面想道，凡是我所講的，他全都清楚，他之所以問我，只是爲了把我引到某一重要思想上去，以幫助我自己弄清楚某種事物罷了。祇是到後來我纔明白，他從頭到尾是在不知不覺之中使我得出這些結論，可是當我瞭解之後，吃了一驚：這多麼簡單，明確！

在我回答了二連串問題之後，斯大林同志問道：『我們的游擊隊爲什麼能成爲挺進的游擊隊。』我叙說了機動戰術的一些長處，這些長處是我們在蘇姆斯克一帶的戰鬥經驗中證明了的。

斯大林聽完我的話，提出一個意想不到問題：若是一切都像你說的那樣，若是挺進有利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向德聶泊河海岸挺進嗎？

這事情很嚴重，我不能馬上答覆。

「想一想看，」斯大林說。

關於向烏克蘭的河西地區出擊的問題，我們從來沒談過，我們不敢夢想這件事。斯大林同志稱我們的游擊隊為挺進的游擊隊，這完全正確，我們戰術的全部精華就在這裏，——斯大林用一個最確切的字眼，把它概括了。但是我們的挺進，是從這一縣到另一縣，而這次却要通過幾個州，強渡德聶納河和德聶泊河。規模迥然不同。

「這算什麼呢！——」我想道。——難道我們在希奈里森林和斯塔拉古達地方時計劃的戰役，在規模上來說，豈不是大大超過了我們山斯巴聖森林纔出來時所能做的嗎？難道夏季挺進普梯夫里之役，不是把山赫沃塞夫卡出發的冬季挺進丟在後面很遠了嗎？我們作戰的規模在不斷擴大。起初，我們不出縣界，後來已經挺進了整個蘇姆斯克州的北部各地，而現在我們已經出了蘇姆斯克州的疆界了。這麼一來，在斯大林同志的提議中，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了。他不過是從我們的經驗中做出結論，而為我們自己所不能做的，他派我們去的地方，很顯然，那裏此

刻最需要人去。其實，我們爲什麼老是在蘇姆斯克一帶打圈子，圍着老巢轉呢？我們機動戰術的全部優點不就是在於我們老是掌握着主動，隨時可以給敵人的最痛處以打擊嗎？』

這些想法啓示了我解答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問題。

斯大林這時正在和別人談話，瞥了我一眼，大概是從我的神色上看出來，我已經能够解答，並且在等待他來問我。當他突然轉回身來向我說話的時候，我很驚訝，彷彿他總是在注意我，並且猜透了我的思想似的說道：

『請你說吧，我聽聽，郭甫巴克同志。』

『我想，斯大林同志，』我說，『我們可以向德聶泊河右岸出擊。』

『爲了這，你們需要什麼呢？』斯大林問道。

我回答說我們需要最迫切的是大砲，自動步槍和反坦克槍。

『全都有，』斯大林說着，就命令我立刻寫一張請求書，請領挺進河西所需要的一切用品。

我寫好請求書，計算一下空運我請的全部物資所需的飛行次數，不禁大吃一驚——我發覺這數字太大了。『難道可以立刻請領這麼多嗎？』我想了想，就重新寫了請求書，把數目大大

縮減。縱然如此，可是當我把請求書遞給斯大林同志的時候，還害怕他說：『啊，你們鋪張起來啦，郭甫巴克同志！』

事情結果並非這樣。斯大林看了一下我呈上的紙單子，問道：

『難道這些就能保證你們了嗎？』

當我說道我不打算過份請領許多東西時，斯大林就把請求書還給我，命令我重寫。

『一切需要的東西，我們都能發給。』他說。

重做請求書時，我想道，最好能給戰士們領一些靴子，但是認爲這太過份，就沒寫靴子，請些皮鞋。斯大林閱過新的請求書，馬上就把皮鞋抹掉了。嗨呀，我還想領靴子呢！可是，我剛要罵我自己時，斯大林的手已經在勾去的『皮鞋』兩字上面寫上了『靴子』。

斯大林同我們談話時，彷彿他有很多時間似的；毫不催促我們，讓我們安安靜靜地運用思考力，而一切問題都當場立時解決，一分鐘也不拖延。

臨別之際，斯大林給我們的贈言說：

『同志們，最要緊的，就是要和人民保持緊密的聯繫，』他笑了笑，揮一揮手，指着我們在桌子跟前坐着的人們說：『暫時你們就是我們的第二戰場。』

在歸途中，乘道格拉斯機越過前綫飛往布利安森林時，我確信戰爭進程根本轉變的時期已經不遠。和斯大林同志的談話，以及我在莫斯科起飛前讀過的出擊命令，更不容對此事抱有任
何疑慮了。

指定我們向日圖密爾州和基輔州一帶出擊。在命令上寫着，這些區域處在烏克蘭的河西部份，鐵路公路縱橫交錯，有如蛛網，河上並有無數渡口，在目前，乃是最重要的戰略要路。我們的任務，是牽制從德國向伏爾加和高加索山背一帶輸送有生力量和裝備的補給綫，因為當時在這帶地方正進行着決定性的戰鬪。同時，還給我們另一任務，偵察德寇在德聶泊河西岸建築的工事，那上面還指出，這一有控制力的河岸，無疑地，很快就將成爲鏖戰的戰場。

命令是非常機密的。我回到斯塔拉古達地方自己的營帳之後，只能將它的內容告訴政治委員魯德涅夫一人。我和謝明·瓦西里維奇（註三）兩人在一輛兩輪的匈牙利救護車裏，鎖住門，這汽車停在林中司令部的板棚旁邊，以供需要躲開人安靜地工作的人來使用。

『你看，』我說着，用一個指頭敲着地圖上伏爾加河和頓河中間一帶地區，我們看的方向正是斯大林指示我們的方向，我用指頭把命令中指示的烏克蘭河西地區，劃了一個輪廓。

大概是，我的眼睛閃着異樣的光輝，以致謝明·瓦西里維奇不待說明就懂得了這是什麼意

思。他一聲不吱，看了看我。

『清楚了嗎？』我問道。

『大概，你想說，』謝明·瓦西里維奇答道，『我們往德聶泊河西去嗎？』

『是的，暫時只有我們去。』

我這樣一說，謝明·瓦西里維奇馬上就明白了『暫時』兩字的意義。總而言之，我們相互間很瞭解，不需要很多言語。這個值得紀念的談話正在進行時，謝明·瓦西里維奇忽然問我：

『看見地圖沒有？』

不用問就知道，他在關心那個地圖。這幅地圖經常存在我們的思想裏。好多次，我們想像着斯大林在這幅地圖上標出我們的戰鬥行程，而我竟沒看見它。到過斯大林的房子，但是沒注意他的地圖，甚至連那辦公室是否有地圖，也說不出來。斯大林的辦公室內的任何東西我都沒記住，除了幾台電話機是例外，這大概也是由於斯大林屢次走去接電話的緣故。

彼時，我和魯德涅夫在『救護車』裏坐了幾個鐘頭。沒有一個人來截斷我們的談話，雖然我們很多同志都焦急地繞着司令部踱來踱去，渴望着立刻向我詢問斯大林的情形。此間的人們是戰鬥的。但也是謙遜的。

第二天，在各隊舉行的露天大會上，指揮官們宣佈說，我們很快就要執行斯大林親自規定的任務。戰士們狂熱地歡呼着『烏拉』，表示回答。可是誰也沒向指揮官提出問題：什麼任務，我們向那裏開拔等，彷彿誰對這些都不感興趣似的。向斯大林的任務前進，這就夠了。

註：一、百切斯拉夫·米海洛維奇爲莫洛托夫的名字。

二、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爲斯大林的名字。

三、謝明·瓦西里維奇是魯德涅夫的名字。

照 片

拉甫列涅夫

維克多·安得列維奇·雷珂遜從民兵師團到我們團裏來了。民兵師團已經解散，戰士們都補充到別的部位裏去。這樣，雷珂遜就到我們排裏了。當我們看見他時，都很驚訝，老實說，甚至有些失望。

我們大家全是青年人，正規軍戰士和後備役的新兵，我們裏面就沒有超過二十五歲的人。

和和氣氣無憂無慮的水兵「同輩」們，生活在攪和海鹽氣味的大家庭裏。愉快地過着日子，甚至在進入戰鬥時，還笑得閉不上嘴。戰鬥結束後，生活總是很快活的。我們裏面有些歌謠家，會講各種故事的人和音樂師，——蒙涅·吉爾斯曼是奧德賽人，拉得一手好提琴，連馱馬都喜歡聽。有歌手，還有一些十足的好小伙子。

一個將近五十歲的同志來到排裏來，面容枯槁，下巴上的小鬚髮像個銀色小楔子。我此刻還記得：他進屋的時候，滿臉汗，一身塵土，眼睛裏帶着疲倦的神氣。走路時邁着小步，很顯然，否則他就不能走。肩膀好像擱不動那支大槍，——把整個的身子壓向一面傾斜。我們交換了一個眼色，大家都有一個想法：「這是怎麼搞的呢？到前綫時，這樣人恐怕必需抬着走呢！」

他放下大槍，莊嚴的，照着老規矩向我們鞠了一躬，一面很禮貌地低聲說：

「唔！同志們，我被分配到你們排裏來了。與諸位相識不勝欣快，希望我們以後能平安和諧地相處。」

我們沒做聲，可是瓦西卡·巴拉寧對這位新人開起玩笑來了。瓦西卡的舌頭比刺針還尖，向來是無節制的。於是他就問道：

『請問，老爹，你行軍袋裏，沒從家裏帶來螺絲釘嗎？』

維克多沒察覺這是要笑他。以爲人家是正經的問他。大家都知道，在前綫，螺絲釘是廢物，它對青年人很少有用處的。也許用它修理什麼武器。他非常正經地回答瓦西卡說：

『很抱歉，這東西我一個也沒有。針綫和扣子倒是有的。說起螺絲來真糟糕。』

瓦西卡並沒消停。噙着牙繼續說道：

『真可惜，老爹……你怎麼這樣缺乏準備呢？倘若一下子你垮了台，我們拿什麼給你上螺絲呢？』

我們笑得躺下了。可是維克多看了巴拉寧一眼，似乎有些痛心，仍然低聲回答說：

『我的青年朋友，我們大家都不是沒有缺點的。我把螺絲釘忘到家裏了，可是我看您是把舌頭上的鎖子弄丟了。所以我們是沒有什麼可以相互非難的。』

他這樣一說，我們大家忽然慚愧起來，瓦西卡自己的臉色變得像胡蘿蔔一樣，立刻消停了。

『同志，請原諒，』他說，『我不知道你的大名，我這樣說，不是侮辱你，是說笑談，我的脾性就是愛說笑話。』

當年輕人鬧起來時，維克多像個父親似的溫和的笑着：

『我也不是侮辱你，我們在一起生活，還要在一起戰鬥，爲什麼要侮辱人呢？』

從那時起，他和我們就成了知心朋友。他特別慈祥，對別人很關心。他的缺點僅是在外觀上。他是一個稀有的富於忍耐性的人，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落後於我們。我們特別愛他的天才，他是個美術家。他帶着兩本畫冊和一匣五色鉛筆。在休息時間他總是畫着畫兒。他給我們每一個人都畫了肖像，——非常逼真：你一瞧——就像一個活生生的自己在紙上浮現出來一樣。四周的景物他也都畫下來。有一次畫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人。那德國人躺在路旁的溝裏。滿身污泥，骯髒，兩手直伸着，指頭抓進土裏，眼睛瞪着，甚至在那死後的眼睛裏，還燃着狼的貪慾。我們看了那幅圖畫，都驚嘆起來。維克多在這幅畫上，簡直把德國人腐臭的靈魂給描繪出來了。到我國的土地上，屠殺、凌虐和掠奪。連我們的心都因這張圖畫而縮瑟起來。

在戰鬥中，維克多也顯示出一個出色的戰士。沉着，任何時候都不張皇失措。射擊很有效，準確，很會利用地形。並且他具有一個罕見的特質——能於夜間瞄着聲音射擊。常有這樣的事情，聽見德國人那面有噉噉喳喳說話聲或動作，操起了槍，一聽——撲通一聲，差不多每次在這之後，在德國人那面就發生出喊叫聲和開始射擊。百發百中。

他很快地就和我們熱起來，好像年齡相仿的自己人一樣。很喜歡同我們鬧着玩，他也很懂我們的笑話。只是對愛說下流話的人不尊敬。

曾有一次晚上——這是在最艱苦的戰鬪的兩星期前，那時我們正在休息——我們聚在一個小土屋裏喝茶。外邊是深秋的天氣，雨點像斜綫似的洒下來，但是我們房裏很暖、乾燥。我們想起家，想起自己的姑娘們了。於是，就汎論起愛情來。哦，人都年輕，毫無拘束地說着笑話。可是維克多坐在火爐旁邊，添着碎木片，一面回頭憂鬱地命令式地對我們說：

『不對，孩子們，對於愛不能那樣講。人沒有比愛更偉大的東西，並且應該尊重愛，好像你尊敬親生母親一樣，尊敬祖國一樣。因為在它裏面，在愛裏面，一切都爲了你——你的祖國、田地、祖屋，整個生命和你的孩子們。爲了愛，如同爲了祖國，縱然死去也是值得驕傲的。』

機槍手謝遼沙·尼科里斯基（就是會說笑話的人）說：

『維克多·安得列維奇，你可別生氣。這是鬧着玩。我的血還是青年的血，我需要愛，所以纔說笑話。你當然很難了解這點，你已經把自己的好時光度過了。』

維克多站起來，拍掉手裏的木屑，搖搖頭：

『你年輕，謝遼沙，可是愚昧。愛是沒有時間性的。只要是真的愛，它是不朽的。』

於是我就問他說：

「請問，維克多·安得列維奇，照你這樣講起愛來，想必你是有過幸福的愛的了。」

他沒有馬上回答我，只是明朗地笑了一下。解開制服的鈕扣，掏出一個古舊的皮夾兒，打開之後，從裏面拿出一塊金屬薄版兒。伸手遞給我，一面說：

「你看，米沙！」

我拿到燈火近處。一看——薄版兒是玳瑁質的，玳瑁裏有一張照片。這使我難以形容，只覺得好像什麼火熱的東西打在我的心上了。我一看見這張臉兒，就永遠不會忘記它了。一個姑娘，很苗條，髮辮繞在頭上編做一個環兒，粉頸兒十分纖秀。像往昔的女學生一樣地，圍着一條白色的圍巾。這樣純潔的臉兒，和她那閃耀在處女眼睛裏的光輝，無論任何時候，在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的。我手裏拿着這張照片，覺得小伙子都聚攏在我的身後，從我肩頭上注視着。甚至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到。大家都靜下來，很顯然，她那臉龐的純潔與光輝，把大家的心打動了。

莫涅·吉爾斯曼甚至用顫抖的嗓音說：

「這是安琪兒呀，維克多·安得列維奇！人們畫的安琪兒就是這樣的。」

維克多從我手中拿回了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皮夾裏，藏起來了，我覺得這張臉兒從我們眼睛裏消失之後，連小土屋都昏暗了。維克多却很憂鬱地對莫涅說：

「不，莫涅，安琪兒不如她！……這是個再好沒有的女人。是我的妻子。」

我們沒做聲，有一個人輕輕地嘆息着：

「是，啊！」

莫涅問道：

「她一定很想你呢，維克多·安得列維奇？」

他沒立刻回答。也嘆了一口氣。

「她不會想了，莫涅，她不在人間已經二十三年了。一九一八年在克列明楚克，一個德國人把她打死了。」

我們都默住了。大家只有一個思想：誰能把這樣美麗這樣純潔的人的生命奪去呢？莫涅代替大家問道：

「你說什麼？……這是不可能的！」

「很可能呢！並且發生了這事，」維克多答道。

由於我們的請求，他把全部事情都給我們講了。他那時住在克列明楚克。在一個女子中學裏當美術教員。很年青，剛從美術學院畢業出來。在女學生裏面就遇見了他的麗莎。而在他們之間就發生了愛情。關於這段戀愛，維克多是怎樣講述的，我表達不出來。這必須聽過纔知道。他好像銅鈴似的響着，全身神采四射地講述着。是用靈魂說話。當麗莎畢業的時候，他們就結婚了。這件事對於他們好不容易。那時代人們的結婚完全是另一種樣子。麗莎的父母都是高貴的人物。把女兒嫁給畫畫的，在他們這些蠢人看來是恥辱。但是維克多和他的麗莎克服了這一切，得到了美滿的幸福，就像不老的春光一樣。可是，就在那年裏德國人闖進了烏克蘭，就發生了這件事。維克多和麗莎的女兒，那時纔一歲，生病了。是在傍晚的時候。八點鐘以後，德國人禁止人們上街。女孩子發燒得滾滾來滾去，必須馬上吃藥纔行。維克多打算跑到藥舖去，可是麗莎不讓他去。『你別去，人家說你是男人，一定刁難你，我自己去。他們是不碰女人的』。他本不同意她的意見，可是她總是勸。藥房很近，只隔一條街。很快地就可以跑過去再跑回來！他同她終於走出來到台階上。她跑了出去，他站在那裏等候着。天已經黑了，台階對面恰好有一個街燈在亮着，照耀着。他看看麗莎已進了藥房，等着她馬上就跑回來。突然從角落裏走出一個德國兵，像個水老鸛似的來來回回地踱着，肘下挾着來福槍。藥房的門響了一聲，麗莎出

來，就趕快往回跑。剛剛跑到燈下面，那燈光灑成個圈兒，德國人舉起來福槍就……砰！她又飛快地跑了三步，就倒在維克多的兩手裏了，一句話也沒說。喘息了兩聲就死了。

維克多給我們講了這些話，他的嗓音寸斷了，好像一條不結實的棉綫一般。我們曉得，他回想起這些事，是多麼沉痛啊！我們都覺得窒悶的慌，簡直透不過氣來。可是他說：

『就在那時候，朋友們，我了解了德國人是什麼東西。了解了，懷恨終身。雖然我已年輕了，但是從打響了之後，我就拿起槍，以拚死命的戰鬥去打他們。這些東西不是人！披着人皮的東西，學會了作惡、屠殺和破壞。他們沒有良心——狗的臭味代替了良心。要毫不留情地打死他們。到那時世上纔能開始真正的生活。……朋友們，殺掉他們！爲了我們的國土，爲了你們的愛情，爲了處女們的純潔，爲了你們的兒女，爲了一切，澈底消滅他們，像我一樣去消滅他們，只要我一息尚存，決不饒恕他們！』

他坐在火爐旁邊，兩隻手掩着臉。我們什麼也沒說。因爲我們知道，在這時說話是不起作用的。我們面前現出麗沙的臉兒，像我們在照片上看見的那樣，而在它的後面，在這臉兒的後面，是我們整個的祖國，——就是我們熱愛的、保衛的、比我們的生命還寶貴的一切。那天晚上，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愛。

兩個星期之後，我們已經在戰鬥中了。我們的排處在很嚴重的情況中。命令下來，叫稍許退後一點，到新的防綫。需要留一個人來掩護我們後退。維克多自己向排長報了名，說：

「這是我的榮譽，我不能把它讓給任何人。這裏我年紀最大，我留下。」

於是，他帶了一挺輕機槍，留在戰壕裏。當我匍匐退出的時候，我看了維克多一眼。我看見他怎樣從皮夾裏掏出麗莎的照片，放在自己面前胸牆的斜面上。一面凝視着它。

之後，我聽到，他的機關槍不住的連發，射擊德國人。

我們平安地退出來。老是纏着身後維克多的機關槍是如何的響着。我們留給他很多子彈，顯然，他是打得很漂亮，簡直不讓德國人抬頭。可是，那挺機槍不一會就沉寂了。德國人跳起來向我們衝鋒。恰巧在這時我們的預備增援隊上來了，我們就用刺刀向德國人迎上去。老實說，我們排從來沒像在這次衝鋒裏那樣打過仗。我們在整個陣地上把他們一堆一堆地放倒了。奪回我們的陣地，並且把德國人追到更遠的地方去。肉搏之後，我們回來，首先就向維克多那裏奔去。他躺在戰壕裏了，全身捲成個圓球狀，頭被打穿了，面色慘白，但是臉是安詳的，並且好像是愉快的。

而麗莎的照片仍然毫無損傷地留在斜面上，只是他的血濺到上面了。

我們把維克多埋葬在一株垂枝的白樺下面。起首我們打算把麗莎的照片留下，把那樣的玉容埋在土裏，很覺可惜。可是，莫涅說不能留下來，因為這張照片只能歸維克多個人所有，他必須和她同在。我們把照片夾在他的毫無知覺的手指縫中，便把俄羅斯的濕土撒在他的眼瞼上。

我們又去打仗了。我們宣佈了共同永久不渝的誓言——作為英雄而戰鬥，不惜性命地戰鬥，大無畏地戰鬥，不讓敵人前進一步，對任何一個希特勒野獸都毫不留情，把他們全都一束地砍倒，爲了維克多，爲了麗莎，爲了愛，——爲了親愛的神聖的生育我們的俄羅斯大地。

同 志

科諾年珂

這件事情發生在烏拉爾。

出征軍人底妻子安娜，是一個意志薄弱而又自私的人。誰能想到這女人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來呢。這一定是在她靈魂深處潛藏着的卑微的劣根性在作怪吧！當狄魯日科夫問起她底健康時，她溫柔地笑着答道：

「謝謝你，狄魯日科夫同志，一切都好。可是我只想——盼望着丈夫回來。……我非常想他……很久也沒有信來，心裏難過得很呢！只要他還活着，那怕變成個殘廢回來也好。你大概知道，他是多麼好的人呀。」

安娜講起她丈夫來，講了大半天。狄魯日科夫聚精會神地親切地聽着她。他善於聽別人講話。也許正是因為這點，戰士底妻子們纔特別尊敬他，對他吐述苦惱與快樂。

狄魯日科夫是國家軍人家屬生活保證部市分部主任。因為他本人從前也是出征軍人，在祖國戰爭中負過傷的，所以全心全意地體會了把這件工作委託給他的蘇維埃政權，對他抱着什麼樣的期待。

市分部把安娜安頓在他丈夫上前方時離開的工廠裏了。她底小孩子們被送到幼稚園去。工廠給安娜一些幫助。狄魯日科夫照顧着雷希瓦城裏每個軍人家屬的生活。

有一天，安娜在街上碰到了狄魯日科夫，她愉快地興奮着對他說：她丈夫受傷之後已經被允許出院，他明天就要回家來了。

『什麼傷：信上沒寫：也許是重傷，』安娜嘆了一口氣。狄魯日科夫想鼓勵她一番：

『唔，無論他出了什麼事，我知道，安娜，你也會很好地待他，就像我們這裏其他的女人們一樣……』他舉出幾個殘廢軍人妻子底名字。

『若是需要什麼的話，到我們市分部裏來吧……一定來呀。』

X

X

X

她再也沒有來。三天之後，狄魯日科夫在他定期探視出征軍人家屬時，親自來到安娜底家裏。

房裏空落落的，弄得很髒。床上躺着一個滿臉鬍鬚的人。地板上一個汽爐子響着，小鍋子裏在煎着東西。狄魯日科夫望了一下房間，立刻就感覺到有點不對頭。

『你找誰？』亞列克賽問。

『找你和安娜。』

『不在家，』——亞列克賽哭喪着臉答說。

『噯，老總，別繞彎子……』狄魯日科夫說着就在靠床的一把滿是灰塵的椅子上坐下，『用不着繞彎子……出了什麼事啦？』

『她走了……』亞列克賽答道。『帶上孩子就走了……不成，她說，我受不了……』他背過臉去。狄魯日科夫看到他底滿是鬚鬚的下額是如何地在顫動着。

『原來是這樣……』

狄魯日科夫很受感動的。

『……喂……怎麼會這樣呢？』他失措地問道，『她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嗎！會的，』亞列克賽答道，『我這個跛着腳的愛人……是重挫傷……兩隻腳都麻痺了。』

『唔，好吧！我們不哭……』他提高嗓音說，『戰爭把我們底眼淚弄乾了……最好是……在戰場上……你說，同志，那樣不是更好嗎？……』

他欠起身來，抓住狄魯日科夫底手，睜着充滿侮辱的眼睛望着他。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老同鄉，』狄魯日科夫安靜地說，『你爲什麼不把我們看做親人呢？爲什麼你把自己整個世界只局限在安娜身上呢？喏，好吧，安娜成了廢物……難道我們對你是外人嗎？其實，你爲了我們做了那麼多事！……聽我說，同志……』

這天晚上他們談了很久。

第二天，在亞列克賽房間裏弄來了無線電收音機。隨後一個電話技士來了，在他床上按了一座電話機。

「這是爲什麼呢？」亞列克賽問。

「跟蘇維埃政府通話呀，」電話工人笑着答道：「你若是感覺無聊，或者需要什麼的時候，就給市蘇維埃狄魯日科夫打電話吧，——他叫我向你轉告這件事……」

不一會，房裏電話機愉快地響起來了。亞列克賽拿起聽筒。

「喂，怎麼樣，朋友，聽見我講話麼？」他聽到熟悉的聲音。

「我聽見的……」

「唔，好的……晚上再打電話給你。」

聲音消失了。

晚上狄魯日科夫又打來電話，亞列克賽對他講了一段奇聞。他對他講，來了一個女人，給他送來午餐。這女人擦了地板，把房間也收拾了。臨走時她說她們將有兩個人來，輪班給他送午餐，晚餐，整頓房間和洗衣服。

『是的，是的……』熟悉的聲音愉快地回答說，『朋友，這是我們的積極份子……金翅雀們沒來過嗎？』

『什麼金翅雀？』

『你以後就會看見……』

早晨，一隊伶俐的小學生來到亞列克賽底房間裏。這些便是金翅雀。他們按照合適的位置繞着亞列克賽底床站好，就喋喋不休地講起學校來，問他一些戰爭的事情。他們給他唱歌，跳舞，並且有一個逗人笑的小胖姑娘給他讀了米海爾科夫的詩。

『我們是鐵木兒兒童團員（註：一），』孩子們說，『我們要時常到你家裏來的，伯伯。』
『如果你喜歡小魚，我可以給你送來，把牠們養在你底鐵罐子裏，你可以看看牠們，』一個男孩子說。

他就這樣地過着日子。他現在老是很乾淨，臉刮得光光的，吃得飽飽的。他知道一切事情，在前方，在國內，在城裏以及在他從前做工的工廠裏——到他家來的女工，戰士們底妻子；就是從這工廠裏來的——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狄魯日科夫常打電話來，問他底健康、情緒，有時還跑來看他。每次在跟這個生氣勃勃的誠實人會面之後，和那些溫存的好像姊妹一般

的女人交談之後，聽見孩子們快活的聲音之後，亞列克賽底每根心弦都感覺到他不是孤獨的，這些人全是他的真實的同志，爲了他們，爲了這些平凡的蘇維埃人們底幸福，不僅兩隻腳，就是獻出整個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盡力不去想安娜。他愛過安娜——愛過這個意志薄弱的安娜，想到她就感覺到不可忍受的難過。

安娜沉默着。許多外人來照顧她丈夫的消息，已經傳到她耳朵裏了，她受到女工們底不友善的眼色，工廠裏許多女人都避開她。她不做聲。陰鬱的，幾乎是鬼悍的她，自己躲避着別人，消瘦了，頹唐了，可是頑強地沉默着。

沒心肝的女人，人們評論她，——那管打聽一下也好呀。

亞列克賽非常想念他底孩子們。來訪問他的那些孩子比較大一些，但他們身上總有些地方像他底兒子和女兒——他們美妙的笑，高高的小鼻子以及那不可捉摸的兒童的氣息——一種小鳥底暖烘烘的翅膀的氣息……

「狄魯口科夫同志，」有一次他羞怯地說，「我再也不能忍下去……讓我看我底孩子吧！」
於是在薄暮時，少年團員們把瓦涅加和丹涅奇珈帶到他們底父親家裏來了。

「我們在往幼稚園去的路上把他們帶來的，」佩着紅領帶的小姑娘低聲述說着，然後很正經地對着兩個小孩子說：

「孩子們，如果你們要什麼的話，就對我講，懂了嗎？」

除了父親之外，他們別的任何都不要。他們用小小的指頭撫摸他底臉頰，鼻子，眉毛。丹涅奇珈問道：

「爸爸，你底腳疼，是嗎？」

瓦涅加高興地一聲不響。

現在，他們每天從幼稚園回來時，都到父親家裏來，他們來的時候，是他一天裏最愉快的時刻。

無疑地，安娜已經知道這件事。孩子們對她講了。她沉默着。

白天裏電話響了。

……是狄魯日科夫在講話。「你好吧，亞列克賽！我們對你有一個請求……你看，事情是這樣：今天在城裏開一個出征軍人家屬晚會……是的，是的，在你的工廠裏，要記住……你必

須幫我們的忙……怎樣幫忙嗎？我們想請你講一講話……不要緊，不要緊，亞列克賽，我們去接你，一切都會好的。必須走一趟……大家都在等你。這是工人們的希望。講什麼東西？唔，朋友，你是有東西講的……」

亞列克賽激動了。是的，講什麼呢？同志們的關心感動了他，直到心靈的深處。難道他對誰還有用處，難道還能有所貢獻？啊，狄魯日科夫同志！狄魯日科夫同志，他什麼都想得出……或者這是工人們想出來的？……我的天，安娜也一定在那裏！

傍晚來了一匹馬接他。女人們給他穿上衣服，裹上圍巾。她們敏捷地快活地做着一切事情，她們親熱地開着玩笑：

「好了，作報告的同志，上馬吧！哦，用兩手抱住脖頸。抱緊點，抱緊點，不要扭扭捏捏，我們不是水晶花瓶，碎了。」

由於她們溫存的開玩笑，內心裏的不安稍稍鎮定下來。這之後，一切都好像夢中似的。馬走到他原來的工廠的大門附近。不知誰底有力的手把亞列克賽舉起來，一直送到主席團的桌子跟前。

在燈光耀眼的大廳裏坐滿了人。開始是狄魯日科夫致詞。他談到紅軍的勝利，盟國的行

動，我們戰士們與軍官們的英勇。後來他講到亞列克賽，講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蘇維埃人們對他如何表示感謝。

大家都看着亞列克賽。在大廳角落裏壁爐的旁邊坐着安娜。

『同志們，現在請亞列克賽講話……』

起首一些話他講得很低，非常低並且有些發慌。後來他底聲兒鎮定了，侷促的現象消失了，湧出來一些樸素的中聽話來……

當他停止講話時，整個大廳都給他鼓起掌來。擁抱亞列克賽，握他的手，對他講了些撫愛的話。

這是不尋常的晚會。誰都不願回家去。婦人和姑娘們緊緊的圍住亞列克賽。不知誰拿來了手風琴。大家唱了歌，跳了舞。有一個老工人想起來了：

『亞列克賽，你從前在我們這裏，不是伴着吉打的好唱手嗎！……』

並來了吉打，亞列克賽就唱起來。他有一個圓潤的低嗓子，他唱得很好。他唱了些可愛的前緣的歌子。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女人們要求。

晚會很晚纔結束了。人們給亞列克賽穿上大衣，用手抬着，放在馬車上……有幾十隻手向他底手伸來。

『親愛的，爲了一切，謝謝你！』

『謝謝你們，同志們！』

安娜沒戴帽子站在工廠大門旁……誰也沒注意她，誰也沒跟她說話。

x

x

x

她似乎很不自然地走進狄魯日科夫底辦公室。

狄魯日科夫馬上就了解了：良心在折磨她。但是却冷冷地問她說：

『安娜！你有什麼事？』

當時，她沒隱藏自己的眼淚，她哀求他到丈夫那裏問一問他是否能饒恕她，讓她回去。

『狄魯日科夫同志……我知道……我的行爲不好……但是，只要他能饒恕我……狄魯日科

夫同志，幫幫我吧！』

她對他述說自己的孤單，述說她是如何慚愧和鬱悶。她說那次晚會上亞列克賽講了話，後來又唱歌，出征軍人底妻子們圍繞着他，使她心如刀攪一般的難過。

「女人們都不跟我講話……把我看做一個生類的女人似的……大家都聚在他的周圍，而我……只一個人！他甚至連一眼都沒看我。」

狄魯日科夫盯着她，好像在研究她。

「不，安娜，這個用不着……現在已經遲了……不要去觸動亞列克賽。我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到他那裏擾亂一下子，然後又丟開……用不着，安娜。」

她好像挨了打似的向門口走去。狄魯日科夫可憐起她來了。

「喂，安娜，——他喊住那女人，——有機會我還是要跟亞列克賽談的……」

當天晚上他來到亞列克賽家裏！把一切都對他講了。亞列克賽激動了。他隱不住他底高

興，低聲說：

「讓她回來吧……就今天……馬上……我饒恕她！」

「喂，不，等一等，」狄魯日科夫忽然用嚴酷的聲調反駁說。「你饒恕她，可是我還沒饒恕她呢……」

然後他溫和地補充說道：

「讓女人稍稍想一想。這對她有好處。既然你同意，事情會如你心願，暫且忍耐一

下……」

安娜到狄魯日科夫那裏去了三次。

「我還沒跟他談呢，」——狄魯日科夫冷淡地答道，「請等一等。難道你以為我現在有時閒來管你們底家庭事件嗎……我以為你來是爲了燃料的事呢……」

第四次的時候，狄魯日科夫說：

「我跟你丈夫談過了。他說要考慮一下……再沒說別的！」

第五次的時候，狄魯日科夫望了一下安娜暗淡的面孔說：

「那麼安娜，你自己到那裏談一談吧……」

x

x

x

安娜帶着瓦涅加和丹涅奇珈回來了。

她小心翼翼地敲着門。

「是誰？」她聽見了熟悉的聲音。

「是我們……亞遼沙（註：二），」她小聲說。可是瓦涅加和丹涅奇珈已經跑進房裏，像

小牛犢似的，把熱烘烘的小臉碰到他底臉上和手掌上。

……
他們又重新住在一起了。狄魯日科夫有時到他們家裏來做客。我寫的是一件真實的事情，不是小說。只是把那女人和男人底名字換了而已。這全部事情發生在莫洛托夫州的雷希瓦城。

註：一、一種戰時兒童組織，用小愛國者鐵木兒做爲名字。

二、亞列克賽的暱稱。

一段趣聞

席式科夫

在列寧格勒，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發明家，機械工程師費多爾·巴弗洛維奇·吉留森。他領導着一座工廠裏的一個車間。工廠不很大，但在戰爭時期却非常重要。本來已經決定把它遷到西伯利亞去，但後來又奉到莫斯科的命令，讓留在原地工作。

一九四一年冬天，吉留森工程師和一切列寧格勒人一樣，挨餓受凍。然而他並沒灰心喪氣；相反地，他完全沉入了愛國的熱情裏，用雙倍的努力，繼續做着爲祖國所需要的工作。他

把工廠當做前綫，把工作室當做顛撲不破的堡壘，怯懦和動搖早已被關在門外了。

可是，在這樣壞條件下，金屬也失去了原來的屬性：在水裏泡得很久，銹鐵，也不成其為銹鐵了；用刀子就能切開，像乳酪似的。每一個火爐，都因為沒有足夠的燃料，漸漸冷却了。由於食料不足，吉留森工程師開始消瘦了：血液也不像從前那樣充足，可以充分地灌溉兩個腦半球，神經也衰退了，思想也暗淡了。因此廠長決定把吉留森送到一個專門療養院去休養一個時期。

可是，一聲電話響，把全盤計劃又都給變更了。半夜一點鐘電話鈴響：

「吉留森，是你麼？事情是這樣，老兄……從莫斯科寄來一包食品，是給你們的，寫的親收。你不是有夜間市內通行證麼？那再好沒有。你就坐上雪橇來罷，離這裏很近。」

一個鐘頭之後，他已經在自己家裏打開了那用帆布縫得很結實的救命口袋了。口袋上寫着：「第十八號。費·巴·吉留森親收」。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瞧，這一包東西……一大堆可口的黑面包片，一大塊豬油，兩公斤黃油，兩公斤沙糖，許多麥米，幾盒煉乳和各種罐頭，三十塊頂上的巧克力糖。還有巧克力哪……烏拉！

「我一個人怎能要這末多東西？」深受感動的吉留森想道。「哦，同什麼人分享一下纔好

呢！」

第一個就想到母親。可是她在那裏呢？老母親已經撤到佛羅內茲，到她的姪女家去了，他祇接到她一封信，但這整整地過了七個月了。也許信件都給失落了，也許是她已離開佛羅內茲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無論如何，母親究竟應該住在生活條件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啊！

至於妹妹呢！他的妹妹是個女教師，在一個專科學校裏教英文，她已經和學校一同撤到喀山去。她身邊有一個四歲的女孩丹涅其卡，丈夫參加了紅軍。恰好應該寄給她一包。說不定求求順便往那裏去的飛行員便能帶到，這樣機會雖然不多，究竟還有。

他坐下來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安娜。你知道麼，正像克雷洛夫老頭的寓言故事裏講的一樣：「上帝賜給烏鴉一小塊乾酪」，瞧，一些好心腸的人從莫斯科也給我寄來一小塊，人們還想着我呢！因此，我便把這一小塊中的一小塊寄給你。本想多給你一點，但是你曉得，這些飛行員是甚等人，四分之一公斤他們還要皺眉頭，因為像這樣求他們帶東西的事不下十份。所以祇寄去半斤豬油和二十七塊巧克力糖，給你和丹涅其卡。而我麼，既非居住，也非生存，簡直是生着兩翼翱翔於大地

的上空呢！轟炸、圍困、射擊，滾它們的蛋！我發明了一種東西，這東西一定大大地不合德國人的口味，不說別的，單是節約方面一年之內就能省出二百萬盧布左右。我已經被提出名來獲得下一次的政府獎金哩！同我一起高興罷。唔，現在請你聽聽我是如何過活，列寧格勒的生活又如何……。」

信寫得很詳細。他把這信和小包拿到軍司令部去，交給他的朋友。朋友茨威科夫中校對他說：

『好，一定照辦。我們這裏到喀山去的飛機兩天之後就有。』

x

x

x

過了不久，在喀山的卡班湖畔，一幢房子裏的一間質樸的房間的門上，有人敲了幾下。是一個清晨，丹涅其卡還在睡覺。安娜·巴弗洛夫娜也剛剛醒來。她披上睡衣，急急忙忙梳了梳頭髮，朝門口喊了一聲：『請等一等！』隨後捲起了窗簾，——春日的陽光從窗外灑進來，在兩株高高的滿是嫩葉的樺樹中間露出來的一塊天空，泛着柔和的藍色，終於門開了。

一個年輕人，穿着航空員制服，黑黑的臉好像吉普塞人一樣，走進房裏來。他行了一禮，

說道：

『請您原諒，我沒走錯麼？安娜·巴弗洛夫娜·黎賓尼娜是不是您？啊，是您麼？這就不錯了。我不便要求看您的證件……不，請不要介意……請費心，從列寧格勒給您帶來一個小包，』青年人把手探進皮囊，掏出一個用粗紡綢縫的小包來，上面寫着：『安娜·巴弗洛夫娜·黎賓尼娜收。』字是楷書，用變色鉛筆寫的。這是誰寄來的呢？

『請問，這小包是誰寄來的？』安娜·巴弗洛夫娜問道。

『拆開看看罷，我也不知道是誰寄的。』

『那麼是誰交給您的呢，也許是我哥哥吉留森工程師？……』

『小包是茨威科夫中校在軍司令部裏交給我的。』

『也許小包之外還有信罷？……』

『可能還有信。還是先看看信是不是在包裹？您可以把小包打開，好把一切事情都弄清楚。』

『請坐坐。我拿點咖啡來款待款待您。』

『謝謝。本想討擾您，無奈我回頭還有許多事情要趕快去跑一跑，祇好謝謝您的好意……』

我還得去十二個地方送這些包裹，足夠我跑到黑天哩……。」

小包裏連一封信的影子也沒找到。

「這裏面沒有，」安娜·巴弗洛夫娜用悲哀的聲調說，一面用眼睛很快地數了數巧克力糖。「二十七塊。這是什麼？豬油。多麼遺憾，竟沒有一封信。」

「勞駕，請在這上面寫一個收到的字樣。」飛行員把自己的小筆記本遞給她，小本子上畫着整齊的綫條，並排寫着一些姓名和住址。

當安娜·巴弗洛夫娜找到墨水寫字的時候，飛行員說：

「可能是有您的信。但是因為發生了一樁事，您知道……我告訴您一件祕密……我們在中途會被迫降陸，因為發動機發生了故障，沙沙地直響。只好落到沃爾赫夫附近的機場上去修理。從坐艙裏拿出一些東西來，其中有一支皮背囊，信件全在囊裏。可以後來竟把背囊忘在那裏了。我已經從此地拍出一封急電。信將來會送來的。」

他走後，安娜·巴弗洛夫娜思索了好久，包裹到底是誰寄來的呢？首先就應該想到是她哥哥費加（註：一）寄來的。但是安娜·巴弗洛夫娜曉得哥哥在列寧格勒自己還吃不飽，況且按照他最後那封信上說他們的工廠早已遷到西伯利亞去了，彷彿是搬到庫爾甘城的樣子。而這封

信已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了。啊——，猜到了，是什麼人寄來的！這巧克力糖一定是她認識的一位女電影明星伊思托敏娜寄給她的。她曾經跟安娜·巴弗洛夫娜學過英文，因此她們一家和她便結成了深厚的友誼。這位麗達其加·伊思托敏娜的確有的是花，香水，各種各樣的化粧品和巧克力糖。是她！

安娜·巴弗洛夫娜收到這包東西之後高興起來了。她很想要些甜的東西。此外，跟她學過英文的那位熟識的飛機師魯德涅夫少校還送給她女兒丹涅其卡半公斤上等的美國巧克力糖。不管怎樣，安娜·巴弗洛夫娜看見包裹還是非常快樂。多謝麗達其加·伊思托敏娜！真的，世界上好心腸的人還沒絕跡。想起來使人多麼高興，在人類中互相幫助和關懷別人的聖火還不會熄滅呢！

安娜·巴弗洛夫娜自己就是屬於那種同情別人的人們的。

在她看來，最親近的和最可愛的人首先要算老母親。她關心她比關心丹涅其卡還要厲害。於是，她就想把巧克力帶給母親。她積極尋找到鮑古察爾城去的人，因為納絲達霞·普羅赫夫娜·吉留森娜（註：二）住在該地自己的姪女家裏。

過了十天。飛機師魯德涅夫來到她家，很高興的樣子，說：

『把小包拿來罷。明天我就起飛……出任務去。在鮑古察爾降落，然後到羅斯托夫去。』
安娜·巴弗洛夫娜留下三塊巧克力——一塊給自己，兩塊給丹涅其卡，——把其餘二十四塊包起來，和信一同寄給母親。

x

x

x

飛機師魯德涅夫駕着飛機飛到了鮑古察爾，夕陽還沒下山。他在菜園裏遇見了老太太。她坐在一株繁花盛開的櫻桃樹下，織着襪子。她身邊的小搖籃裏睡着一個小小的嬰兒。周圍都是些忙忙碌碌的蜜蜂，嗡嗡地叫。美麗的蝴蝶在花間穿來穿去，菜畦裏有一匹花貓正和牠的小貓崽們在壟間玩耍。

納絲達霞·普羅赫夫娜親切地迎接了飛機師。她摘下眼鏡說道：

『哎喲！是您這彪形大漢，我的小子……那飛機怎能裝下您呀？』

爲了帶東西她對他道了謝，然後讓他坐在自己身旁，就開始問長問短。她發覺他很匆忙，就緊緊握住他的手，不讓他走掉。他告訴她說，她的女兒安娜·巴弗洛夫娜和她家的人生活還好。

『可是，她却很惦念她的哥哥，惦念您的兒子費多爾·巴弗洛維奇……主要是不知他住在

什麼地方，好久沒有信來……祇曉得他們的工廠已經遷到西伯利亞去了。」

老婦人聽他講完，笑着說道：

「沒有的事。費加從前住在列寧格勒，現在仍住在那裏。我自己也以為他早就到了西伯利亞。前天我正推着這搖籃走，——我姪女的兒子——一下子看見迎面一個很熟的老頭兒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來，是我們列寧格勒人，從費加的工廠裏來的。「尼魯士卡，尼魯士卡！」我喊住他。「你怎麼來到這裏的呀？」可是他對我說：「病把我趕來的，害病啦！給了我幾天短假。我在此地還有一幢小房子，就到我女兒家來啦！」他的鬚鬚可長哩，銀白色的。他以前在彼得堡（註：三）的時候，常常到我們家裏喝茶來。唔！我擁抱了他，這樣我們兩人就痛哭了一場……主啊！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他的親戚有的死在列寧格勒，有的在戰場上陣亡。他的四個兒子之中，一個陣亡了，另一個負了傷……噢！我馬上就給兒子打了一封電報，把我的通信處告訴了他……祇不知他是否能接到，或幾時纔能接到……唉，戰爭，戰爭……。」

飛機師站起身來。她也站起來，說道：

「您現在到那兒去，小老子？」

「到羅斯托夫。打德國人去。」

『打他們，小老子！』老婦人叫起來。『狠狠地打，不讓他們喘一口氣，哼也不讓他們哼一聲。您的母親還在世麼？』

『沒有啦！納絲達霞·普羅赫夫娜……去年裏我的老母親就去世啦！……』

『哦！那麼你低下頭，我替你母親來為你祝福……喂！我的兒子，願你永遠不遭災殃。再見罷，願上帝和他的天使們保佑你。』她給他畫了一個大十字，抱住他的脖子，吻了吻他。

被愛撫所感動的飛機師，懷着一種開朗的情感走出了這位親切的老太太的茶園。人類的愛撫啊！……世界上還有什麼能比你更寶貴呢？

×

×

×

尼魯士卡告訴她說費加的生活很苦。因此她便打算把巧克力糖寄給他。給自己和姪女留下兩塊，把其餘的二十二塊都捐給費加。恰好他需要，並且要再設法給他弄到一點奶油。尼魯士卡已經住了兩個星期。吃也吃足了。一星期後就要回去。納絲達霞·普羅赫夫娜想託他把小包帶給兒子。託尼魯士卡絕對沒有錯，自家人，工廠裏的工頭，自幼就是個無產階級。

選了個閒暇日子，老太太坐下寫起信來。

『親愛的費加，我心愛的兒子啊，你好麼！』她寫道。『當你還小的時候，在學堂讀書，

你還記得麼，常常背誦克雷洛夫老頭的寓言故事給我聽。你記得麼：「上帝賜給烏鴉一小塊乾酪」。現在也賜給了我。」信寫得很長，都是心坎裏的話，淚珠一滴一滴落在紙上，這是親生母親珍貴的淚珠呢！

「……可是，我是個老婆子啦！不需要巧克力糖，要它幹麼。人們預定給我姪女一袋土豆子，在菜園裏還撥給我們四條薯，很快就自有自家的蔬菜了。可是，尼魯士卡說你在那裏生活很苦。親愛的費加喲！在世界上，你是我最親愛的人了。對我們祖國來說你也是個最能苦幹的人。關於你的工作，尼魯士卡跟我談了許許多多呢！努力罷，費加，好好生活，不要惦念我，我好歹歹也能活這一輩子。但是你的前途還遠著哪！費加，你早就應該娶親啦！可是現在還顧不上結婚，靠上帝保佑，等打完了仗……。」

在早晨上班前十分鐘，回到列寧格勒來的尼魯士卡拄着手杖走進費多爾·巴弗洛維奇·吉留森的工作室裏來。問過好之後，掏出小包和信放在桌子上，說：

「這是令堂從鮑古察爾城帶給您的禮物。那東西不知是什麼，這小罐子裏是煉過的奶油。還有一封信。」

吉留森工程師詳細把各方情況都向尼魯士卡問過之後，打開小包。

「巧克力……見鬼……是啊，這是我的巧克力呀！」他拆開母親的信，在那些歪七斜八的字上吻了吻，飛快地讀完，用肯定的口氣說道：「不錯，一定是……我的……。」

當他對尼魯士卡述說他的巧克力如何從他手裏轉到妹妹手裏，從妹妹手裏又怎樣轉給了母親，繞了一個圈又回到他這裏來的時候，驚訝的尼魯士卡摸了摸自己的銀鬚說道：

「妙極了……不，簡直是一樁怪事。」他舉起一個手指頭，用一種預言家的語氣叫道：「天意天意，費多爾·巴弗洛維奇！真是命中註定……。」

「嘿，說什麼天意呢，」吉留森工程師笑着反駁說，「這祇不過是一段趣聞罷了！」

註：一、費多爾的暱稱。

二、她母親的名字。

三、列寧格勒的舊稱。

瓦沙

斐定

這事情發生在德寇進攻莫斯科的時候。

瓦沙還記得那天的黃昏，是那麼藍艷，祇有一塊玻璃是薔薇色的，這就是那塊不知道爲什麼不上凍的玻璃；——但是在其他的玻璃上却滿佈着聖誕樹、星、羊齒草樣的花紋，並且每分鐘都變的越發蒼茫了。

他引逗着小貓，總想把牠放在背上，而小貓却老是想趁個機會就翻過去，小貓怪有趣兒的，脇骨只有一面有毛；另一面脇骨的紅毛被松脂黏住了，那松脂是當牠爬到地下室裏時抹的，當時天氣還很暖和。

這時候媽媽來了，一直向着箱子走去。

『你和瓦沙留在家裏罷，』她對祖母說，『我走了。』

祖母啜泣着，媽媽一聲不響地從箱子裏把襯衣和紅色的長衫拿出來，又拿了一個大圓麵

包，她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在一個包袱裏，就朝着門口兒走去。忽然，她從門坎邊轉過身來，把瓦沙摟到自己身邊，把他鼻子上的嫩皮兒往新羊皮襖上摩擦着，瓦沙嘆道：

『疼啊，媽媽！』

『瓦秀特卡，瓦秀特卡……（註：一）。』她說着就從茅屋裏走了出去。

『你最好能把他帶去！』祖母抽涕着說。

『往那兒帶他，他會凍壞的。』媽媽回答說，隨手把門使勁兒一關。

祖母讓瓦沙爬到爐台上，天黑的時候，她拾掇着箱子裏的東西，隨後也爬上了爐台。

『你還沒睡着麼？』祖母問道。

瓦沙還沒睡着，她繼續說：

『當他們來的時候，你就不要開口。』

『誰來呀？』瓦沙問。

『德國人。他們一定會問你話，你就是這樣把兩手一張，表示你什麼也不知道。』

『他們問什麼？』

『問什麼都是一樣。你只把兩手一張。就是這個樣子。他們若是問你幾歲了，你就告訴說

是八歲了。」

『我十歲了。』

『你就告訴說是八歲。最好少說點兒。』

『若是問你自己時你說多少歲呢？』

『問我麼？關於我，恐怕是多說點兒纔好……。』

瓦沙聽見小貓兒跑出去抓老鼠，他躺在那裏說：

『跑掉了！』

『能抓住的，』祖母回答說。『你睡吧！』

那時已經完全黑了，瓦沙小聲對祖母說：

『我知道，媽媽上那兒去了：同德國人打仗去了。』

『呃，住嘴！』祖母生氣了。『我對你說什麼來着？』

瓦沙也生祖母的氣了，翻了翻身就睡着了。

天亮時，他聽見了一些男人的聲音，咕嚕着一些聽不懂的話，一面還笑着。瓦沙從爐子後面探出頭來，看見三個德國兵。他們都脫掉了衣服，把步槍擺在一個角落上，從背包裏把一些

雞七雞八的東西都拿出來放在桌子上，其中有一個是黑頭髮，黑眼睛，有一撮密簇的小鬍髭，抹了滿臉白色膩子沫，把刷子泡在瓦沙底帶着藍邊兒的小茶碗裏。

祖母已經開始點着火爐。有一個兵出去了很久也沒回來，等到回來的時候，拿來了一隻割了喉嚨滿是斑點兒的母雞，把牠舉在自己的頭頂上，另外兩個兵又咕嚕起來，一面大笑着。黑鬍子讓祖母坐在靠椅上，命令她退雞毛。瓦沙立刻認出來這隻帶着許多斑點兒的雞，這樣的斑點雞，好像珠雞（註：二）似的，正是鄰家養的。

當祖母退牠的毛時，德國人從箱子裏拿出來一個小筒兒，好像一隻牛角，只是稍粗些而且尖端很鈍。他們把小筒兒按放在架子上，正朝着那塊沒上凍的玻璃；之後，便輪流着向小筒兒上的玻璃窺視着。

黑鬍子離開小筒兒，來到壁爐跟前，看見了瓦沙。

『來，來，來！』他喚了一聲，嘴裏吹着口哨。

拉着瓦沙的手，把他按在地板上。黑鬍子坐在靠椅上，把瓦沙放在自己伸開的兩膝中間，開始問了些什麼話。瓦沙一點兒也沒聽懂，只是瞧着他那一撮黑鬍髭，一動一動的像個散開了的小筍簪。德國人把他的肘靠在身軀上，嘴裏總是咕嚕着一些莫明其妙的話。最後瓦沙纔聽懂

了幾個字：

『爸爸，媽媽……。』

他明白了，德國人想打聽些什麼事兒，把自己的兩肘伸出，兩手一張，像他祖母教給的那樣子，然後掃了祖母一眼。但是她却裝做沒看到他似的。

德國人輕輕地把瓦沙推了一下，把他舉到小筒兒跟前，讓他往小玻璃裏看。瓦沙裝做什麼也沒看見，就又把兩手一張。這時黑小子把自己的大姆指蘸了點兒唾沫，用手指逆著頭髮從瓦沙的後腦勺擦過去，疼得瓦沙好容易纔忍住沒哭出來，馬上又爬上了爐台。

兵士們讓祖母下到地下室去，不知道命令她做什麼；而她呢，却從地下室往外瞧着，然後把頭搖了搖，而且堅決地說：

『本來什麼也沒有，讓我上那兒給你們拿去呢？』

他們把她從地下室裏拉出來。一個德國人跳進去，胡亂摸了一陣，找到了一個瓦罐，在那裏面裝着許多雞蛋，上面撒了些爐灰。黑鬍子拿過來個棒子，照着祖母的頭上就揍，並且還大聲喝着。祖母用一塊手巾包住腦袋。

『若是媽媽回來時，』瓦沙望着黑鬍子這樣想，『她會把你……』

兵士們從灰裏把雞蛋取出。黑鬍子挽起了袖子，拿出來小炒勺，動手打雞蛋。瓦沙數了數正好是一打。

就這樣開始和德國人在一起生活了。在門口兒的門框傍，立着一根白松木棒，帶着削得又齊整又尖銳的樹杈，並且還帶着一根很重的樹節子當做把手。全村的人很快就知道了這根木棒；黑鬍子把它帶在自己身邊，若是有人敢於反抗他的話，他就把木棒舞動起來。

瓦沙知道了，——嵌着小玻璃的牛角兒叫做觀測儀，而且他已經能够稍稍聽懂兵士們的話了。

『瓦沙，』他們喚道，『闊姆，哨！』這意思是說：『來，看一看。』

瓦沙湊到小筒兒跟前。當他第一次從小鏡裏看到被雪蓋滿的草原時，在草原的盡頭有着稀疏的樺樹林子，參雜着一些小松樹，當瓦沙所熟知的那一座小樺樹林子躍入瓦沙的眼簾時，是那樣的近。他快樂得顫抖起來，就想起了媽媽，她怎樣穿着羊皮襖，拿着包袱的情景。他覺得媽媽一定從小樺樹林的什麼地方向外窺視着，也許已經看到了瓦沙從小玻璃裏向她眺望。德國人問他在那裏看到什麼沒有，一面還嘲笑着他，但是他却把兩手一張，就像祖母教給他的那樣。

有一次，黑鬍子氣勢兇兇的走回來，用力把門砰的一摔，把小貓給踩死了。另外一個兵把小貓的尾巴舉起，把牠從自己的頭頂上甩過去，像那時弄斑點兒雞似的，把牠一直向着瓦沙扔過去。小貓的頭已經摔碎，但是死了的牠仍然是一面脇骨有毛，祇是現在牠的脇骨上黏着的已經不是松脂，而是血。

瓦沙流着眼淚。他把小貓拿到外面埋起來，把牠埋在倉房後面的雪堆裏，他清清楚楚地記得，在媽媽走的那天晚上怎麼和牠玩耍來的。

在這時候，德國人從茅屋裏把觀測儀拿出來，把它按置在大門外邊的三角架上，並且開始輪流着湊到跟前去看。起首他們爭論着，隨後就靜下來了，並且腳碰腳的直蹀蹀着，因為嚴寒襲人很厲害。

黑鬍子嘲笑瓦沙，模倣着他怎麼哭小貓的樣子，指着他底鼻子說：

「什麼什麼的沒有，瓦沙！來，看一看。」

瓦沙走到小鏡頭跟前，又看見了被雪蓋滿的草原，和它後面的樺樹林。

突然，在緊靠着樺樹林眼前，平原底盡處，他發現忽兒在這，忽兒在那鼓出個雪包包來：從雪上跳出來一個雪白的泡兒，站着站着，又倒下去；隨後整整一排小泡兒跳起來了，出現

了，又跌落了。

當瓦沙看明白時，險些沒叫出來，這是些穿着白罩衫踏着滑雪板的人們排成一長串往前滑
行，時隱時現，時而臥在雪裏。

德國兵們在瓦沙的身傍跳躍着，喊叫着而且還開着玩笑，但是他却緊貼在小鏡頭上，看着
遙遠的地方雪在鼓着泡兒，若想使德國人不發現樺樹林裏現在所發生的事，該怎麼辦呢，大概
那邊兒是他底媽媽。

他偷偷地用氈靴把觀測儀底三角架的一支腿兒踢了一下，看見小鏡兒裏的雪就再也不鼓泡
兒了，平躺在那裏，他就離開了小鏡兒。

『什麼什麼的沒有，瓦沙？』黑鬍子笑着問道。

『什麼也沒有，』瓦沙回答着說，隨之也笑了。

德國人又往小筒兒裏看，結果什麼也沒看見，他們越發覺得冷，就都回到茅屋去了。

利用了一個機會，瓦沙告訴祖母說，他知道媽媽快回來了。

『我要打你！』祖母吃驚地說。『你知道，你就別吱聲！』

就這樣還沒等到黑天，突然河上有了爆裂聲和吶喊聲，於是這三個德國人就都擱起步槍，

也沒穿衣服，皮帶斜掛在肩上，子彈盒放在衣兜兒裏，就滾到街上去。爆裂聲和吶喊聲不一會兒就停止了。從河上又傳來了吶喊聲：

『烏拉——拉！』

德國人用他們的步槍向着這個喊聲還擊了一陣。那時河上又響起了爆裂聲和喊聲，喊聲慢慢的沿着全街纏繞了無數次變成了悠長的嘆息聲，在村外消逝了。

清早在茅屋裏出現了兩位穿著白罩衫底紅軍。

瓦沙急的上句不接下句地對他們說，他從昨天就知道他們要來了，他從小筒兒裏看見了他們，一面問道：

『真的，我媽媽現在就要回來麼？』

關於他媽媽底消息他們一點兒都沒能告訴，但是關於他能想到把小筒兒移動了位置，以至於使德國兵什麼也沒能看見，他却得到了誇獎。德國兵慌慌張張沒來得及拿走的那個小筒兒也受到了讚揚。黑鬍子把自己的松木棒子也留下了，紅軍們說：

『來，瓦沙，我們同你來平分戰利品罷！我們拿上觀測儀，你把木棒拿上。』

就這樣決定了。瓦沙立刻和紅軍們成了朋友，關於他所知道德國兵的一切事，他完全都講

給他們了。

有一次紅軍們來了說：

『那一半德國兵，我們已經由村莊裏把他們趕走了，沒走多遠；他們就都在小河上的赤楊樹叢裏坐下來了。』

『爲什麼坐下啦？』瓦沙問道。

『他們很喜歡在你們這裏，所以他們就坐下了。』有一個紅軍笑了，而另外的一個紅軍問道：

『你想去看一看麼？走吧！』

瓦沙決定去一趟，得到了祖母允許他到村外去之後，拿着自己的戰利品——白松木棒子，同紅軍一道兒走向小河去。

走了不一會兒，大約有半點鐘，這些全都是瓦沙所熟識的地方。在河底轉彎處，那裏有很多地方被滑雪板壓平了，和瓦沙在一起走的那個紅軍說：

『這就是我們把他們趕跑的地方，就在那兒，下面一點兒，在赤楊樹裏。瞧，他們踏平了多少地方，他們還想挖戰壕哩。』

下到赤楊樹林之後，就沿着河走去。那地方散放着很多樹枝，雪都變成黑的了，周圍放着些被砍倒的樹木。瓦沙一面走，一面用木棒敲打那些樹木，敲打的聲音在空中盪漾了很久，乾木棒敲起來格外響亮。

『你看見了麼？』紅軍停下來問。

起首瓦沙沒聽懂，他問的是什麼。那時紅軍把他拿着棒子的那隻手舉起來，向着那棵由河岸垂到河上的大赤楊樹指着。瓦沙看了一下就楞住了。

在赤楊樹根底下，一個倒在一個上，肩靠肩的坐着兩個德國兵。面朝着他的那個人，瓦沙立刻就認出來：『這就是那個黑鬍子。他的鬍鬚和半面臉被雪花蓋着，他頭上的頭髮也倒豎，他幾乎同瓦沙第一次在茅屋裏看見他的時候一樣，抹了滿臉肥皂刮着鬍鬚，隨後用棒子打着祖母。他縮着身子坐在那裏，把手指縮到上衣的袖筒兒裏，他半睜着眼睛，矇矓的注視着瓦沙。

『這就是用棒子打了我們全村的那個人。』瓦沙說，他鎮定了。

『要挨他！』紅軍微笑着說。

瓦沙跑到黑鬍子跟前，用棒子敲着他的頭。棒子聲在寒冷的空氣中響着，和敲打樹木的聲一樣。

「成了冰人了，」紅軍說。

「什麼什麼的不要緊，」瓦沙學着德國人的腔調說着，就把棒子扔了。

棒子就插進雪裏直豎着，節子朝上。瓦沙從雪地上走到棒子前面，想把它放在膝蓋上折斷，但是它卻沒有斷。瓦沙突然惡狠狠地把棒子放在腳下，好好的把它踩了一頓，他又踩住棒子的一頭，用盡力量拿着另一頭往上翹，就把它折斷了。隨後把那折斷的木棍拋得很遠，它們就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的埋到雪堆裏去了，而瓦沙則連頭也沒回就回到村裏去。

他在圍子附近碰見了一羣孩子。

「瓦秀特卡，」他們大聲喊道，「快回家吧，你媽媽和游擊隊一塊兒回來了！我們到河邊兒去看凍死的德國人。」

瓦沙把帽子往下一拉，樂得急忙沿着村子跑回家去了。

註：一、瓦沙的暱稱。

二、非洲西海岸產的一種雞。

兒童團員

卡達耶夫

夏天裏，一個莫斯科的兒童團員彼加和父親一起到奧得薩去消度假期。戰爭爆發了。彼加的父親被動員去參了軍，而彼加却乘着小火船撤退到後方去。

城市的上空，特別是港口的上空，浮着一些砲彈爆炸時騰起的黑的和灰的雲霧。半空中許多高射砲彈的小星星點緊張地往來飛馳。由於火災和射擊而映射出來的燃燒的紅霞，整夜的在烏雲的鋸齒狀的邊緣處照耀。紅霞顫動着，伸展着，收縮着，然後又伸展，破裂，熠熠地閃着光輝。嗚嗚的鳴聲響遍了海面。回聲應和着這響聲沉重地沿着懸崖傳播，連那些最遼遠的海岸邊的洞穴都被這響聲灌滿了。

港口裏的船隻正在裝着貨物，收容着婦女、兒童、傷兵、俘虜以及退却的軍隊。

在夜晚海面的暗影裏走着塗黑了的船隻。敵人的轟炸機來襲擊它們。船上反擊着。在黑油油的水面上映出了深紅色的火舌。

彼加坐的小汽船從奧得薩出發的時候遭遇了空襲。一個轟炸起來的巨浪把彼加拋出了舷外。

他被兩個漁家婦女——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彼列伯茨卡亞和她的女兒瓦倫金娜拾到岸上來。她們把孩子抬回自家的漁家茅舍，讓他吃過飯，就把他留在自己家裏了。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的丈夫和兩個大兒子還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裏一同上了前綫，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留下來代替他擔任「海燕」捕魚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漁村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

漁夫們大部份也都參了軍。剩下的祇有老頭兒和孩子。可是，很快的他們也都各奔他鄉——有些人到城裏親戚家去；另外一些坐上舢板，沿着海岸向前走，打算到奧柴科夫，到尼古拉耶夫或者是耶弗巴多里去；第三部份跑到城郊的村落中，希望着好心腸的人們把他們接到家裏去。

可是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和她的女兒却仍舊留在原地。在她手裏保存着合作社的財產，很

值些錢：三個魚網，其中兩個是全新的，價錢很貴，是戰前不久彼列伯茨基從伏爾加河上高爾基城弄來的；還有幾隻舢板，很多掛網，大量的食鹽，木桶，布帆，漁具，最後還有合作社的全部現金報告表，支付一覽表，支票簿和合作社的現款。

把這些財產丟下不管是絕對不行的。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一點也沒想到很快地羅馬尼亞人和德國人就會來到這裏。她常常到草原上去，來到通往尼古拉耶夫的大路上，等待着過路的某一部隊。她幾乎走到火綫緊跟前，在這地方的每一個陌生人都有可能被視爲間諜，但是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却從來不會引起過任何人的懷疑：她的面孔太激動，太質樸誠懇了，一雙膽怯的眼睛，和那緊縮的小嘴周圍的由於辛勞而起的乾縐紋兒。

她向軍人們探問着軍事情況，同他們商議着有關捕魚合作社的事情，懷着一種希望的神氣望着他們的臉，等待得到一個答案。

而答案却總是同樣的：

「我們決不退讓。」

於是瑪林娜·泰連潔夫娜便懷着這新的希望回到家裏去。她是多麼樂於相信這些話呀！

可是有一天，當她照着自己的習慣走到大路上的時候，却被四周發生的變化給嚇住了。起首她還沒弄清楚，究竟是起了什麼變化？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樣。然而這時的確有一種恐怖而又陰沉的東西，不僅存在於愈來愈昏暗的草原的起伏地中，不僅存在於那些連綿不斷由海上飛來的，幾乎觸到尚未收割的橙黃色玉蜀黍穗子上的含雨的烏雲中，——這種恐怖而又陰沉的東西，却存在於空氣自身之內。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環顧了一下，明白了：四下裏，凡是眼力所及的地方，直到地平綫盡處，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並且好像故意要加重這種帶有不吉之兆的違反自然的毫無人跡的氣氛，和這種給人以重壓的淒寂似的。在大路中間却放着一架足踏式的縫紉機，生鐵座上有一個大寫的字母 Z——[Zinger]牌——縫紉機旁邊擱着一個裂縫的燕麥口袋，口袋上面有些笨重的老鴉跳躍着，一聲不響地飛起，毛色漆黑，泛着鐵青色的光澤。

她向路旁走了幾步，走進玉蜀黍田裏，猛然間，她看見一個新挖的凹坑緊在她腳跟前，坑裏坐着四個兵，戴着帶飄帶的海軍帽。他們正在安裝重迫擊砲的底座，好像一塊鋼鐵的盤子。

這個突然的遭遇使她驚叫了一聲。兵士們都把年青力壯的黧黑臉孔轉向着她，臉上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齒，都帶着異樣的發熱病似的活力閃着亮光。

『大嬸，你怎麼了，發瘋啦！』

她站在坑沿高處一聲不響，不曉得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沒看見麼？這是前綫！馬上就要開火。快走開！』

祇在這時候，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纔看出來，她起首認爲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的草原，到處都在進行着隱蔽活動。在玉蜀黍田裏，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在那邊，一些兵士和海員的身影在閃動，在躍進。

根據他們那燃燒的許久以來不曾剃過洗過的臉孔看來，根據他們那骯髒的被汗污浸透了的襯衣（從他們沒扣鈕的上衣和海軍服下面露出來的）看來，根據他們的沉重而又嘶啞的呼吸聲看來，便曉得他們已經是幾天以來就沒離開過戰鬥，就處在這個出生入死極度緊張的情況中；而且祇有這種緊張纔能在最危險的關頭掌握住戰士們的精神，促使着他們做出一些奇蹟來……。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曉得了，一霎時這地方就會發生一種可怕的事體。

『媽媽，走開，快走開！』一個水兵從她身旁跑過去，十字交叉圍着機槍子彈袋，腰間掛着手榴彈，手裏拿着一支步槍，沒戴帽子，一張可怕的繫着繃帶的臉。

『臥下！』她聽見另一面喊道。

空氣裏不知出了什麼事情；竟開始了莫明其妙的似乎是一種不吉之兆的動盪。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倒下來，臉孔緊貼在又硬又涼的地面上。正在這一瞬間，帶着一種咆吼的好像要撕裂一切似的尖嘯聲，在離她不遠的地方，從地面上——甚至是從地底下——轟的一聲，騰起一個黑的、深黃的，中間帶有閃電光的煙柱來。

被震聾了的她，跳起來就往回跑，並且覺得有些泥土從她的頭髮上、衣服上、脖子上掉下來。她拚命跑，咬緊了牙關，睜縫着眼睛。她儘管跑，什麼也不曉得，只知道在她背後，從她跑來的方向，已經爆發了戰鬥，並且能聽出一些俄國話的和羅馬尼亞話的喊叫聲，一陣一陣的機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

她飛跑着，一下子撞到路畔的一堆碎石上，她摔了一跤，倒下來，手掌都擦破了。

沒覺疼，她爬起來，打算繼續往前跑，正在這時候，忽然看見一輛卡車，載着一些水兵，換上了步兵制服，但在頭上還戴着海軍的無遮帽子。汽車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蕩着，開足馬力，一直飛向激戰的中心地帶。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看見一挺顫動着的機槍，架在散熱器上，機槍旁邊臥着一個圍着機槍子彈袋的水兵，緊貼在瞄準標尺上。她看見有五六個水兵，都拿着

手榴彈，高舉過頂，戴着海軍帽，帽子上的飄帶瘋狂地飄動着。

有一個水兵，打着一桿海軍旗，旗子在他們頭上飛舞，捲成一陣絲綢的旋風，趕不及飛快的動作，——便顯出天青的、白的、紅的顏色，——發出一種機槍似的爆裂聲，這樣一來，使人覺得不是一挺機槍從卡車上發射，而是兩挺了。

「保衛祖國！保衛斯大林！」她聽到一陣嘶啞、激情、可怕的喊聲，這喊聲被狂風撕裂，吹向草原上去。隨後，一切就都消逝在使人窒息的戰場煙霧中了。

一一

當瑪林娜·泰連潔夫娜跑到家裏的時候，她望見遠遠的海面上有一艘軍艦在放着煙幕。那艘軍艦彷彿是懸在黃昏海面所泛出的一片濃藍之中，懸在滿生雜草的漁家房頂之上似的。

四門大砲吐出來的火舌，好像四塊燦爛奪目的銳角形布塊，噴出了砲口，飛向天空，隨後便落到圍圍濃煙中去了。

排砲的轟鳴震撼着懸崖。

可是瑪琳娜·泰連潔夫娜並沒覺得害怕。她自己也摸不清她怎麼一下子就瞭解到這一來是

好的，這是爲了援助進攻中的水兵而開來的巡洋艦，並且它是用最大口徑的大砲向敵人開火了。她於是就想道：『最大口徑的。』

四顆砲彈呼嘯着從她頭頂掠過，落在草原上，幾秒鐘後，四個爆炸聲震動了大地，那樣大的威力，以致震坍下來的黑土和黃泥像小河流似的從懸崖上傾瀉下來。

她在房門前停下來，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便毫不猶豫地走進茅屋裏去。

彼加和瓦倫金娜默然地注視着她。

『完啦！』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狠狠地甚至有些魯莽地說道，把手在空氣中堅決一揮。『瓦倫金娜，把這孩子準備好，我馬上到底下去。』

瓦倫金娜點點頭。她不需要更多的說明。她變得一板正經，繃了繃眉頭問道：

『媽媽，您一個人去能成麼？』

『成，』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從齒縫裏說。

彼加法生生地，用一種探詢的眼光，一會兒看看母親，一會兒看看女兒。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用一種格外殘忍的語調說出這個『成』字來，更增加了他內心的恐怖。

趁着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在門口忙亂着什麼事，把洋鐵罐子弄得叮噹亂響的當兒，瓦倫金

娜飛快地，但又不過分慌張地從箱子裏掏出來一些什麼東西遞給了彼加。聽見每一次主砲齊放和草原上每一顆砲彈爆炸都嚇得發抖的彼加，開始穿起衣服來。

彼加的涼鞋，在他被拋出舷外的時候就沉到海裏了。瓦倫金娜給了他一雙很舊的但還沒有破的皮鞋來代替那雙涼鞋。這雙鞋很大，因此彼加只好暫時用些報紙把鞋尖塞住。

一點襪子也沒有，彼加赤着腳穿上皮鞋。

「這是我哥哥的皮鞋。鐵倫吉的。差不多是全新的「飛毛鞋」呢。」瓦倫金娜這樣說着，好像是害怕彼加不願意穿它似的。

但是彼加却連想也沒有想到反對的意見。他很清楚，此外沒有別的鞋子，並且也無處去弄。光着腳究竟沒法走路呀！

至於立刻便要動身到什麼地方去——這點他已認為是毫無疑義了。

隨後，彼加穿上一件短皮襖，襖上發出一股酸得刺鼻的羊皮氣味。皮襖也顯得大些，長過膝蓋很遠。袖子必須捲上去，因為它們把手梢都蓋住了。

彼加在莫斯科買的新帽子，也同涼鞋一道掉到海裏了。瓦倫金娜給了他另外一頂，灰色的，由於時間太久，已經發黃了。帽子也稍微大些。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假如彼加此刻若照照鏡子的話，恐怕他連自己也認不出來哩。瘦瘦的，好久不曾剪髮，一雙驚慌的眼睛，穿着別人的不合體的衣服，他真像一個流浪兒。

可是彼加並沒從什麼地方照見自己。他却覺得很溫暖，舒適。

在瓦倫金娜幫助他穿好衣服的工夫，瑪林娜·泰連潔夫娜曾經幾次走進房間來。有一次她走進來把一些預先挑出來的紙、本子、書夾等物包在一個床單裏。她用一條毛巾把小包紮得緊緊的，然後擱在板凳上，擱在一個明顯的地方，以便隨時都能把它抓過來。

從她身上發散出一股煤油氣味。

第二次她走進來，困難地喘息着，——顯然是跑着爬上懸崖的，——兩眼默滯，嘴唇狠狠地咬着，在房間的角落裏搜尋了一陣，找到一把斧頭，在門限上把斧柄撞了撞，沒等喘過一口氣來，就又跑到外邊去。

幾分鐘後，在下面遠遠的聽見她的喊聲，喊聲時時被波濤拍岸聲和大砲齊放聲所遮斷：她在叫瓦倫金娜。

『我說是一個人不成麼，』瓦倫金娜嘟嘟囔囔地說，一面用警覺的，又像不介意似的眼光

望了望彼加。『坐在這兒。別到別處去。等着我們。我們馬上就會回來。兩個人很快就弄完，完了就回來。』

這工夫，大口徑的砲照例又從海上齊放了一次。通紅的火光閃射在窗子上。玻璃都震得亂響，險些沒有震碎。

孩子縮成一團。一陣驟冷使得他發抖。他使着大勁，不讓牙齒上下磕碰。

『別害怕，』女孩說，『當他們用大口徑砲打的時候，這說明一切還不要緊。若是大口徑砲不響的時候……』

『那時候會怎樣呢？』

『那時候麼……那便是另一回事了。那時候就不妙。喂，坐着等我們罷。』

瓦倫金娜也像她母親似的在角落裏搜尋一陣，可是沒找到第二把斧頭。她把掛在門旁釘子上的集體農莊用做切鐵的大錘抓下來，然後決然地把腰一低，跨過門限就走到飛速降臨的蒼茫暮色中去了。

祇剩下彼加一個人了。

他坐在板凳上，在屋子中央，——在這裏他覺得危險少一點似的，——開始貪婪地傾聽着

巨砲的齊鳴。他頻頻向着屋角張望，在那裏的暗影已經以可怕的速度在加濃、凝集。

彼加怕極了。

可是，他的心靈却逐漸被另外一種新的情感所佔據——這是一種處在可怖的，有性命危險而又難以避免的事物面前對自己行爲負責的情感；這種情感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他，並且要求他堅定、勇敢、果決。也要求他有所行動。

但是，他却不能做任何行動。他祇能坐在這裏等待。

突然，一個黑呼呼的東西從窗外遮住了一下，然後向下移動，終於落下去，並輕輕地敲着牆壁。

彼加一動不動向着窗子注視幾分鐘，可是窗子外除了遠處草原上什麼地方起了火災反射過來的淡紅色反光之外，什麼都沒有。彼加屏住呼吸，一動也不敢動。

可怕的死寂。

他諦聽着這可怕的給人以重壓的沉寂，心情那樣緊張，以致他的眼睛都覺得發起黑來。起首他還沒弄清，這沉寂爲什麼使他這麼害怕。可是，忽然間他明白了：原來是大口徑的巨砲已經不響了。

忽然，有一件什麼東西又從外邊軟綿綿地碰到牆壁上，在窗子的下層玻璃上，有誰的一隻手軟弱無力地但又清楚地敲了敲。

在那扇被跳動的亮堂堂的紅光照耀着的窗子外邊，彼加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幾個屈着的手指頭的黑影在玻璃上撫摩着。一隻手上來了，但立刻又落下去，不見了。

把孩子嚇得魂不附體，躡手躡腳地退到床跟前，兩隻冷冰冰的手抓住床的靠手。但是，馬上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一種常常以不可遏止的情勢推動一個人去抵擋危險的力量——把他牽到窗口去。

帶着木然不動的面容，彼加好像一個夢遊病者一般來到窗前，把臉貼到窗子上；可是，除了一個搭在茅屋前面的夏季用黃土爐灶，一些亂蓬蓬的雜草、艾藥、熟透了的面香，和一個養魚槽（一隻掩蓋着的帶小窟窿的小船）等等這些被不知由什麼地方來的連奔帶竄的烈焰的餘光照耀的東西以外，別的什麼也看不見。

於是，小心翼翼地用又大又重的皮鞋脚一步一步走着，用顫抖的手指捏住脖子上的皮襖敞領，彼加開開門，向外探視着。在晃動的火光中頭一個被他看見的是一個人，臥在離門很近的地方，窗子下面。

他仰面躺着，很不便當，腦袋依在牆上。他的一隻胳膊伸向一邊。微屈的手指徐徐地撫摩着牆邊的踏得結結實實的黃土。

這是一個紅海軍兵士，穿着陸軍制服，但却戴着一頂海軍帽子，歪戴着，黑色的飄帶緊黏在他那滿是血污的前額上。在一件撕破了的上衣下，露出他的胸膛，胸膛裹在一件被汗和血弄得髒的條紋襯衣裏，艱難地一起一落。

死神已經開始把深濃嚴苛的暗影敷在這張彷彿用灰色膠泥塑成的，沒有視覺的臉孔上。眼珠向上額那面翻着。這張一動不動的緊張的面孔，頗像假面具，沒有一點特徵，可能是一張青年的臉，也可能是一個老頭的臉。祇有那上面的嘴唇還有點活氣，寬寬的拉得很長的嘴唇，青得發白，比臉色還白得多。嘴唇艱苦地顫動着。在唇角處徐徐地噴出些淺紅色的泡沫來。

彼加怔住了。他已沒有力量把視線從這非常可怕的，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人類臨死時的景象上移開。

水兵呻吟起來了。

『叔叔，您怎麼啦？』孩子不知所措地叫道。『您覺得疼麼？』

在這一瞬間，這將死的人的翻上去的眼球又回到了原處，並且向這孩子注視着。

這雙眼睛質樸而又富有意義地注視着，表現出痛苦，同時似乎還有一種非常大的恐怖，征服了這種痛苦。

水兵把彼加打量了好一會兒，似乎是希望弄清楚這是怎樣一個孩子，從什麼地方來的，並且是否可靠。

忽然間，彼加對全部事情都異常清楚起來。

他一下子就猜到了這將死的水兵的一雙眼睛要說什麼話。

這雙眼睛對彼加說。

『你曉得麼，我即將死去，而你却是我活着時期所能看見的最後一人？我可以相信你麼？你是朋友還是敵人？』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彼加跑回茅屋去拿出一茶缸子水來。他蹲在水兵身旁，把一支燒瓷的茶缸送到他那僵硬的唇邊。

『您喝水罷，我是朋友。』孩子的眼睛說。

水兵的前額痛苦地蹙着，好像手風琴的縐摺似的，他使大勁兒打算搖一搖頭。這時他的眼睛忍不住說：

「哎唷，不要，不要啊，我不喝水。來不及啦！可是等一下……我還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對你說呢！」

「甚麼，您想說甚麼？」彼加俯向水兵那僵硬的慘白的耳邊悄聲問道。

紅色水兵的胸膛發出艱難的氣喘聲。他拚命地掙扎，想把他那已經涼透了的整個軀體挪動一下，一面用那隻不靈活的手在地上摸索着，彷彿要從身底下把一件什麼東西掏出來似的。

他的眼睛裏露出一種懇求的神氣對孩子說：

「幫我一把，難道你不懂麼？」

彼加明白了，並且克制了他對於在他目擊之下一個人死亡所引起的恐怖，使大勁把那麻痺了的軀體掀起來，幫助水兵掏出一塊揉搓的滿是血污的布來。最初，彼加以爲是一塊胡亂折疊的褥單子，鑲着奇異的天青色的邊兒。可是馬上他又發覺除了天青色的道兒之外，還有一顆紅星，鑷刀和錘頭，於是他纔知道這是一面海軍旗。

「旗！」孩子低聲說。

「是的，這是我們的戰鬥旗幟，軍艦旗，」水兵的眼睛說，「把它拿去。我信相你。」

彼加用雙手把那塊布接過來，就在這一刹那，他帶有一種驚人的洞察力了解了事情的全

貌。他曉得在城市的進口處進行了一場最後的惡戰，水兵們一直堅持到最後一人，旗手負了致命傷，救護了軍旗，從草原上一直爬到這座茅屋跟前來，使盡了最後一點力量，在窗子上敲打。

此刻他即將死去，並且在臨死的時候把軍旗交付給他，交給彼加，指望他能保存這面旗子……。正在這當兒，彼加却發覺水兵眼光中有着疑慮的神氣。

熱血衝上了孩子的臉頰，睫毛裏沸騰起受辱的眼淚。

『我是一個兒童團員，』彼加吃力地說着，覺得喉頭發起緊來。『我向您宣佈……』他的聲音完全像個小孩樣的顫抖着，並且中斷了。『我可以向您立誓……憑着兒童團員的榮譽，憑着斯大林的榮譽，我……可以舉手宣誓……』

彼加舉起一隻手，行了一個兒童團的敬禮。

隨後，他做了個突然的動作，把揉搓的，被彈片撕裂的旗子貼到嘴唇上，旗子上發出一股火藥燃燒味，燒飽子的氣味，汗臭以及另一種薰人的分泌腺的氣味。他覺得嘴唇上也有這種稍帶鹹味的分泌物的味兒，結果他曉得這是乾了的血的氣味。

眼淚從孩子的眼睛裏潛潛流出。他突然痛哭起來，狼命地哭，毫不抑制眼淚，並且用軍旗

揩着濕潤的臉頰。

在淚光中他看見那水兵以一種常人所難的掙扎做了一個動作。彼加立刻就知道水兵想要把臉向軍旗伸過來。孩子雙手把那塊布捧給他，水兵便把嘴唇湊到軍旗上去。

他的前胸高高地鼓了起來，這樣再也沒落下去。胸膛便永遠是這樣子了，緊緊地裹在汗衣裏，外面套着一件撕破的上衣，帶着一個鼓鼓的扣着鈕的小兜兒。

水兵那凝滯的眼睛半閉着，彷彿略帶斜視地瞅着那小兜兒。

於是彼加明白了這對玻璃一般的眼光の含意了。他好容易用凍僵了的手指解開了那個鑰着五角星的黃銅鈕，從兜裏掏出一個汗漬的硬紙皮小本子來——這是一張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證。小本子裏還夾着一個紙條兒。

彼加抽出紙條兒，在火光下讀着那上面的字句，字寫的很大很草，是用變色鉛筆寫的，有的地方被汗水浸過，潤成一塊一塊的紫痕：『我將爲保衛祖國的名譽與光榮與保衛親愛的斯大林而死，所遺憾的是我尙未入黨，謹請追認我爲偉大的共產黨黨員。消滅法西斯侵略者！共產主義萬歲！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安德烈采夫·尼古拉。』

彼加向紅色水兵尼古拉·安德烈采夫望了一眼，纔知道他已經死了。

彼加敏捷而又毫不慌張，以一種異常鎮靜的動作把青年團員證和字條裝進衣兜裏，從紅色水兵安德烈采夫的制服上揪下青年團的徽章，也揣到兜裏去，然後敞開皮襖，解開上衣的鈕扣，把軍旗塞進上衣裏，平平正正地圍在腰間。

這之後，他仔細扣上鈕子，把周身整理一下，決然地用那舊皮襖袖子把濕潤的臉頰揩了一揩。

三

這時候彼加纔注意到那奇異的紅光。紅光一會兒低落，一會兒高起，動蕩不定，反射在低飛跑的夜之烏雲中。

在很近的地方着起火來，在河岸上，懸崖下邊。

彼加來到下坡的路口，向下望着。他看見有幾堆冒煙的紅紅野火，排成一列在燃燒，堆與堆之間相隔很近，飛快而且鮮明。在火光中閃耀着正在燃燒的舢板肋骨的殘骸。爆響的火焰，一束一束從黑煙上飛騰起來，黑煙打着轉，同那紅辣椒一般的火旋風互相搏鬥。

一會兒黑煙戰勝了，一會兒純火焰戰勝了，一會兒兩者又溶合到一處了。這時候孩子想

道，它們互相角逐，互相來來回回地搖蕩，很像兩個敵對的惡魔——一個紅的，一個黑的。

可是，結果還是紅魔戰勝了。純火焰吞噬了濃煙，熊熊然沖霄直上。野火把河畔的沙灘，翻着水花的巨浪，以及有黑的漁火陳迹、洞穴、海鳥小巢的懸崖土壁等都照得通亮。

彼加望見了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和瓦倫金娜，她們用胳膊肘兒遮擋火和煙，圍着燃燒的大堆船骨跑來跑去。

彼加一下子就猜到了她們在做什麼事。她們在焚毀「海燕」合作社的資財。她們用斧頭砍壞那些舢板和養魚槽，倒上煤油，點着火，撕破了魚網，毀掉那些醃魚的木桶、槳和桅杆……。

彼加跑下去幫助她們。

可是，她們已經完成了任務，正向回跑來迎他，沿着鑿在土崖上的坍塌不齊的階級爬上去。

「喂，你預備好了麼？」瓦倫金娜看見了孩子使用嘶啞的嗓子叫道。

「預備好了。」

「那麼你到這兒瞎跑什麼？快跑回去，準備走。」

她對他說話，就像對一個小孩子說話似的，用一種命令式和嚴厲的口氣。但在彼加聽來却

認為是應該如此，並不生氣。他甚至沒注意這一點。

瓦倫金娜和她的母親吃力而又緊張地喘息着。她們的臉上閃着汗水的光輝，並且落滿灰土，衣服也給火星燒了些窟窿。她們身上都發出刺鼻的煤油氣味。

眼淚融合着汗水在瑪林娜·泰連潔夫娜黧黑的臉上流着。臉上表現着那末絕望，那末沉痛，以致孩子的喉嚨都不由地縮瑟起來。

『多麼不幸，多麼不幸啊！』她自言自語地說，用袖子揩了揩滿是皺紋的臉和鼻涕。『我的天啊，想想罷，多少財產全完啦！人們工作、積蓄……好容易把個合作社搞起來，可是這一下子……什麼也不剩……一個鐘頭的工夫全燒光啦！……』

她伸出兩手，並用痛苦而又驚訝的眼光看了看它們，彷彿她不能理解爲甚麼就是她自己，就這兩隻手能把那些爲她丈夫引以自豪的，一切漁夫們引以自豪的，並爲整個邊區引以自豪的價值不貲的合作社財產給毀掉呢！

她的沒有力氣的兩手順着身子沉重地垂下去。她在上坡道的黃土台階上坐下，把腦袋往膝蓋上一俯，就大聲嗚咽起來。

『媽媽，可不敢哭！』瓦倫金娜帶有一種惡狠狠的絕望的聲調喊着，同時還盡力克制使自

己不致哭出來。「您難道是小孩子麼？快別糟蹋自己罷。現在不是時候。難道您不曉得斯大林同志命令我們做什麼嗎？他命令說連一條綫一粒糧食也不許留給那些惡棍。命令把一切財富都毫不惋惜地消滅、燒毀、沉沒、炸毀。讓他們把骯髒的豬嘴伸進這間壁的焦土上來罷。讓他們都燒死在這裏。」

她不響了，鬆了一口氣，臉色白得嚇人，睜着猙獰的大眼睛。

「聽見了麼，媽媽？」她忽然溫柔地說，一面抱住母親的低垂的肩膀。「您聽見我跟您說的什麼嗎？擦擦您的眼淚站起來。快走罷。」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又坐了一陣，也沒從膝蓋上把頭抬起來。她顯然是在恢復力量。隨後，緩緩地站起身來，抖了抖裙子。把手一揮，頭也不回就向茅舍走去。

彼加和瓦倫金娜幾乎跟不上她。

在茅舍的窗下，瑪林娜·泰連潔夫娜看見了那已死的水兵的屍體，就默默停住了。血變成很大一股黑流沿着堅固的黃土流下去。

「看見麼？」彼加說着，嘆了一口氣，隨後便把適纔的事情很快地講了一遍。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講述了，但是關於軍旗却一字沒提。

他覺得他有義務遵守那可怖的不出聲的誓言，違背這個誓言就等於背叛祖國。這是兒童團的神聖不可破壞的誓言。

彼加誠心誠意地相信瓦倫金娜和她的母親。在他看來，她們此刻便是他最親近的人了。

然而，畢竟是那面軍旗的強大力量，即兒童團員彼加在臨終的戰士，青年團員尼古拉·安德烈采夫，一個光榮的旗手面前舉手宣誓之後默默地接受過來的那面軍旗的強大力量，攫住了孩子的心靈，並且嚴格地命令他保守緘默。

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在水兵面前跪下來，將耳朵俯在他的高高的胸膛上。她諦聽了好一會兒，希望那管能聽到他心臟裏有小小一點跳動也好。

但是紅色水兵的心臟沉寂了。

她不相信自己的聽覺，跑回茅舍取出一面小鏡子，攔在水兵的發青的嘴唇上。

她眼巴巴地望着玻璃平面，看看上面是否能現出一點點呼吸的跡象，玻璃上是否能發出一點昏濁來。可是鏡面却完全是冰冷的，清潔的。

這時她纔小心翼翼地用大姆指輕輕壓了壓那停滯的眼瞼，把水兵的眼睛闔上，又吻了吻他的前額……。

就地將水兵埋葬起來，在離漁舍不遠的地方，瓦倫金娜從房蓋上取來了幾把鐵鍬，用它們掘了一個墳墓。之後，瑪林娜·泰連潔夫娜走進茅舍，收集了一些合作社的有用文件，走出房來，脇下夾着一大包紙和一個算盤。這就是『海燕』合作社剩下來的全部財產。

當他們臨開那幢房子幾十步遠之後，瑪林娜·泰連潔夫娜忽然想起說她還忘記了攜帶一件重要東西。她把紙包放在草地上，又走回漁舍去。這一次她在那裏停了不一會，很快就回來了，拿着一個地球儀和由書架上扯下來的幾張照片。

其餘的東西統統留在茅舍裏了。

隨後，他們三個人在他們還不習慣的黑漆漆的夜裏沿着草原向前走。

他們背後的漁舍是怎樣着起火來，彼加全不曉得。他祇看見小房燃燒着，好像一堆野火，在煙火之中又是一黑一紅兩個物體搏鬥起來。

他們從草原上走過去。匆匆忙忙走了許久，孩子的脚也被那大皮鞋給磨破了。兩脚疼痛，但他一聲不響地繼續走着，一跛一拐地頗爲吃力。

後來他們看見遠遠的有幾處火災。這是奧得薩城郊着了火。一些汽油庫燒掉了，伏洛希羅夫油漆顏料廠燒掉了，一些糧食倉庫燒掉了。

他們朝着這些火光的方向走，經過一個淺淺的水潭，水面上映出紅光和那上面的狂烈火焰。

彼加一面走，不時地把手探到胸部去，摸一摸旗子。他覺得前面還會有許多危險，不幸，痛苦，但是他的心靈却很堅定，鎮靜。

彼加認為：任何時候他也要保存這神聖的旗幟，並且忠實於他對臨終的青年團員——水兵所發的誓言。

重逢

瓦希列夫斯卡亞

「這種情況究竟還有，一個人爲了救自己有權利犧牲他人，」總工程師，一個又高又瘦胸脯前佩帶勳章副綬的人，反駁說。

「也許有這種情況。那也不過是一種極少的例外而已。我想，縱令在這種場合，也很難決定，很難澈底審查一下自己：是否在靈魂深處還存在着通常所謂的自私自利思想，企圖拯救自

己的一條命就不惜任何代價呢？……這點我却不大清楚。我向來沒碰到過那種情況。但是我倒有過這樣一樁事，就是提到一個人爲了救自己是否有權利犧牲別人的問題，生活自身便能以解答。而生活却響亮、明確、無情地答道：『沒有這種權利！』

廠長把話停住，一面用那不靈活的左手拿起煙來吸着，右手捏着桌子上的火柴盒兒。大家都凝視着他。他是新到這裏來的；在他到來的第一天，無緣無故便談起了這問題，不論是對於製糖廠來說也好，對當前的工作來說也好，都沒有任何關係。總工程師的太太已經把桌子上的茶具收上去。雖然天氣已經很晚了，可是誰也沒走。都想認識認識這位新首長，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情，了解一下派來領導他們的是個甚麼的人。因此，誰也沒從桌旁站起來。

『有的時候有一種奇特的遇合，……非常奇特。』廠長繼續說着，吸一口煙，然後注視着由他的紙煙上昇起來的細細的煙流。『比方說，忽然發生這樣一個問題……恰好發生在這裏，在我們中間……』

『爲甚麼說是奇遇呢？』在座的一個人問道。

『爲甚麼奇遇麼？哼……說起這故事來可長哩！』

他彷彿不經意地把視線停在總工程師的助手身上，一個高個子，衣服華麗，頭髮梳得尤光

的人，臉上刻劃着深深的皺紋。他一霎時彷彿有些狼狽，可是廠長的視線滑過去了，落到別的聽衆臉上，落到壁上，那上面掛着鑲在鏡框裏的照片，閃閃發光。

『是的，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沒關係，沒關係，還不晚哪！』總工程師的太太插嘴說：『我馬上再泡些茶來，我們要聽您講。』

『當然，還不晚！講罷，康士坦丁·伊凡諾維奇，講罷！』

『故事很長，並且相當陰慘……』

『不要緊，我們要聽！』

『要知道，這是一個關於蓋斯塔波監獄的故事。』

他又吸起煙來，把煙捲用左手拿着。

『我被關在蓋斯塔波裏，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這是一座毫不壯麗的三層樓，塗着黃顏色。大約早先是個倉庫或是小工廠，後來被德國人改做了監牢。監房小得很，窗子都朝着院子，院子四周是圍牆。圍牆也是黃的，已經脫了皮，到處都是潮濕的斑痕。窗外的景色毫無詩意：一個大大的垃圾坑，恐怕開天闢地以來就沒打掃過。監獄廚房裏的泔水都流到坑裏去，臭

氣薰人。起首簡直使人難以忍受。後來人們漸漸地也習慣了。說也奇怪，什麼東西都能使人習慣哩！總而言之，呼吸都感覺困難。」

「窗子上沒有鐵絲網麼？」會計師整理了一下眼鏡，問道。他曾在德國監獄住過一個月，從那時起，就自命爲坐監獄的內行了。

廠長冷冷一笑。

「用鐵絲網幹麼？院子四周都是圍牆就足够了。牆上面露出小小的一塊天空，在這裏算是唯一不黃不臭的東西了；甚至連我們的看守都是黃的！他是一個大個子，瘦骨磷磷的年輕人，一張滿是疤痕的臉，時時抽搐着。他把左眼縫着，怪笑人的，彷彿在對我們使着眼色一般。但是他的其餘部份，却很少笑料，使你感覺到他至多不過是一隻陰鬱的畜生罷了。自始至終我祇聽見他說了三句話，平素裏，他祇打手勢來同我們解釋甚麼事情。」

「您怎麼啦，亞歷克賽·普羅科費維奇？」女主人悄悄問她丈夫的助手，一面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

「沒什麼，沒什麼，頭有些痛。」那人答道。他此時滿臉都是很深的皺紋；他輕輕地躲到桌子上面掛着的很低的燈傘的陰影裏去。

「他，我們這位看守，有一個怪毛病。有時候，大概是他在走廊裏歇得太寂寞了，便打開門子，鑽進監房來，靠着門框站着。站在那裏獸望。一直望半個鐘頭，一個鐘頭。陰鬱、沮喪、一動不動，彷彿僵住了似的。他的臉色好像一個人死後三天的臉色。最初，我們處在這種情況下都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下文。其實不然！一雙眼睛把我們每一個動作都注視一陣，就完事了。他究竟在我們身上尋得了什麼有趣的東西，我不清楚；不僅如此，在前一個時期，我們都覺得被他的目光弄得有些茫然。然後，同樣是突然之間用靴跟一轉就走掉了。」

第二個看守，我們祇在聲音裏認識他。叫喊起來足抵兩個人。他一向不到我們監房裏來，我們只聽見他那雙大皮靴在走廊裏卡登卡登地響——他穿一雙難以想像的大皮鞋，那樣重，把牆都震得亂顫，——一面大聲叫喊。我們一天到晚都能聽到他的聲音。使人煩惱、厭惡。我不曉得在別的監獄怎樣，在我們監房裏，這一切彷彿故意弄來引起人們的煩惱似的。這黃色的牆，這垃圾堆，我們的不聲不響的甘斯（我們贈給他的雅號），加上這傢伙，一天到晚在走廊裏吼叫，——總是同樣的聲音，同樣的情調，這一切便構成一種單調，真能使人發狂。最初一個時期，有好多人都會在我們的監號裏住過，來了之後又都走了——不知是釋放了還是被殺掉。可是到後來只剩下我們五個人，關在這裏，一個人也看不到。你們可能不相信，就連提我們去

審訊，——甚至這事情也是對於那畸形的、使人精神錯亂的均衡狀態的一種破壞。也許是故意安排下這樣一套制度，也許不是，不過我時常疑心這一切都是故意做的，好讓我們漸漸地，一個接着一個，都變成瘋癲。只要能很快地從這煩惱裏解脫出來，寧可死去，也都願意。」

廠長把話停住，想了一下。房間裏寂然無聲。

「瞧啊！……這如何解釋呢？……審訊的時候挨打，受刑，究竟還能引起一些感覺，證明說你還是一個「人」。那時候你仇恨、憤慨，總而言之，還在生活。但是，這黃色的牆，走廊裏老是那種永久不變的單調的聲音，老是甘斯那張臉，——這一切簡直是中國刑罰，似乎一滴一滴地落到你的頭頂，直到你發狂為止。你漸漸會感覺對自己都嫌惡，彷彿你在慢慢地腐朽、糜爛。過了幾星期，在最初幾次審訊之後，任何人對我們都不發生興趣了，好像已經把我們忘掉。除此而外，我們監房這一組人也似乎配合不來。四個知識份子，一個農村青年，——他比大家更經不起拘留裏的臭氣，他總是昏昏沉沉，或者是處在一種麻痺狀態中。我們全是生平第一次見面，相互間一點都不了解，當然，都存着某種程度的戒心。我們都是偶然間被捉來的。應該承認，這些德國人真是大大的傻瓜。當把我捉住的時候，我的確以為他們是知道了一些東西；結果是什麼也不知道！甚至連我的姓名都沒偵察出來。而況我從上小學的年代以後，一向就沒到

過這小鎮，所以他們就很少有機會探聽我的一切。他們相信我那些假文件是真的，自己又不清楚爲什麼要抓我，——從表面上看來一切都沒有破綻。要就是他們嗅得一些東西，要就是已經把我抓起來，祇是不曉得如何處理而已。最使人煩惱的是拘留中的索然無味，毫無英勇之可言，——在街上無意中被捕，隨後便是毫無意義的消渡歲月，使你覺得甚至德國人對你一點都不需要了。和我同盟的大多數難友，也都處在同樣的狀態。雖然有的人確有些事情，但他們也全是偶然之間落網的，其實，德國人並不知道抓住的是什麼人。那個農村青年是因爲不法殺豬而被捕，實際他是在鐵路綫上別動隊小組裏工作的。當然，我們應該高興，因爲德國人一點什麼事實也沒搜集到手，可是就連這點安慰也值得懷疑；因爲若遇到某種感情衝動或一時心血來潮，他們是可以把我們之中任何一人不開理由就殺死或槍斃的。剩下的祇有一個欣幸的念頭，就是我們的組織沒垮台。但是後來想了想，以爲這是很自然的事，並且一想到這問題時對於個人這一次偶然的失敗就越覺得煩惱。

正因爲沒把我們看做是危險的犯人，纔把我們押在樓下這個監房裏，這裏偶而可以從窗子上看見院子裏的某些管獄人。全是德國人。不錯，我們有時候也看見一個往外擔水 and 垃圾的姑娘，這顯然是在鎮上僱來的。但是，就連她彷彿也烘托着這個環境，顯得又灰又黃，和周圍

的一切同一情調。最初，我希望通過她和鎖上取得一些聯繫；可是結果知道她既膽小又有些魯鈍，甚至像一個神經不太健全的人。她除了垃圾之外，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連一次也沒向我們的窗子上望一眼。

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監房裏又送進來第六個人。是偶然呢，還是故意呢，鬼知道！——我們這樣討論着。新來的人用很曖昧的話向我們解說，他爲甚麼被捕。可是，甘斯對待他和對待我們却有些不同。有時候他一聲不響遞進來一支紙煙，仍是那副一動不動的毫無表情的嘴臉，若是我，寧可向這副嘴臉吐一口唾沫，也不肯接受那支紙煙。可是這位第六個人接過去了。也不卑躬折節，但是接過去了。大概是以前，還在我們的政權下，他就犯過強搶或竊盜罪坐過監牢，甚至不祇一次。『布爾塞維主義下的犧牲品』——甘斯的紙煙祇能用這句話來解釋。此刻是否因爲新的竊盜罪或祇是專專來做我們的特務工作纔將他監禁，我們不得而知。他的面孔却很和藹，絕不像一個賊。至於他的職業，是他自己向我們坦白出來的；第一天他便說他已經習慣於監獄生活，他說連我們也很喜歡把他押在獄裏。當然，我們就很加小心了。把這位新的伙伴送到監房之後，於是，德國人竟把我們所有的最後一點東西——我們的交談，也給剝奪了。現在祇能談談那些不關重要的東西——談菜湯，談天氣，談關節風濕症，大部份是談各種病

症。我們中間有一個老頭兒，戰前曾在啤酒工廠工作；每當天氣變化，他被折磨那樣厲害，哼叫、呻吟、整夜不使我們入睡；除此而外，他還患着糖尿病，不消說，像我們那樣的伙食，他是不會活得很久的。其餘的人也都犯了老病，又添上新病，瞧，這便是（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們談話的中心：誰得了什麼病，怎樣治好的，病的徵候如何等等。請到監獄醫生那裏去看病的那種傻瓜還沒有，——我們曉得，這會有怎樣的結局。……犯人亞沙（註：一）沒參加我們關於疾病的談話。雖然他也不健康，可是比別人能支持。他常常在房裏蹣跚來蹣跚去，嘴裏打着口哨。他吹奏着各色各樣的戲曲和民歌，吹得絕妙。有時候給我們一些忠告，——北方說，要我們在監房來來回走一走，這樣腳就不會腫得那樣厲害，面包不要一下子就吃下去，要一小塊一小塊的吃，多嚼一會兒，——真的，用這辦法覺得餓得差些。一般說來，都是常坐牢的監獄經驗。我們跟他的交際只限於此。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弄得那樣糊塗，——大概是出於我們的監房，——竟使我們沒能看清眼前的事物。」

『爲什麼呢？』聽者之中有人吃驚了。

『這很自然。和別人整天整夜的住在一塊，成年累月的住在一塊，老實說，你便會完全失掉對他們的興趣。我們監房裏沒有廁所，祇有一只馬桶在角落裏。……不，我們的監獄，一點

什麼浪漫的情調也沒有，——只是令人嫌惡而已。由於骯髒、潮濕以及絕望的心情，不幸得很，使我們感到對生活厭膩，對自己伙伴不滿。特別是他們絲毫也不像些為自由而奮鬥的鬪士，我們當時是有這樣想法。啤酒廠的老頭兒已經快六十歲了。大概他從前是個胖子，現在，他那張蒼黃的皮膚好像一件不合體的衣服似的掛在他身上。其次，就是那農業學家……。」

廠長略一躊躇。

「是的……比方說，那農業學家……他從第一天起就抱着和別人老死不相往來的態度，氣哼哼的，愁眉不展。他的老婆帶着一個孩子住在鎮上，生怕她們出了事，這思想一直齟齬着他。噢！還有這位年輕人，好像另外有個名字，但是我們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做戈里茨。在逮捕他的時候，他被打得很厲害，幾乎連自己兩條腿都拖不動了，我好像已經對你們講過，他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再次，就是那位又小又瘦的會計師，這人怕德國人怕得要死。他怕甘斯，雖然甘斯甚至從未表示過有打我們之中那個人的意思；也怕另外那個看守，在走廊裏那個，一聽見他的吵嚷聲便嚇得縮成一團，滿臉發青。最後一個便是我。大家都認為我是個頂愉快的人，也許是因為我這高鼻子的緣故，」廠長笑了笑。「可是在我們的監號裏，不管怎麼樣，也不能把我的愉快勁兒驅逐出去。我們就這樣生存着，——這樣的生存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名之謂生活

的。似乎監獄之外已一無所有，整個世界都不存在了。當然，我是沒有什麼指望的：因為我正要離開此地；可能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會在最後一刻竟落了網。不過，就連……就連那位農業學家，他還有家小在這鎮上，也沒從外邊得到一點消息。彷彿我們將在這裏慢慢腐爛下去，直到爛完為止似的。最使我們吃驚的，是廚房裏給我們送來的食物，——弄了些髒水，名之爲菜湯，黏土攪上些鋸末子就算是面包；這就是唯一的標誌，證明我們的名字畢竟還記在某種簿冊上，在形式上我們還在生存。除開我們之外還有什麼人押在這所房子裏，——我們無從知道。我們的監號正在拐角上，有一堵牆是外牆，另一堵牆的外邊是一座堆棧或類似這種的建築，走廊已到盡頭，我們甚至連一個鄰居也沒有！我想，樓下除了我們，大概沒押什麼人，監房都在二樓和三樓，這裏只是辦理事務的場所。審訊的時候，把我們帶到二樓上；但那辦公室却緊靠著樓梯，因此我們在那裏也看不見什麼人。並且，我已經說過，審問我們也祇是在最初那此日子。陷於絕境的我，試圖從我們的甘斯嘴裏問出一點什麼消息，可是他聽我講了頭幾個字就瞪起了那呆呆的玻璃似的眼睛，這樣我便不得不放棄這一企圖。起首，我們之中總還有人發脾氣；啤酒師傅大聲痛哭，像個小孩子，然後把頭往牆上亂撞。到後來，大家都陷入冷淡，陷入一種假眠狀態。

這樣，有一次我注意到我們的農業學家非常激動（那時我還沒失掉對某些事物注意的本能）。他的手在發抖，他按着次序盯盯地注視我們每一個人，好像頭一次看見我們似的，張着嘴，想說什麼話，但終於沉默了。

「嚇，完蛋了一個，」我想，一面等着看看怎樣的來勢：是突然就發瘋呢，還是慢慢地發作呢！當然，你們都明白，慢慢發作就更糟糕；另一方面，這樣等着也很不好，誰曉得你這位同監伙伴是不是會撲上來把你扼死？我一直偷偷地注意着他。可是任何事情都沒發生。他蹣跚着，——八夜，便躺下睡了，和別人一樣。

不知道是響聲把我驚醒了，還是我在夢中有些感覺，大約是出了什麼事。夜很亮。我一看，有一個人站在窗子旁邊。我們監房的窗子不高，窗台略微比胸口高一點點。窗角上有一塊玻璃打破了，我們誰也沒打算用破布什麼把它堵住，天氣很暖和；至於談到隔離問題，其實窗子正朝着這倒霉的院子，一點也不能和外界聯繫。在我們看來，那塊玻璃打破與否，毫無意義，連看守們也同樣不去注意它。我一瞧，是農業學家不知站在那兒搞什麼哪？假設白天他若沒有那樣的行動，我一定會認為他不過是覺着悶得慌，想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罷了（如果可以把那髒水坑裏放散出來的臭氣叫做新鮮空氣的話）。但是我想起了白天裏我看到的事，這一來，

他把我嚇了一跳。鬼知道他是不是忽然間想起把窗框上突出的玻璃破片往外拔，用它來割破自己的血管呢？於是，我悄悄爬起來，一看，他這時已經從窗子那裏往回走了。一看見我，險些沒跳起來。但也並沒喊叫。回來之後，在炕脚下坐下來，——我們都睡在一起，一個木板炕，鋪着些麥秸，——只有亞沙單獨睡，和我們面對面。大家都在打鼾，走廊裏靜悄悄的，於是 he 告訴我說……。」

廠長停了一會兒，凝視着已經熄了的煙捲。不知是誰發出一陣悠長而又沉重的喘息聲。

「我的心幾乎沒迸出來。其實，在牆外，還有世界存在，還有人類呢！我們的農業學家激動的原因，是他在午飯時候從面包裏發現了他老婆的一封信。還在開戰以前，這娘們兒就在鐵上的車站食堂裏工作。大家都認識她，一天到晚總是對顧客們嘻皮帶笑的。她是一個過氣化氫派的金髮美人（註：二），雖然已不太年輕，但一般說來，還相當標緻。似乎是個寡婦之類的人物。現在，她把典獄長迷住了，他用她來管理廚房。這不過是掩蓋別人耳目，其實祇是想把她弄到自己身邊而已。我們看看她監督着做出來的菜湯，真希望她不得好死。但是她——鬼知道她是爲錢呢，或者竟是天良發現呢！——却承諾做個通信人，把信在烤面包時藏在面包裏。晚間，在窗子上打破玻璃那地方，便放着各種工具，小鋸、鐵錐，一套非常漂亮的傢具，

不是小爐匠用的便是小偷用的。

於是我們便商議着怎樣處理。同時，又覺得外面的人們已經爲我們準備好了以後的事情。祇要我們在規定的那天晚上鋸斷那些鐵柵欄，——這事不難，因爲鐵柵欄都生鏽了，——牆外就會有人等着，並會給我們投進繩子來。請你們想想看，——經過了這些月份！……我以為眞會樂得發瘋呢。自由、生活、鬭爭！所有這些永遠失掉了的東西，——而此刻只要一伸手就……。

要把這件祕密通知其餘的人——所有的人，當然是除掉亞沙。農業學家對我們的會計師也有些不放心，恐怕一旦被發覺時他是否會因爲害怕而出賣朋友。不錯，他一輩子都是戰戰兢兢的，可是要知道，還不至於因此就出賣……這樣一個又乾又瘦的知識份子，不過是充滿一種肉體的恐怖而已；並不一定與精神上的懼怯有什麼聯繫。因此我們也通知了他。現在就出了一個問題：怎樣來鋸斷鐵柵欄纔能不讓亞沙發覺呢？當然，一般說來，我們認爲這一切都很簡單，很明確。先前我們的情況越是絕望，此刻我們就越發容易相信能獲得救助。我們對越獄的成功是那樣確信，宛然我們已經到了牆外一般。這工作當然祇能在夜間進行。我們從來還沒幹過這類事情，但却相信一切都會一帆風順。

我們輪流着一連鋸了三夜。鋸子很薄，有一髮絲厚，因為我們不會使用，把手指頭都弄破了。我們這位青年小伙子沒有力氣工作，他兩條腿都站不起來，一站起來就嘔吐。對啤酒師傅也沒有多大指望，——他的手指頭都腫了。因此，基本上祇有我們三個人鋸——農業學家、我和會計師。在晚上點名之後，我們就躺下，等着亞沙入睡。我直到現在也不了解他是否已經曉得了我們的工作。使人覺得奇怪的是他總是很快就睡熟，成夜也不醒一次，而且在白天裏也從不到窗子跟前去看，因為那裏是不能不留有我們工作的痕跡的。然而在當時，我們却認為這些都非常自然——一切都順利！

第三天夜裏，會計師一時不小心碰到了還留在窗框上的玻璃碎片，玻璃片落到院子裏，掉在石頭上摔碎了。聲音也許不太大，可是我們却覺得砰的一聲，如同一顆炸彈炸裂一樣。雖然任何人也沒被驚醒，——四周寂靜無聲，——但在這夜裏我們再也沒敢鋸下去。到了早晨，大禍就臨頭了。這不幸的事件顯然是由於倒霉的黃色院子引起的。德國人發現了窗子下面的石灰末和打碎的玻璃片。但我們還很鎮靜，因為夜裏的響聲並沒引起什麼騷動，——現在，這不幸突然降到我們頭上，真像是晴天霹靂一般。清晨裏，當我們喝了些美其名曰咖啡的渾水之後，肚子裏還覺得熱呼呼的時候，忽然走廊裏響起了一陣腳步聲，房門一下子敞開了——我們一眼看

見這末大一堆德國人，這是許久以來不會見到的。其中有典獄長，審訊我們那胖胖的SS份子（註：三），加上我們的甘斯，另外還有好多——把監房都擠滿了。當然，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藏在腐朽的木炕腳下的鐵鏗，我們在監獄鐵柵欄上所做的工作也被發覺了。只差一夜工夫，我們的自由之門就要開放……。

開頭把我們就地痛打一頓。啤酒師傅倒了，他們趁勢用大皮靴狠狠地踢他。我們的甘斯也摹倣着別人的樣子動手打起來，仍是那副冷淡的陰鬱的神氣，彷彿無論做什麼在他看來都沒有差別似的。但是檢察官却大發雷霆。他用破裂的嗓子大聲咆哮、嚎叫；在地板上直跳，兩手捏住衣領，激怒使他窒息了。不過，說也奇怪，這些武裝到牙齒的，掌握着我們生死全權的人們，竟顯得束手無策，慌張失措了。他們很驚慌，無論如何也要究問清楚，究竟誰是主謀者，以及我們和這鎖上什麼人有聯繫。

但是在監房裏，也不過是一個清淡的序幕而已。從這時起，我們再也不抱怨寂寞了。我們依次被牽到辦公室去。不知爲什麼，第一個就把啤酒師傅牽了去。等把他送回來的時候，他已經一動也不能動了。其次便是農業學家，再次是會計師、亞沙、我、戈里茨。打得真兇！以前我連想都沒想到竟會這樣厲害。但也並不那樣可怕。我想，過一個時期就不會感覺疼了。仇

恨的心理很頂事。最初你覺得痛和極端的侮辱，——真的，我小時候連我父親都沒打過我，——後來便祇剩下了仇恨。這種仇恨把其他的感覺都吞沒了。難道你能忘記麼，把你摔在地板上，用腳踢、拳打、灌涼水，然後再打。我常常覺得他們不是在打我，覺得我是站在旁邊監視着他們和我自己的行動。真奇怪，竟能分成兩個人。挨打那個「我」已經沒有一點感覺，而在監視的那個「我」却看到了一切，記住了一切，甚至連最細微的節目都記得。滿懷仇恨，一直發展成爲蔑視或者類似的情感時，於是這些兇猛的野獸便顯得像一種爬行的虱子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都有同感；也許各人有個人的體驗。雖然如此，我却不能因爲他們沒從我口裏得到任何東西便認爲自己英勇，肉體上的痛苦很快就麻痺了。老實說，這容易挺過去，不像你平素想的那樣厲害。

打完了，就把我們扔進監房，像扔包袱似的。我們真不曉得此刻像個什麼樣子了。窗子被德國人用木板從外面釘死，一點兒光綫也沒有，我們就在薄暗中受着折磨。這時候我們纔確信亞沙不是他們派來的，——他也和別人一樣挨了毒打。有時候，德國人一連停幾天，休息一下。在這些日子裏，我們大都俯身躺着，像幾段木頭。啤酒師傅呻吟着，但這並不和他以前那種呻吟一樣，而是拖長的，斷續的嘶啞聲，彷彿馬上就要死掉似的。然而第一個經不起的却是

戈里茨。其實以前他也祇是勉強活着。有一天，德國人把他一下子扔回監房的地板上來。我們誰也沒有力氣來幫助他了。只有亞沙把他拖到板床上，真可惜，似乎他故意這樣做好讓人家回想着自己似的……。」

「讓誰想呢？」在座的有一個人悄聲問道。廠長打了一個寒噤，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把他從遼遠的回憶中喚回來了。

「讓誰想？你聽呀，正是要講……可是，這要挨排講纔行。」

「別打攪！」女主人悄聲說。

「戈里茨就那樣靜靜地死掉，甚至我們連聽都沒聽見。到了早晨，他已經僵硬了。甘斯同另外一個看守走進來，扯着腿把他拉出監房去。」

我聽見農業學家不曉得爲甚麼在煩惱。到後來我纔知道，正當那賊（那個自己還剛剛能爬着走的賊），把瀕死的人拖到牀上的時候，農業學家就起了一個念頭；最初，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點。第二天沒提我們去過堂，第三天，第四天也沒提。傷口漸好，這樣一來我們更難於動彈了。彷彿我們身上有些東西起了變化：冷淡的現象消失了，好像自始就沒有過這現象似的。相反的，出現了一種對於當前發生的一切事情的病態敏感。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覺

得農業學家總不斷地在想着一樁什麼事情，他的腦筋不知被什麼思想給佔據了。有一天夜裏，他終於大膽地講了出來，宛然繼續談着一個未曾有過的談話似的說：

「歸根結底也祇是一個犯罪的人而已。」

我明白了他這半句話的意思，不覺一楞，這真出我意料之外。

「怎麼？你有神經病麼？」

他轉了一個身就不作聲了。但是，他顯然沒放棄這個想法，果然在第二天他又對我講起這段話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以損失的東西：我們都有某種貢獻，現在有貢獻，將來也……。可是他，在我們政權下，就坐了三次監牢，一般說來……。」

我並不相信這話裏有什麼重要含意，不過是閒扯罷了，所以我祇聳一聳肩。而他顯然是對自己的看法還不完全相信，因此纔選了我這塊試金石，纔執拗地又重新提起這個話題來。他之所以選我的原因，也許是由於那天晚上無意之中把越獄計劃頭一個告訴了我的緣故。

「但是，這是唯一的辦法呀……。」

「唯一的辦法？」

「是呀。這樣下去誰能忍受得住，誰能吃得消呢？已經死了一個，明天就該你死，該我死。可是還有一個機會。直到今天，德國人對我們還是一無所知，沒有任何證據；押一個時期就會放出去。我們沒有權利這樣輕易丟掉生命。並且是爲了誰呢？不過是一個賊子……其實您是個黨員，我知道您是黨員，您有您的任務，這些任務不可忘記。至於我自己是談不到甚麼，聽天由命罷了。但您却必需了解，既然沒有別的辦法，……黨確實需要您，將來更需要，您還可以做許多事情。將來誰同他們做鬪爭呢，假如您這樣馬馬虎虎就丟掉性命，並且祇要一個罪人的代價……。」

我狠狠地叱責了他。他看了我一眼，揮一揮手。

「我有什麼關係？……可是您……我以為談到您的事業的時候，您不會變得那樣感情。若是您不願意，那就算了。」

於是，他便再也不談這個了。我以為他真的拋棄了這個計劃，從這一點看來，我真糊塗。我當時竟沒估計到他這些話的嚴重程度。不，這念頭還存在他心裏，並且繼續發展了。你們瞧，多麼動人的引誘？爲了拯救自己那條值錢的命，還用道德責任來解說一番，……他抓住這個論證，更有自信，而他的慾望恐怕是從他一聲不響之後反而越發增強了。這時候，他不斷思

索着這問題。至於身體方面，除了亞沙以外，他比我們的抵抗力都強。

開初我以為第一個挺不了的是那會計師。但是出我意料，這個又小又瘦的人忽然間竟從那時時刻刻折磨他的恐怖下解放出來了。他已經不害怕，臉色再也不慘白，而且也不打抖了。對於這現象他的解釋很簡單：

「現在事情已經清清楚楚，我們不能不死，如何死法？也很清楚。反正就是要打死我們，如此而已。還怕什麼呢？我害怕的是需要等待的時候，等呀等呀，每一瞬間都可能出現可怕的突變，甘斯每次進來，走廊裏每有響動……可是，現在一切事情統統清楚，統統明顯了。」

一切的一切當然都很明顯了——包括會計師的血淋淋的下顎，牙齒也被打掉，連他的折斷的指頭。雖然他瘦得要命，可是我却總以為他很胖，彷彿像他從前胖的時候那樣。這種瘦弱對他很不相稱，他應該有一副紅紅的圓臉盤，大肚皮。我從來沒見過他是那樣子，但在我想像裏却正是那樣子。

啤酒師傅的麻煩要算最多了。他完全失掉了自制力。哭起來像個小孩子，啜泣著，鼻子裏大聲抽氣，一面很快地就威脅我們說他要統統供出來，德國人問什麼他就講什麼。他躺在牀上，淌着眼淚，用同樣的音調重複說道：

「這真是毫無意義，一切都毫無意義……今天我就講出來，今天一定講……。」

開頭我們還叱責他，但也不太認真，因為他這種威嚇像小孩子的話似的，沒有一點力量，彷彿連他自己都不相信。後來大家也就不去注意這一套廢話了。最奇怪的是農業學家竟沒想勸誘啤酒師傅出賣亞沙。我想，這一定是他自己不做這種打算了。也許他祇是覺得啤酒師傅對任何重要事情都做不成而已。

有的時候，看看啤酒師傅過完了堂被架回來，拷打之後呻吟着，我們之中有的或者是由於人情的關係漫不經心的問他說：

「喂，怎樣，招認了麼？」

他哭起來，下頰顫抖着說：

「我不能招。我本想招認，本想講出來，可是好像有誰捏住了我的脖子，……明天大概得招。這簡直受不了，不招沒有好處，我祇好供出來。」

但是到明天他並沒招認，後天也沒招。當他在樓上被拷打的時候，他一直沉默。嚴格說，他並非沉默，連在我們監房裏都能聽見他如何叫喊，哭泣和呻吟。但這不過是一種模模糊糊的聲音罷了；儘管他已經下決心，但究竟一字也沒吐，打算出賣，他却不能這樣做。在他的內心

裏有兩種意志，兩種力量在互相搏鬥。一種是想無論如何也要拯救他那被打成殘廢了的軀體，不再受罪；而另一種意志比頭一種嚴峻，有力量，它警戒着，並且用一張沉默的封條把嘴封住了。一種可怕的現象從他身上發生了。不知是因爲害病或是因爲恐懼，抑或兩者都有，他全身發腫了。皮膚上滿是紫斑，已經不像寬大的衣服掛在他的身上；完全鼓了起來，手脚也腫了，肚子也鼓了。

我沒有注意亞沙。直到後來，我彷彿也回憶不起他那時做些什麼。我祇知道他不喊叫，也不呻吟；——也許是啤酒師傅的哭聲把他的聲音掩蓋住了。不過，我當時對於一切都覺得冷淡，——我的一隻手臂被打斷，這使我異常絕望，雖然以前我以為疼得不能再厲害了。

忽然，我們覺得似乎是一個階段結束了。過了三天——這種間歇是經常有的。接着第四天過去了，第五天，第六天——一點事也沒有！早晨和晚上廿斯照常給我們送飯，檢查檢查我們是否都在監房裏，雖然我們之中無論誰即使用四條腿爬也爬不出去這座監房，——隨後，我們白白地等着走廊裏的響聲和那狗嗥一般的尖叫聲。一星期過去了，開始了第二個星期。我手臂上的破傷已經長出瘡疤，略略高出傷口，這比任何拷打還糟。可是，啤酒師傅已經不呻吟，雖然還是腫脹着躺在那兒，大概是疼得輕些了。會計師的齒齦也好了，他已經不僅能喝湯，還能

吃些面包。漸漸地我們都相信這事情從此就算完結了：「他們曉得從我們身上拷打不出來任何口供，就讓我們安靜下來。」不消說，這是在做夢，但是這個希望却頑強地存在我們心裏，抵抗着健康的判斷。

這種錯誤想法繼續了幾乎三個星期。有一天——記得是一個日暖風和的日子，從窗上釘的木板縫隙中透進一綫陽光，光綫裏飛揚着灰塵——，走廊裏響起一陣脚步声。會計師從板牀上跳起來，兩眼盯盯地看着門，張着嘴巴。一種軟弱無力的感覺侵襲了我，彷彿我馬上就要失去知覺一般。

農業學家被抓走了。下一個輪到誰呢？好在也沒有什麼區別：再過一個鐘頭，或兩三個鐘頭之後，我們每個人都會輪到的。我們該多糊塗呀，還以為能讓我們安安靜靜地過活呢！其實德國人知道，天天拷問容易成爲習慣，於是便決定讓我們停一停，養一養傷，再一次對付我們就更加殘酷。

農業學家很快就回來了。又把亞沙抓了去。我腦子一下子還沒想到這其中有某種關聯。祇在亞沙出去房門閉上之後，同時走廊裏的脚步聲也消逝了的時候，我纔覺得有一種執拗而又不祥的預感，覺得事情彷彿不大對頭，有些不妙，猛然間，我的腦筋好像一縷突如其來的光輝似

的，豁然開朗：農業學家過完堂是走回來的！他並不像扔破布口袋似的被摔到地板上的，他走進來便坐在板牀上。其餘的兩位顯然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們站起來靜靜地等着，似乎就將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樣的。

農業學家覺得別人不會向他發問，使用那不自然的，故意造作的活潑聲調說道：

「瞧，這回一切都好了。」

「爲什麼一切都好了呢？」會計師用嘶啞的含混不清的嗓音低聲問道。牙齒被打掉後使他說話還不習慣。

「我說了是他想要逃跑，這事情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他是誰呀？」啤酒師傅吃驚了。

「哦，那個小偷，亞沙。」

一陣沉默。可是突然間又小又瘦的會計師，那個受盡折磨的不幸人物，一下子從板牀上跳下來，緊緊地握住兩個拳頭向那個子又高肩膀又寬的人撲上去。

「胡說」！他那發沙的嗓子叫道。

「怎麼是胡說？我拿一個賊的生命作代價救了四個人命呀。」

「誰讓你這樣做，你這畜生，畜生，畜生？你救了人？你把他出賣給德國人，你這壞蛋！這壞蛋！……」

他怒不可遏，舉着拳頭向他奔去。農業學家轉過臉去。

「出賣了。是的。但我做的並沒有錯。今後我們再也不會挨打了。」

啤酒師傅呻吟着，忽然間嚎啕大哭起來。會計師氣得三魂暴跳，大聲叫道：

「你救了人？我寧願今天就被絞死，被揍死，也不願和你在一個監房裏坐一分鐘，畜生！畜生！……」

大概是甘斯聽見了喊叫聲：監門嘩喇一下打開了。

「別吵！」

寂靜了。我們互相間再也沒說什麼。亞沙還沒回來。傍晚，甘斯第一次肯和我們講話了。

嚴格說，他並沒講話，祇做手勢，在我們看來這些手勢也就夠了。他向亞沙的位置點點頭，然後比做勒緊活索的樣子，把自己那兩隻凸出的眼睛瞪得更大，伸出舌頭，並且在鼻子裏打了一聲鼾。然後格格大笑，對自己的笑話頗為得意，拍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以後再也沒找我們。德國人是否相信農業學家的話姑且不論——總而言之，他們已經達到

了自己的目的：主犯已經交了出來，並且受到懲罰，勝利當然屬於他們了。

監房裏鴉雀無聲。我們這些似乎沒有罪過的人也都被一種犯罪似的感情折磨着。特別是我自己，——因為農業學家把他的企圖告訴了我，而我對他却採取了很不嚴肅的態度。我一時刻也不能忘懷那被絞死的人。使我痛苦的是我連他的面孔也記不起，就像用海綿把他從黑板上擦去了一般。連他的聲音，甚至他的一點輪廓都回憶不出來了。真傷心，我們同一個人在監牢裏坐了那麼久，但我却毫不了解他，半點都不了解。祇在我出獄之後纔知道他……。」

「那麼你們怎樣從那裏出來的呢？」總工程師嘎聲問道。

「怎樣出來的麼？很簡單，也很意外。亞沙死後不多幾天，游擊隊就襲擊了監獄。正值我空軍進行空襲的時候，那時候空襲相當頻繁，想像是前綫已經越來越近了。弗里茨們一聽見警報，馬上就向防空洞裏跑，——我們能聽到他們的皮靴在樓梯上發出震耳的響聲，——把我們丟在監房裏不顧了。」

隔壁的房子起了火：昏暗、火焰、喊叫。正在這當兒，游擊隊包圍了監獄，沒費力就打開大門，這門已經古老不堪了。被解放的人後來都用飛機送到蘇聯後方休養去了。會計師留在游擊隊裏了。我帶着一隻打斷了的手臂被送回去。我和啤酒師傅。但他已經不可救藥，幾天之

後，便死在莫斯科的醫院裏了。農業學家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因為他還有家眷在那鎮上，大概他也獲了救。也就是說，亞沙也救了他。

「亞沙？」總工程師太太吃驚了，她一直坐着不動，並且一聲不響。

「是的，是亞沙。爲了他纔組織了那次劫獄，專專爲搭救他來的……。」

「您說是游擊隊麼，康士坦丁·伊凡諾維奇？」會計員反駁道。

「我說了麼？……不錯，我說了。瞧呀，問題就在這裏，在我們那偏僻的監獄裏，關的全是些小人物，好像我，啤酒師傅等等。是做普通工作的人。亞沙却是另一種格局的人物。一個黨內的大幹部，整個州的地下工作領導人哩！」

「這不可能！……」不知桌上是誰脫口叫出來。

「可能不可能，事實却如此，……當我知道這事實的時候，我簡直莫明其妙：爲甚麼我當時竟沒看出來呢？我怎麼竟能被一個犯人爲了對付德國人而捏造的謊話和證件給迷惑了呢？我應該馬上就明瞭這其中有些東西並不如此……。」

廠長站起來，推開椅子，開始慢慢地在那裏前後踱着，把那隻健康的手背在身後。

「瞧，我的故事從頭到尾都給你們講了。犧牲別人生命的權利是否存在呢？這裏還有另外

一個問題。那人承認他的行爲是一種出賣行爲；但他是爲了拯救四個好人纔犧牲一個刑事犯的，他認爲自己也是好人，……且不管他有心無心，其實不祇出賣了一個亞沙而已。却是把勝利交給了敵人。他讓敵人知道，如果你打一個月，也許任何口供也得不到，可是如果你再打再打，一個人終會被征服的。我們堅持那麼久，但結局人家却戰勝了我們；戰勝了我，還有那不幸的啤酒工人，還有會計師，——蓋斯塔波份子贏了我們。我想即使問題不像把一個人出賣給法西斯匪徒那樣嚴重，也同樣不能妥協，和敵人是沒有任何妥協可言。假如拷問我們的那些蠢豬有一點點思想的話，那麼依照他們的邏輯，從整個這段故事裏就會得出一個結論：打、打、打！到最後，不知鐵棒的第幾下子，或大皮靴踢到第幾下子，就會發生預期的效果。誰知道害死亞沙的人，在我們之後，又害了多少關在法西斯監獄中的同志呢？他不是出賣了亞沙一個人，而是出賣了在千百個德寇監牢中的一切流了血，忍受了人類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却一直堅持自己真理的蘇聯人。」

廠長停下來。他的面孔暗淡了，他的聲音裏含着那樣的激憤，就好像當面在控訴似的。大家都覺得有一種莫明其妙的侷促，一種沉重的感覺。總工程師試圖消除這種感覺，便問道：

「那農業學家呢？您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麼？」

「農業學家麼？……我想，我已來到了什麼地方，早把這一段往日的陳跡丟在腦後，仍然活下去。他的面孔還是那樣一板正經，那樣莊嚴，他還是用那動人的音調談論着我們的共同事業。祇是往往有這種意外的奇遇，——或者可以名之為命運罷？——隨便你們怎樣叫，……結局是祇有我一個知道這段歷史了。啤酒師傅死了，會計師在游擊隊裏犧牲了，活着的只剩下我一個。而我呢，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並且工作那樣忙，事情又那樣多，——老實說，我有一個時期已經把他忘掉了。但他也並不永遠走紅運。說不定就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機會，我同他面對面碰上。而且恰好是我，不是別人，來到此地。恰好來到這個糖廠，而不是其他。」

「您怎麼這樣說呢？甚麼意思呢？」

但這時，總工程師助手已經從桌子旁邊很吃力地站起來了。一陣痙攣把他的臉孔弄得歪斜。大家都嚇呆了，一動不動，注視着這張變得難以認識了的可怕的痛苦的臉。

註：一、即第六個人。

二、有些婦女爲了漂亮用過氧化氫藥水把深色的頭髮洗成淺色，冒充金髮。

三、SS是希特勒的黨衛隊。

後記

幾年來零零碎碎譯的幾個蘇聯短篇湊到一起，出了這末一小本。

這裏一共是十一篇。十篇是我譯的，有一篇『瓦沙』是楊蔭蘭同志試譯的，由我校對過一遍。『多瑙河之歌』，『安珈』，『同志』，最初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友愛』，『在克里姆林宮』和『照片』三篇曾分別刊載在『東北日報』和『東北文藝』上；祇有『堅強的人們』，『一段趣聞』，『瓦沙』，『兒童團員』和『重逢』，則從未發表過。

全是蘇德戰爭爆發以後的作品，內容也都是反映蘇聯人民抗敵鬥爭的各種場面。

『多瑙河之歌』寫的是莫爾達維亞地方人民游擊隊反抗德寇及羅馬尼亞法西斯匪徒的故事，是一篇富有色彩的作品。在作者的筆下，莫爾達維亞地方，該地的革命羣衆以及多瑙河的風光，顯示得多未美麗、動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了那些醜惡的法西斯棍徒，越發讓人厭惡，覺得非得把他們除掉不可。作者布珂夫，是莫爾達維亞的名作家。本文譯自布珂夫選集『我看見你了，莫爾達維亞』一書。

『友愛』的作者拉甫列涅夫，爲中國讀者所熟知的作家，他的短篇『第四十一』與『星花』

等（曹靖華譯），早已膾炙人口。在這篇短文裏，作者謳歌了在蘇維埃政權下所培育出來的真正的友愛以及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甘森中尉便是在這種政權下培育出來的新型人物。他那末勇敢，倔強，甚至有些魯莽。爲了解救同志，與德寇進行了衆寡懸殊的殊死戰鬥。這在舊時代的人物——老上尉——看來，是不可理解的。無怪他受的感動那樣深，以致於在戰鬥結束後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寫道：『我真高興我能活到今天，能以親眼看見這一切。也許，祇在今天我纔澈底理解了並感到了滋長在我國內的團結與友愛的全部真實意義與力量。在這點上，我真感謝我自己的命運……』

『安珈』的特點在於作者採用了古代傳奇小說的手法，並且採用得很成功。他把一個女游擊隊員安珈寫得飄忽神祕，宛如中國舊小說『聊齋誌異』中那位『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俠女』一般。但是讀起來不單不感到陳腐、庸俗，反而覺得新穎、別緻。

『堅強的人們』在文字技巧上並沒有什麼特徵，但就取材來說，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寫出了革命軍隊的領導藝術和兵士的自覺。在游擊隊員們因長途行軍顯出疲憊的時候，魯德涅夫政委講述了斯大林當年被流放西伯利亞時的艱苦卓絕的事蹟，來鼓舞士氣，驅散懈怠情緒。結果兵士們深受感動，紛紛表示不怕困難，要求繼續前進。我以爲不僅是寫作方面，就是在軍隊

中實際進行政治教育時，這種藝術也值得模倣。

『在克里姆林宮』的作者用樸素的筆法，像素描似的，繪出了斯大林的輪廓。那麼逼真，生動，不加一點人工的渲染與修飾，而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的豐姿却活生生地顯現於讀者的面前了。作者郭甫巴克是一位老布爾塞維克，戰前做黨的工作，戰爭爆發後組織游擊兵團，活動於烏克蘭的敵後方，不斷襲擊德寇的後方據點，破壞鐵路橋樑等。一九四二年奉召由敵後飛抵莫斯科，晉謁斯大林。歸來後，挺進德聶泊河右岸，配合主力作戰，直抵喀爾巴阡。勳勞卓著，晉級少將，並以戰功，兩度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現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他著有『從普梯夫里到喀爾巴阡』一書（中譯本，光華書店出版，劉遼逸譯），風行一時。本篇即其書中之一章，經蘇聯出版局摘出單印一小本，作為蘇聯小叢書中的一冊。本文乃根據蘇聯小叢書譯出。原書於著者名字下面印有『文藝描寫為格拉希莫夫』數字。這是因為郭甫巴克是個老幹部，不是文學家，文藝修養可能差些，所以寫出來之後，在文字方面請格拉希莫夫替他加一番雕琢，使之成為文藝作品。

這辦法也是值得我們取法的。我們有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有過轟轟烈烈的八年抗日戰爭，但直到今天寫得還不够多，不够完善。這原因除了有些能寫的同志因為工作太忙不

能執筆外，主要的還是由於事變的主人公與目擊者大多是工農出身同志不會寫的緣故。而許多專搞文藝的人却苦於生活貧乏，找不到材料，若能採取這種合作辦法，恐怕會寫出許多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來。

『照片』是寫一位藝術家爲了祖國的愛與夫妻的愛奮不顧身同德寇戰鬥，直至光榮殉國。

『同志』是女作家科諾年珂寫的。原文發表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真理報上。內容是描寫蘇聯人民對榮譽軍人的愛戴，這種同志愛是何等偉大，終於感動了他的出走了的妻子安娜。題材和女作家瓦希列夫斯卡亞的長篇『只不過是愛情』相彷彿。

『一段趣聞』是老作家席式科夫寫的，原文載於『席式科夫選集』中。主題是寫蘇聯人的天倫之愛。他藉着一包巧克力糖的寄來寄去，把工程師吉留森一家的父母兄弟在戰爭年代互相關懷的情景，充分表達出來。這對那些誣蔑蘇聯沒有親子之愛的反動份子們來說，是一個清脆的耳光！

『瓦沙』和『兒童團員』兩篇都是寫蘇聯兒童的愛國故事。寫他們在戰爭中如何機智，忠實地執行了保衛祖國的任務。斐定是位老作家，其所著長篇小說『最初的快樂』與『不平常的夏天』，獲得了一九四八年度的一等斯大林獎金。卡達耶夫是中國讀者熟知的作家，茲不介

紹。

最後一篇「重逢」是女作家瓦希列夫斯卡亞寫的，原文載於一九四七年的「新世界」雜誌第十期中。在這篇文章裏隨着故事的發展，而展開了兩種思想的鬭爭，展開了社會主義的忠貞不屈、團結友愛、自我犧牲的精神與剝削階級殘留下來的爲救自己而犧牲他人的利己主義的鬭爭。這是兩種道德標準的鬭爭，是新與舊的鬭爭。作者藉着被德寇關在蓋斯塔波牢房裏的幾個蘇聯公民的行動，把蘇聯人民在敵人面前的頑強性和忍耐力深刻地表達出來。她把那些英勇的人們寫得很平常，很樸素，毫無矯揉造作的地方，令人感覺親切。而他們的偉大處恰恰就隱藏在這平凡之中，這是作者的成功處。同時她把那懦怯鬼，爲了救自己的一條命不惜出賣同胞還口口聲聲說自己做得正確的傢伙也刻劃得很深刻。作者（通過自己的主人公）嚴厲地指斥了這種剝削階級的舊道德，否定了爲救自己而有犧牲他人的權利，揭露了它的自私自利本質。也謳歌了忠貞不屈自我犧牲的新道德，闡述了它的崇高。這是一篇頗有思想性的文章。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點膚淺見解，很不深刻，也許對讀者在文章主題的了解上還有些幫助。此外，這幾篇東西都是我在工作之餘抽時間譯的，所以在選擇原作和譯文上都不免有不安當處，希讀者指正。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

邵天任於瀋陽